



崩
斯

MG
I246.7
572

幻滅的春夢

劇 斯 曠 作

上海老西門

東新書店出版

1 9 2 9



3 1763 9847 1

目 錄

肉底祟	1
麻木	33
霞姊	52
除夜	72
總董老爺	83
別	99
白夜	112
異鄉人	126
幻滅的春夢	142
平凡的故事	150
遊戲	172
墜落	181

題 記

幼稚的凄咽底偶然的四版，並沒給我勇氣。覺得自己太不努力，無聊地習編集第二創作集聊藉鼓勵的時候也曾有過，但勇氣總是欠缺。說起來令人覺得做作似的，其實自己對於自己確是一點信任都沒有。

自己底生活是變換了，以前是看人家拭黑板吃鉛粉，而現在是輪到自己拭黑板吃鉛粉給人家看了；就為了紀念這個，終於編集了已發表和未

發表的小說，成爲現在這一本幻滅的春夢。

這裏的十二篇小說中，有幾篇曾在一個無名的半月刊上發表過，看見過的人很少，稿子自知是太蕪雜，太少精彩，可是平凡的我，總不能把兒子雖然不肖仍然要溺愛着的平凡的母親的心情完全擺脫。

最後還得向王任叔柳無忌兩兄表示謝意。任叔兄曾在生路一卷二期上批評過我底悼亡集（收在淒咽中）總董老爺（編在本書內，）說是成功的作品。無忌兄讀了我發表的小說也常從海外來函批評。對於這兩位底鼓勵我的熱忱，我只有拿此後的努力來答謝了！

二八，十一，二二，作者記。

肉 底 崇

畢業考已經完畢了，肩頭上放下重担似的，我們都覺到一種輕鬆飄渺的快感。畢業證書不久便可到手，照像底時候方帽子也居然戴過，找位置又似乎不在乎這幾天的努力——在這樣一切安定的近來幾天，我們常常覺得很空閒，簡直沒有事做。趁這個機會，平日比較愛好一點的同學，便今天我明天你的請起酒來。今天是王君請酒底日子。因為要大家格外暢快一點，王君只請了四個最知己的

同班的同學：陳，毛，張三君和我。王君住在上海附近的一個小鎮上；他家裏房子做大，人又少；我們喝酒底地點，就在他家裏。

已是陰歷五月底下半月了，天氣本已炎熱，我們一時興緻好，又喝了不少酒——從下午三時，慢慢喝到晚上八時纔罷——總覺得全身都是火，皮膚裏有一種熱力在作怪，快要暴發似的，雖則各人身上只脫膊了一件襯衫。我身體瘦削，倒並不覺得萬分難過，但是綽號叫「劊子手」的陳君這胖子，却顯然耐不住了，硬領在喝酒時早已取下，他露出了顫動的肉胸，手揮着張君底草帽，還是跳來跳去的曬熱。

『劊子手本性發作了！——可是不要把我底草帽犧牲啊！』張君說。

『噓！』劊子手似乎發氣了，把手中的草帽向桌上一拋，說：『誰希罕你這蹩腳草帽！』他喘了一回，又笑對王君道：『但是你要負責！我熱死了，家裏還有老婆哩！……老王，你應該負責！負責！』

說了之後，他肥胖的身體照例滑稽地在室中

旋來旋去；我們却都笑了起來。

『放心！你底老婆，我來負責！』笑了一回，被人家叫做色鬼的張君高聲說。

劊子手想起自己一時慌張沒有檢點的話，紅透的臉上，更紅了些，只罵了一聲『色鬼！』

大家又笑了一陣，今晚上的主人王君，便發起到宅外去散步，好像他真怕劊子手熱死了，負不起那重大的責任似的。於是頂了雙眼水紅的胭脂似的臉，拖了酒後的疲憊身體，我們五個人慢慢跑出了王君底住宅。

鄉間底夏夜，自有一種令人不得不愛的優美的情調。田野裏吹來的陣陣涼風，對於這纔喝了酒的我們，真是醒酒底瓊漿，『爽快！』『爽快！』底歡呼，不約而同的從我們口裏吐痰出來。那斜掛天邊，銀光四照的半圓的暈月，那閃閃爍爍密佈暗藍天蓋的星星，那忽明忽暗隨風飄揚的點點螢火，總非室內的電燈可比，都似乎有冰水似的涼味，沁入我們體內。

脚力似乎沒有平日那麼強健了，跑不多遠，我

們便立定了，終於一個個在草地上坐下。在這樣幽靜爽涼的境地，喝了酒的我們，適意得不願講一句話，頭搖搖的，眼兒都睜了一條狹縫。

在那種狀態下過了不久，我覺得很寂寞似的，這或者因為我喝酒較少的緣故吧。於是我便費了許多力把他們一個個叫醒。大家燃上捲烟，抽了幾口之後，胖子陳君便責問我說：

『誰叫你叫醒我們來？現在做什麼呢？請問你！』

『談談不好麼？——現在就請劊子手講他和老婆睡覺的經驗。』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忽然會提出這個問題來。這也難怪，未結婚的人，總是喜聽已結婚者底經驗談的吧。

『贊成！贊成！老陳快講！』王張二君這樣亂喊亂叫的，顯然是很高興了。毛君素來就沈默寡言笑，並且是個有名的獨身主義者，現在他雖不說什麼，這於我們似乎沒有什麼關係。陳君便笑說：

『老婆沒有什麼可講；和老婆睡覺，其實並沒有什麼樂趣。要講，還是講一段有趣的經驗罷！……』

『那更好了！老陳，快講！』我馬上興奮着催他。

『這樣要緊！慢慢講不是一樣的麼？——事情是很簡單的，我在春假裏到舅父家去，他們底三個婢女都和我同睡過二次以上！』

『該死！該死！——再講詳細一點啫！』王君也似乎興奮了。

陳君自己笑了一陣，吸了一口烟，說：

『這實在是一樁很倒霉的事。春假我本來預備回家去的，你們到現在還只知道我回家的吧？其實並沒有回去。臨動身底時候，却巧接到舅父底來信，說他和舅母表弟表姊妹等都要到杭州去春遊，家裏沒人，叫我去替他們守家。義不容辭，我只得改換返家底方針，到舅父家去了。』

『送舅父們上車之後，我真的有些懊悔沒有回家了。一個人守在屋裏似乎很無聊，要到外面去跑也不能，一則是人地生疏，跑也沒味，二則因為我底職務是替人守家，外面去跑，假使發生了意外，要對不住舅父的。沒法，只有一個人守在家裏，抽抽煙，翻翻書。』

『舅父家裏本來有四個婢女，都是不可多得的

Country Beauty。一個跟到杭州去了，三個留在家裏。她們送茶來的時候，面上都是浮着淺笑，很殷懃似的。這種淺笑，已使我有點飄飄然了，那裏再堆加上她們身上散出來的陣陣幽雅而又觸鼻的香氣呢！她們一定偷灑表姊妹底香水的，我可以斷定。

『春天最容易使人獸性勃發，娶了妻的我，還抑不下這討厭的興奮。我不自覺地時時對自己說：假使和她們發生了肉體底關係，實在也是未爲不可的事。我想：她們都是處女哩，她們都不過十七八歲的樣子。要曉得處女底味兒，是格外可口的啊。我便拿出手段來了。』

『二表妹底婢女，似乎最容易上手，她看起我來，總含有挑逗我的意思，她笑底時候，總是把手帕按住口邊，同時一雙漆黑的眼珠，向我亂瞟。我就從她第一個下手。』

『第二天底下午，我正在書房裏坐立不安非常苦悶的時候，她却巧跑進來問我要吃點心不要。她眼珠當然依舊向我亂瞟的，她照例笑盈盈地。我真難過極了，你們想：怎麼辦呢？馬上跳過去抱住』

她是不行的，似乎失却我底身分了。我耐了又耐，先和她東說西說亂談亂話一回，便問她定了親沒有，外面有沒有姘頭。我那時完全失却了主意，說那種流氓話的時候，一點也不加思索，很自然的，一句一句從我口裏滾出來。她面兒紅起來了。她向我注視的眼裏，有一種看不見而可領略的火，在燃燒起來了。她似乎想走又不願走，不願走而又想走的恍惚起來了。我想：時機到了！沒有費多少力，她便躺在我懷裏，任我亂吻亂摸了。最後，我忍不住要立起身來，想一同到榻上去睡的時候，手兒一鬆，給她逃了出去。

『在吃晚飯的時候，我看見她還是沒事的樣子，不過臉上底紅霞，尚有殘跡可尋。我心裏不知爲什麼恨她起來，只顧低着頭吃飯，看都不向她看一看，雖然那時的她，似乎比先前更要美一點。忽然，隔了一刻，我底左耳邊有一個低而清脆的聲音在對我說：『青天白日也想……？』馬上抬起頭來向左邊一看，只見一個紅透的圓臉，臉上一雙邪野的眼。那是她喲！我底臉立刻就熱了起來，眼兒向四

邊迅速的環顧一下，覺得沒有旁人，心裏寬了些，同時她底清脆的笑聲，却刺到我心上。她在笑我胆小吧？但我不管，只覺得這種笑聲是使人沈醉的美的音樂，是我以前所從未聽到過的。我似乎只說了一句『那麼，晚上？今天晚上？』同時她又在我懷中了。不到幾秒鐘，她便掙扎着離了我底身。『晚上，今天晚上！』我只知道連說着這句話；她呢，却忍住了笑，紅着臉，把手指在臉頰上一劃一劃，似乎在說：『羞！不要臉的！』

『晚上九點鐘敲過了，但她還沒有來！我像熱石頭上的螞蟻一般儘在房裏轉來轉去，時時看看我底房門開呢不開。我一心的在希望那房門一開，顯出那圓圓的臉來。但是希望只是希望罷了，絕不成事實。等到再等不下去了，成了「不來也罷」底決心，倒很坦然的啣了捲煙，到宅後的小園裏去靜靜神。

『在花園裏獨自躑躅了大約一點多鐘，跑回房去的時候，我思想起了衝突：我一邊希望她不要來了，弄出事來，是對不住舅父的；但另一方

面，却渴望她在我房裏等我，今晚上一定要享樂一下。我總覺得她已在房門口等我似的，腳聲放得很低，上扶梯的時候，脚步更慢更輕，連呼吸都差不多要停了；因為我底房間就在扶梯底左邊，我怕我底腳聲把正在房外徘徊的她趕走了。那麼捉鬼似的終於慢慢把扶梯走完了，但是依舊沒有她底影踪！我很氣的走進房，把門恨命一關，呆呆的在椅上坐了一回，預備不再煩惱，還是上牀罷，一個婢女有什麼希罕呢？我這樣想。

【關了電燈，上了牀，還是合不攏眼。我想：明天回去罷，家裏有老婆在盼望我呢。但是，忽然有一聲清晰的笑聲，從室內靜寂的空氣中，鑽到我耳裏。奇怪！難道她已在我房裏了？豎起頭來仔細聽了一回，卻又並沒有什麼聲息。正在奇怪我自己神經錯亂的時候，我底牀忽然搖動了起來。略略用心一辨，我知道有人在牀側搖我底牀；這搖牀的，是鬼吧？決沒有這回事，這一定是她，是她，我十分有把握。不等回想，便跳出牀，開了電燈，奔到床邊，揭起那門簾似的東西，啊，逃到那裏去呢，她？她似

乎真想鑽到牆壁裏去逃避，只痴笑着望牆壁上靠着，但終於被我拖了出來。啊，那時的她，真香極美極了！自己老婆始終不許我一看的女性底裸體，那晚上却看到了！豐胖合度的她底肉體，簡直是美底全體。那晚上真快樂啊！

【第二天我板起面孔，正正經經，悄悄的告訴她，說我們晚上的辜被服侍表姊的秋葵知道了；這不消說是我設的鬼計囉。她却似乎知道了我底用意，又似乎真的担心般爲我想了方法；那晚上秋葵就代了她底位置。用了同樣的計劃，第三個又弄到了手。都是很容易的。從此，今夜這個，明夜那個，這次這兩個，下次那兩個的過了一星期，很快樂的。那種味兒我實在沒有嘗過，和老婆比起來，真有天壤之別。她們手段都很厲害，我很疑惑，她們都不是處女了。後來向她們悄悄探問，果然！這個說那個和她們底少爺——我的表弟——有關係的；那個又說第三個也和小主人鬼鬼崇崇的。第三個又以同樣的口吻說第一個。你們想：這不是太掃興了麼？遲點早點總要給我表弟知道的。真倒霉！倒

霉！！

耐着心，聽陳君一口氣講完了他底趣事，我們都似乎要說話了，但張君却搶着先開口，我們便又保持我們沈默的態度，雖然目注着陳君在扮鬼臉。

張君說：

『劊子手倒厲害，我「色鬼」底大號，真要送給他了。但是他只能和婢女去鬼混，有什麼希奇！還是我「色鬼」本領強，我來講一段小事——很小很小的小事——給你們聽罷。

『去年年假放得早，我回家路過蘇州的時候，忽然想在那裏小玩幾天，實在覺得老早回家去太沒意思了。不知怎樣同時我想起某君來了。——爲什麼只說「某君」不說出真姓名來呢？這實在因爲是不好意思底緣故。你們不要追究姓名罷，反正這於事實沒有什麼關係的。我們現在就說「某君」。——某君會和我在中學同過一年學，同班畢業，而且在校時也有相當的友誼，但是離校後，却沒有通過信。從老同學方面得來消息，知道他現在住在家裏，在地方上做一點事，境遇很好，而且新娶了夫

人，很美貌的夫人，他們之間，愛情很濃厚——總之，一切都很幸福。我想反正沒有要事，去會一會這多年未見的幸福的老友底面，實在是很好的事，第二天上午便進城去拜訪他。

『他家，我以前曾去過兩三次，還記得他底母親待我很和愛。他底父親是早已死了的。找到了他底家，敲開了門，一個老媽媽跑出來說，某君不在家裏。很誠心的跑了去，却落了空，這是誰都要悵惘的事；我失望到了極點，硬說老媽媽弄錯了，她主人一定在家，要她進去再看一下，她却一口咬定她自己並沒有錯，她主人的確到外面去了。這樣吵鬧了一回，裏面跑出一個少婦來，仔細一認，却就是四年半前和我做過幾個月非正式夫婦的某女士。

『四年半前的時候，不是上海交易所盛行的時期麼？那時却巧我們中學裏發生風潮，不上課，賭錢也賭厭了，便趁此機會到交易所裏去鬼混鬼混，拿幾個錢來用用。後來和同事們熟悉了，我纔發現了以前所未曾預想到的奇趣！

『我們那個交易所裏很有幾個和女學生來往的同事。他們也是像我那樣從中學出來的少年。我交際的手段本來不錯，不久便和他們結識，加入了他們底團體，去和女學生廝混。我底面貌生得不錯，態度也很引人似的，又會嚼舌頭，所以很有幾個女學生暗暗想和我親近；這是的確的事實，並非我老張在你們面前吹牛。有一天，我無意中對一個同事說：「Miss ××真可愛啊！」的確那位女士，比她底同伴，要美艷得多。哪曉得他們聽了我那句話，便做了圈套把我和那個女學生拖在一起呢？

『事情是這樣的：那天晚上，我們——幾個同事和幾個女學生——從大世界出來之後，有人便提議到某旅館去開個房間，休息休息，誰要住在那裏就住在那裏。開了房間，我因為懶得走動，決計住在那裏，一個人便先睡在牀上。不一會，他們忽然都一聲不做的向外跑，把那位被我讚過一聲「可愛」的女士，用強力不許出去，關鎖在房裏。

『那時她當然莫明其妙，就是我也一樣。平日很活潑的她，立刻變成木鷄，沉入深思底狀態中去

了。我覺得不好意思，不得不下床去試開門，後來實在開不開也樂得馬馬虎虎的隨它去了。

『壓下了獸性，經過了一番談話，答應了她底「各不相犯」底條件，在她兩頰上吻了一回，伸手到她袖子裏去溫貼一刻，我便關了燈先睡在一隻床上。但是，哪能睡得着呢？聽得她似乎也脫衣上床了——另外一隻床——我心中更是暴躁起來。一張一張女性底裸體畫，一幅一幅男女底性交圖，不住的在我眼前映現。側了身體，團做一堆，眼兒儘在黑暗中向她底床呆看。最後，我忽然從床上起來，完全不能自己的。她似乎聽到了我底聲音，低聲問了一句：「做什麼？」我急得沒法，只顫聲答了一句：「冷得很，叫茶房拿被。」我說了之後，心中想真的這樣做吧，似乎不應該去蹂躪一個可愛的處女底肉體。那時以前，我沒有和女性發生過肉體底關係，至多也不過吻吻摸摸，老實說，那時我心裏實在也有點兒害怕。但是走向房門去經過她底床的時候，啊，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忽然發狂般上了她底床！

『我們間的第一次肉體底關係，就這樣成就了。那是我底「初試」，現在想起來真好笑，不知怎麼胡亂弄了一回。可是，說句舊話，也夠人消魂啦！從此，她也格外和我親近，彷彿夫妻一樣，兩個人很快樂地過了三四個月的光景；後來交易所關門，底來源一斷，只得不聲不響的馬上回家，下半年就轉學到南京底一隻中學，從沒有和那個臨時夫人見過面或通過信。她在我腦中的印像，一天一天漸漸淡了，幾乎消失了。

『真想不到那天去拜訪的某君底夫人，就是四年前和我戀愛的某女士！真想不到事情有這樣巧的！

『那時她大約聽得了我們底噪聲，跑出來，很客氣的說某君的確不在家，但竭力請我到裏面去坐坐。我捨不得離開她似的順腳跟了進去。先時，她似乎不認識我，態度很端正莊重，言語很客氣；後來老媽媽走出去泡茶的時候，她却捉住我底手問我：「還認識麼？」我倒有點不好意思起來，只得模模糊糊答了一句：「當然認識的嘍。」於是她笑

了，發痴般笑起來了！她笑得更美了，比以前更美了；我只呆呆的對着她比以前生得更豐滿更美麗的臉出神。打發泡茶來的媽媽出去買東西之後，她拖我坐到沙發上去，她沒有徵求我底同意，不動聲色的坐在我隣上，手圍着我底頸項，輕輕的和我講起話來。她告訴我她底丈夫爲了他母親買墳地的事到鄉下去了，大約最早要二十回家，他底母親是去年死的。她問我現在做什麼事，娶了妻沒有。她說這幾天她一個人守家，有說不出的冷清寂寞。她苛責我，那時不該不聲不響的丟下她跑了，連信都不給她一封。她最後咬着我耳朵說我是一個多情入，一個美少年，比以前更美了。

『我完全被征服了！過去的情感底火焰，又在我胸中燃燒起來了！四年半前旅館裏的故事，又重溫了一遍，不過現在似乎比以前要快樂得多，安適得多。的確是快樂得多，安適得多！啊，真對不起某君，我代他做了將近一星期的丈夫！』

『色鬼！色鬼！真該死！』張君說完之後，王君就這樣帶笑罵了起來。

『也未見得比我高明多少!』是陳君底批評。

但是我還要請張君把他做代理丈夫時的情形，說得詳細一點；他不肯，我固執着。兩人吵了一回，張君忽然喊道：

『噢!看!毛在哭哩!』

我以爲這是張君想免去再講而說的謊話，因爲毛君雖是怪樣，從來不加入討論性愛的團體，但總不至於無緣無故哭起來的吧。想儘管想，無論如何禁不住要向坐在我右邊的毛君一看。一眼看見了他，我就呆住了。雕像似的他底面，一動不動地仰對着天；月光照出他面頰上幾粒微微發光的淚珠。他真的在哭了！一剎那間，我們都沈默，誰都不敢開口。隔了一回，陳君勉強露出笑容，對毛君取笑說：

『毛，哭什麼？沒有老婆將來總可以設法的，獨身主義抱不成也沒關係。不要哭，我明天就給你去做媒!』

陳君這幾句話顯然更尖銳的刺上了毛君底心。他底兩眼閉了一閉，兩顆豈大的淚珠，又滾了

「來，留在頰上，陳君知道自己說錯了話，連把舌頭伸了幾伸。我們更不敢開口了，只對着毛君不解地呆望着。我相信毛君一定有什麼關於過去的不可告人的戀愛底悲劇，苦擾着他底心之深處。這不必到今晚上纔如此擬想的，凡是在讀書同行閒談……底時候，他那種說不出的不和一班青年相同的頽唐神氣，的確使人會想到這上面去。衝破那壓人的沈默，這自以爲了解毛君的我，終於鼓足勇氣，顫聲低音的對他說：

『無論什麼哀思悲感，不該只管悶在肚裏，應當盡量吐一下纔好！』

『我們都是幾年的老友，一切應該公開，你對我們說了，決不會有什麼妨礙的！』王君也加了一句。聽了我們底話，毛君纔把頭低了下來，用手帕揩了一回眼淚，似乎要說話的樣子，但不知爲什麼忽然又哭了起來，我們更惘然了，不說話也不動。

『還是告訴我們……』我自己很奇怪，爲什麼喉嚨作梗到這個地步，說到輕得連自己都聽不清楚。誰在作怪呢？酒麼？……

隔了一回；毛君似乎很堅決的抬起頭來，含淚的眼兒，向我們環顧一下，用了很不自然的喉音說：

『對你們講罷。你們聽了之後，看出了沒有靈魂的畜生都不如的我底本來面目，假使從此和我絕交，我是不敢哀求你們恢復我們底友誼的；我實在不敢雜在你們底中間，做你們底友人。我是沒有靈魂的；我是畜生都不如的惡魔！……』

『然而這也是一個機會，使我在你們面前，把我底罪惡赤裸裸的向你們訴說，把我的心剖白給你們看，讓我誠摯的懺悔一下罷！萃妹！我希望你底英靈在我身邊，聽到我今夜底話！——但是那有什麼用呢！事實早已成爲事實而過去了，還有什麼法子來補救呢？啊，無法補救的了！』

說到這裏，他停了一下，咳了一陣，換了比較響脆而沈痛的音調說：

『剛纔聽了老張底話，使我油然的想到我自己底罪惡。啊，那完全是我一人的罪過——不能恕宥的罪過！心深處底治不愈的傷痕，一觸便會發作的』

啦。啊，罪過！傷痕！我這惡魔啊！

【現在心弦這麼緊張，一時怕不能說出有系統的話來，那只好請你們原諒了。

【自從造出了那種不能恕宥的罪過之後，我對於戀愛底話，絕對不談了。但是以前——未犯罪的時候，我却發狂般追求過異性愛的。我家庭既不開通，進的中學又是幾世紀前的非常舊式的牢獄，對於少女從沒有交際談話底機會。爲了這個緣故，這生性早熟的我底追求女性的狂熱，更高了再高。我企慕女性的熱度，可說達到了沸點。終於追求不到企慕不到的少女，使我到後來心理變了態。只要看見了一個中姿的女人，心中不由的會想到肉慾上去。啊，都是這變態的心理嘯，使我犯了罪，使我弄到現在這樣徘徊在絕望底路上，死不死活不活的狀態！這或者可以說是我底久已滅了的良心發現了，但是發現得太晚了！太晚了！

【這許多話，也許不是你們所能了解，那不去管它就是，譬如我沒有說一樣。現在聽我講事實罷，聽我這罪人底懺悔罷！

『怕是三年前的暑假吧，幾年未見面的我底姑母，忽然寫信來叫我到她那裏去避暑，我當然就答應了囉，因為住在家裏實在看不慣我那父親底道學面孔，到姑母家去和表弟們談談，是求之不得的樂事。一到了她家，纔知道表弟們都有事到別地方去了，只留姑母一人在家，我心裏很懊悔，覺得依舊免不了個寂寞。但是兩三天一過，非但不覺寂寞，還暗暗自喜有無窮的樂趣與幸福。

『這種無窮的樂趣與幸福，是姑母底鄰家賜給我的——啊，不是鄰家，是鄰人底女兒萃妹賜給我的！姑母和那鄰家的感情很好，來往很密，萃妹尤得姑母底歡心，一天中總要到姑母那裏來幾次的。我到那裏的第二天，便見了她。十八九歲天真活潑的她，對於這餓鬼似的我，是一種如何有力的引誘啊！

『她是一個有靈魂的少女，是一個怪特的女學生。她美麗到如何程度，我說不出也不願提起；總之：我一眼見了她，就覺得莫名其妙的愛她起來。但是，真該死啊！不知爲什麼在敬愛她之外，又要

想到肉慾上去！啊，不可救藥，不可救藥的心理變了態的我啊！……

『大約因為缺少同伴的緣故吧，她很歡喜來同我談話。背地裏雖一個人在追求女性，但一當了女人底面，我完全變做木人了，不會動也不會說話。在和她談話的時候，我臉總是紅着，看都不敢向她多看，常常望着姑母，勉強把那種卑鄙的念頭平靜下去。我底外貌的確很誠篤老實，姑母和孝妹底母親們似乎非常信託我，孝妹來尋我說笑，她們很放心似的毫不干涉。啊啊，她們哪裏知道這外貌老實的我底卑鄙的心呢！世界上最可怕的，無過於像我這樣的偽人吧！……』

『後來姑母對我說：孝妹要我替她補習英文，她母親也同意了。我心裏雖歡迎，但不免有點兒害怕，嘴裏只謙虛說不敢。還是姑母作主，定了每天上午補習兩小時，地點就在姑母底起坐間裏。啊，姑母錯了，姑母沒有認識我底本來面目！』

『補習底時候，我總幾乎要立起身來就逃。書只有一本，兩個人不得不靠近着坐。她額上的散

髮，時時拂上我面來；她柔和的一呼一吸，我彷彿能辨別出來，輕薄的夏衣，隱隱顯出高聳的乳峯；細膩白嫩的手臂，耐人尋味的沈醉的香氣——啊，一切刺激到我忍受不住。姑母總是我底救星；一看見她坐在邊頭，只得像坐牢般苦熬了兩個鐘頭。

『過了幾天稍稍習慣的時候，我底地位比較輕鬆了些，態度也自然不少。晚上有時姑母和我到萃妹家去乘涼，她總把自己躺着的藤榻讓給我。姑母暗地裏笑着告訴我說，她底藤榻是不肯給旁人坐一坐的。有一次，在她藤榻上看見她底一方有花的小手帕，我避了姑母們底眼，偷覷一下，啊，紫羅蘭水，粉和汗合成的香氣啊！我不知爲什麼舊病復發，竟把她底手帕塞在袋裏，偷了回去。下一天讀英文，姑母走到後面去的時候，我袋裏的她底手帕，忽然被她奪了去，她紅着臉責我說：『別人底手帕，可以不告而取的？……』我急得沒法，只得頑皮地回答道：『我現在當面向你要一塊總可以了！萃妹，給了我罷！』她聽了，對我羞怯地癡笑，終於喃喃說：『這樣汗透了的髒手帕！』我那時神經特

別敏銳，覺得她肯送我一方干淨的手帕，便把她飾在胸邊的一塊搶了過來。『不要鬧了，快點！伯母！……』她這樣低聲說，同時姑母底腳聲也聽得出來了。

『她親手做的涼粉或冰淇淋，總要拿許多來，說是「請伯母和杏哥嘗嘗味兒」的。她底態度，她底行爲，她底說話，我都覺得對我很好意的；其實她那時的確也很愛我了，我敢斷言的。』

『以前那種卑鄙的念頭，似乎有時離我而去，但是隨時都可以回來的啊！回來時，而且比以前還要厲害一點！』

『有一次照例補習英文，我坐在椅上，她斜依着桌子立在我左邊；兩人靠得很近。那時倒並無野心，只顧一段一段講給她聽。後來，我伸起左手來翻書頁，無意中手背觸着她底乳房。啊，這熱熱的軟軟的一瞬間的快感啊！我又糊塗起來了！她似乎也覺不好意思，伸起右手到頭上去整理頭髮；這無非想借此把不好意思遮飾過去。正在這時，我忽然旋過頭去，落到臂彎處的她底大袖，正在我面前。』

從那大袖裏看出來的，是一段豐白的大臂，一堆稀而黑的膏毛，一角緊裹着肉體的白汗背心，我失却主意，完全慌了！我不自己的伸起手來捉住她底玉臂，她馬上掙脫了，紅了臉，把嘴向我背後一指。回過頭去，啊，姑母正背着我們坐在那裏！她沒有看見我們在演什麼喜劇，我底醜態總算沒有在她眼裏暴露出來。啊，假使那次的事給她看見了，事情不是還可以麼？也決不會有以後的事了！但是，天啊！她沒有見！

『就是那天晚上，因為天氣涼爽——涼爽的晚上，總是打牌消遣的——我們又點起蚊香，打起麻將來了。她照例做姑母和她母親嬭母底替手，空時坐在一邊看打。這一次她坐在她母親和我中間的角上，看我打一回又看她母親打一回。一邊白天那種邪念底餘毒，不住地攻擾着我底心，一邊強烈的禮智又迫抑着我，使我害怕得動都不敢一動。牌完全沒有看清，只胡亂打着；她看見了，伸起手來指這張牌點那張牌的教我。她坐在邊頭，已使我苦悶得不堪了，哪能再加上在我眼前出沒的有鈎人魂

魄的魔力的白手呢？我簡直不知道如何纔好，我底心快要從嘴裏跳出來了吧！我倏賊似的睜着眼向我面前的三位太太看來看去，我底左手儘在伸過去找她底手。又嫩又軟又細膩的她底手，終於被我找到了，我立刻把她握住，同時一股熱力，通過我全身。她動都不動，不知道似的，只讓我緊緊握着。我不敢望她底臉，只注視着三位太太底視線；她們只管打牌，那裏知道我在偷握萃妹底手呢？

【握了一回手，我底脚又伸過去壓住她底。..

啊啊，這可怕的惡魔底行爲啊！.....

【下一天，忘記是陰歷六月底哪一天，是什麼菩薩底生日吧，姑母和萃妹底母親們都出去拜佛去了，只留我一人在家。萃妹有沒有去，先時沒有知道，直到她悄悄地走進來嚇我一跳的時候，我纔如夢初醒的曉得她也沒有去。

【吃了晚飯，姑母們還沒有來，我們知道她們一定到誰家去逗留了，一時未必會馬上回來。因此，我請求萃妹一同到後門外去散步乘涼，她也答應了。姑母家底後門外，是一片寬地，寬地過去，就

是一個湖，所以別人走不過來的。我們兩個並排着走，先時還隔得遠些，但不知爲什麼後來愈走愈慢，同時我們底身體差不多要碰着了。那晚上，樹枝搖擺得厲害，涼風似乎很大，不過我總覺得特別熱，臉上身上都是汗。從她身上送來的不知什麼香氣使我心跳得難堪。很快很快，真真一剎那間，我的右臂已圍上她底肩，同時我底左手握住她底。和她肉體相接的地方，一股熱力和一種快感，電一般的通過全身。看不見我自己底臉，怕是充滿了暴戾醜惡的魔氣了吧。她低着頭，夜色蒼茫正瀰漫，我看不清她臉上的表情。

『叫了一聲「萃妹，」顫到幾乎聽不出來，同時湊過嘴去，想吻她底嫩頰。大約被她覺得了，她掙脫了我底手臂，跑過幾步，低頭立在那裏。我呆了一呆，馬上跑上她身邊去，似乎很誠意的對她說：「萃妹，我真愛你！……」老實講起來，我的確很愛她，但是這變了態的我底心理，這動不動的我底地位，終於把我害了——不，把她害了！

『她聽了我那句話，依舊不動，我覺得她並不

怪我，便大着胆抱吻了一回，她真的沒有一點拒絕底意思。在回家的路上，她笑着罵我說：「你真不要臉的，昨天晚上，忘了麼？白皮鞋給你踏做了黑皮鞋！下一次再這樣，我要喊了！伯母知道了，看你把臉兒擺到哪兒去？」我聽了，不由的面熱起來，但頓時覺得自己很光明正大！自信那種卑鄙的行爲，早已過去了，永遠過去了！

『魔鬼！啊，那魔鬼總離不開我！等到回到書房裏，啊，我底心又變了！想起握手時接吻時的快感，我底自制力完全失却了！我完全着了魔了！用了強力，不管她哭得怎樣，施行我魔鬼底手段了！我想不到所謂萬物之靈的我們人類，竟有那麼可怕的殘酷行爲！更想不到這胆怯等於鼠的我，竟會公然的做出那種殘酷的事來！隔不了幾天，得到機會，又做了第二次的魔鬼！啊啊，我完全是一個魔鬼，一個剝奪處女的魔鬼，一個不可救藥的戕殺少女的魔鬼！……』

『後來——暑假開學之後，她時時來信，我也做夢般和她說些甜蜜的情話。後來她忽然說她身

體上起了變化，恐怕要有小孩了。我看了之後，心中很不自在，信也沒有回她。幾星期之後，她又寫快信來教我去看她一次，商量一個辦法；但我沒有去！最後，她從家裏來信，說在學校裏住不下去了，只得回家，她有孕的事，已被母親知道，但她不願說出我底名字來，請我放心。她還說：現在事情已到這個地步，我應該馬上寫信給姑母，請姑母去說親，因為訂了婚約，她心裏定了，就是旁人說她壞話，她可以置之不理的。末了，她還苦求我，請我馬上寫信給姑母，因為她近來所受的刺激太厲害了，說不定要有意外，假使我再延遲下去。但是，我，這自私自利的我喲，非但沒有寫信給姑母，就是她底信也不回覆。明明爲了我，她那麼受苦，責任完全應該我負的，但是我似乎一點也不關痛癢，只裝做不知道。這雖則一半因為我知道頑固的父親一定要出來破壞的，但難道不會奮鬥麼？不會竭力試一試麼？做出事來自己一點也不負責任的我這魔鬼啊！過後想想，能不良心發現呢？

【以後她就沒有信來了，我心中纔寬了一寬，

但還不免害怕，怕她說出我底名字來。你們看罷，我是多麼自私得可怕！

『下一年新年，姑母到我們家來小住幾天。見了姑母，我正眼也不敢看她，很担心的。一天晚上，姑母忽然細聲對我說：「阿杏！你想現在的女學生可怕不可怕！鄰家孝小姐，真想不到啊，會有了孕！」啊，你們想，我聽之後，心中是如何難過！正在發呆的時候，姑母像有意地說：「問她同誰做出那沒臉的事來，她死不肯把那光棍底名字說出來，只是發瘋般痛哭。……在十一月底底一天晚上，她竟在房裏吊死了！」你們想罷，我無論如何自私自利，無論如何不負責任，到了此時，能不痛悔呢？啊，她做了代我贖罪的羔羊了！她到死都沒有說出我底名字來，她是何等的愛我啊！但是她底痛苦，她爲我而受的痛苦，她那種只知道發瘋般痛哭的痛苦，除了已死的身受的她自己而外，又誰能想像得到呢？光棍！幹沒臉事的光棍！啊，這光棍啊！惡魔啊！我想跪在姑母底面前，說一句「你底姪兒就是那光棍！那光棍把無邪的她害死了！」但我哪有這種勇

氣呢？

『受不住良心底苛責，我暗地裏痛哭了幾天，但是爲了愛我的母親尚在的緣故，幾次想死，沒有死成，到現在還偷活在世上。萃妹死底時候，該是很我入骨的吧——不，不，她決不會恨我，她是那麼愛我的喲！我以後誓不再愛她人，以減少我對她的罪惡；我將留此殘生，懺悔我過去的獸行！但是，這又是多麼無聊啊！罪惡總是罪惡，被我殺死的她永遠復活不來了！不再愛她人，有什麼用！懺悔，啊，也不過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名詞罷了！我這無法補救的罪惡啊！我這治不愈的心底劇傷啊！萃妹……啊！……你……』

毛君很苦悶的說到這裏，終於嗚咽得說不下去了，只急速的把頭低下去埋在掌中，雙肩儘在一起一伏的聳動。但是，有誰去安慰他呢？更誰能安慰他呢？對於他底苦悶，這局外人的我，當然不能十分了解——啊，誰能了解誰呢？更無論十分了解了；就在我們這小小五個人底團體中！——但也忍不住有感於中，覺得我們各人有各人不同的命運，

各人有各人對付命運的手段，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態度。我底酒意完全消失了，醒了！一個散髮流淚的少女底影子，彷彿就掛在我面前的楊樹上。舉起頭來，孤零零的月兒，很可憐似的對着我。悄悄吹來的陣陣涼風，有一種冷得刺人的力，通過全身，我不由得打了幾個寒慄。我望望低頭飲泣的毛君，我望望呆坐寡歡的王君們，我忽然想起陳張二君所講的故事來了。「喂！做了和毛君相差不遠的事而依然如故的陳君張君啊，你們爲什麼不把你們底主張告訴毛君，使他免去煩惱呢？你們太自私了！」我心中這樣怨恨他們。「算了罷！哭什麼！人生是遊戲，我們該用遊戲底態度，對於無論什麼事！不聽見劊子手色鬼講過的話麼？學學他們底態度！…」我想這樣勸毛君，但終於說不出口，因爲我確信各人有各人底世界，各人有各人底心，各人有各人底主張，是第二個人所不能了解的。我仰首遙對月兒，想追尋那先前喝酒時的快樂底踪跡，但快樂如那迷離的夢境，無法可以追尋的了。鄉間底夏夜正瀰漫着壓人的寂靜的空氣。 二六，五，二八，於江灣

麻 木

打了一個呵欠，徐徐張開眼來，定一定神，肚裏就覺得餓到不能忍受。自從昨天吃了早飯之後，到現在足足有一個整天了，甚麼都沒有下過肚。我已研究了許久：究竟怎樣可以使肚子永遠不餓？我想假使能得到這個重大的發明，一定可以救了許多和我差不多境况的可憐的兩腳動物，說不定會把人類底騷擾，得到一個根本的解決。然而我失敗了。如今肚子不是依舊餓麼？簡直沒法想！沒法

想！

隔了一層薄板傳進來的釘薄皮棺材似的上鞋的聲音，實在討厭。這只有四五尺見方的我底寓所內，儘管睜大眼睛注望，總是黑魃魃地看不清什麼。這樣污陋狹小的地方，假使不是在現在窮極無聊的時候，我真不要住的。

轉了一個身，肚子咕嚕地叫起來了。這個臭皮囊真可惡，不是又在討飯吃了麼？一到氣憤的時候，總有一次把它毀滅！——然而……，不，我還要活幾時，是的，我不願就死。

肚子餓是應該吃飯了——誰不知道！但是……，啊，怎麼辦呢？一件變成灰色的白竹布長衫，一條黑黝黝的白洋紗短褲，一件蛛網似的汗衫，一身污穢到連自己都看不入眼的洋紗短衫褲，一塊棉絮，一條褲單，一雙拖鞋，一張大學畢業文憑（現在不知道丟到哪裏去了，總在這間房子裏吧？）都在這裏了，我財產底全部！昨天吃了早點心之後，就想把我財產底任何一部份去換錢來用，可是賣去哪一樣呢？晚上天氣漸漸冷了，這塊棉絮是不能少

的。竹布長衫還可以賣去，然而單穿着破汗衫短褲能有面目到街上去走麼？我沒有這個本領！在床底下的那身短衫褲實在太污穢了，誰要！

昨天午時上了牀，似乎萬事都解決了，哪知道今天會醒來，肚子又這樣餓！

吃飯問題不是一誣可以解決的，遲早總得起身。我隨口輕輕唱着「打魚殺家，」一面把棉絮拖開，坐起身來。穿上竹布長衫的時候，我忽然又想起究竟吃什麼東西呢。在棉絮灘上坐下了。從床底下摸出那身污破的洋紗衫褲來看了一回，黑魆魆地看不清什麼，然而我總直覺到不會有人要買這件傢伙的，又油然的把它塞進床底去。

我記起前天押去褥子的時候，似乎有一個銅的雙毫，一直用不出去。也許今天幸氣，會湊巧把它冒用一下。但是這個雙毫不知擺到哪裏去了。把棉被翻來覆去地憑空舞了一回，一些聲息也沒有。用手在地上摸來摸去，只摸到一口痰。正想出去向房主人借燈油來照一下，忽然覺得那個雙毫也許嵌在耳腔裏。果然，在左耳裏找到了。馬上開房門，

跑出去。

我底房間，是那鞋子店底一部。一間普通的店面中用木板隔成一個碧紗廚那麼大的東西。開出房門來，便是一條通向後去的走道，外面沿街的一部份，便是鞋子店了。

外面正是一個晴熱的日子。陽光已灑滿了店前的街面。憔悴的房主人依舊坐在那用門板欄成的櫃腔內的矮櫈上做鞋子。胖胖的主婦照例坐在進出口那裏的長櫈上，撩起了褲腳，露出一段黃肥的腿肉，胸前有一個紐子沒有扣上，隱隱望得見她高高的乳峯。腿肉！乳峯！怪討厭的東西！我向主人微笑着點一點頭，主婦把她底紅眼向我一眨，連忙站起來走下石階去讓我走，我故意裝着腳下一滑，把肩頭向她乳房上一貼。並沒有什麼味兒，只覺得軟軟地溫溫地。面兒有些熱起來了。實在太無聊！

在陽光下走到了街口，面前的行人特然多了起來，車聲人聲，更鬧得我昏然欲倒。身體愈見其脆弱了。在街口垃圾箱前立定一下定一定神，我便向南走去。老關橋在望了，我有袋時常去吃包子光

麵的那家同我一樣黝暗的吃食店底門兒也看見了。舖面前停着幾輛人力車，幾個車夫聚在門口吃大餅包子。已經擠進門檻了，但我想起假使吃了東西付賬時那個雙毫發生了問題，那不是要把竹布長衫脫下來麼？不行，不得不又跑了出來。

橫過福建路，在一家香烟店底櫃檯上，把那個雙毫一擺，我旋過頭去向着街上，做出一種匆忙的樣子來。但是店夥把雙毫向我一丟，厲聲似地說道：『換兩角。』死刑！死刑！怎麼辦呢？只得低着頭拿了雙毫便跑。

向北走去。幾家香烟店走過了，凶惡而嚴厲的店夥底兩眼，總使我不敢一試。又是一家香煙店，櫃邊只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學徒。我想可以一試了。在店門前來回走了三次，我終於鼓足勇氣，大模大樣地走上去把雙毫向櫃上一丟，口裏說道：『銅子！』可憐那位經驗不足的學徒被我作弄了，不住地把雙毫在櫃檯上亂頓，不住地拿近眼去細認；最後他拿了雙毫向裏跑去。我似乎心裏一寬，很餘裕地向着街上的行人閒看。無意識地收回視線來向

店裏一望：啊，糟了！他在把雙毫給裏面坐賬的驗看，而且我還聽得坐賬的說：『瞎了眼的！銅的，看不出麼？』完了，完了！我沒有拿雙毫，拔腳就走。

無意識地又向南走去。雙毫用不來，但是不知趣的肚子還是在餓。我有點慌了。往常雖餓過，總沒有像今天這樣餓得厲害的。今天真真嘗到一些餓底味兒了。街上一輛人力車拖過一個西裝少年，我看見他手裏拿着幾個西點匣子。我真想追上去搶了。立定了許久，一直到那人力車底背影消失之後纔嘆了一口氣，行動起來。

心中有點怨天尤人起來了。這種怨天尤人的胸懷，在大學讀書時代沒有錢買不成捲煙時，以及畢業後東跑西跑找不到位置的當兒，的確有的，到最近却是鮮逢的了。今天真是例外。肚子裏像有什麼怪物在搗亂，心兒麻麻地靜不下來。真危險，一個小孩險些兒被我踢倒！看護小孩的那位婦人底幾句辱罵，真是應該的。

沒有法想，還是向前跑。到蘇州河邊了，一點主意也沒有，胡亂沿着河向西走去。來往的闊人很

多，我幾次想伸出手去向他們討錢，然而……，我底手終於沒有伸起來。人類真是沒有同情心的，我餓到活不下去了，他們還在那裏汽車馬車西裝皮鞋！我看見四面都是冰牆，牆上滿是大虫般的凶臉，只有冷酷，只有冷酷！

老垃圾橋又在面前了。隆隆的丁丁的電車，照例在那裏馳行。末日快到了，他們一點沒有知道。這樣走過去幹什麼呢？啊啊，餓……餓……餓……！末日！末日！

沒法想，只有把竹布長衫去押或賣了。我看看身上的長衫，覺得也許可以換幾毛錢。連忙旋過身來，想不到正和一個人碰了個滿懷。我想事情又糟了，要被辱罵，說不定還要遭打。定睛一看，却只是一個拾香煙頭的窮鬼，心裏寬了不少，想把他罵幾聲出出氣。但是，啊，這個人底面貌真熟極了。他似乎也認識我，向我呆呆看了一回，忽然旋過身去跨着大步便跑。我看見他腦後有一塊銀元那麼大的沒有頭髮的地方，啊啊，哥哥——失踪了半年有餘的我底哥哥！

追上去叫了一聲哥哥，他不再奔跑了，轉過頭來向我呆看一眼。我看見他枯涸的眼眶裏湧着兩泓清淚。我忙把視線轉向地上。

立定了。哥哥問我：

『你也………！幾時出來的？』

『現在是幾月？』

『八………』

一輛貨車在搭搭地趕來，車夫在發狂般呼喊，我們走到一條巷口。

『中秋還沒到。』哥哥說。

『秋天了？』我吃了一驚，彷彿突然冷了起來。『天氣倒還不像秋似的。——哦！我暑假畢業後，沒有回過家。』

『那麼，………母親？』

啊啊，在沒有碰到哥哥以前，我心中早已沒有哥哥這個人了！沒有哥哥這一問，我決不會想起家裏還有一個老母在那裏！啊啊，母親，母親，含着無限希望，忍了多少隱痛，吃了半世稀飯，借債押款把我培植到大學畢業的母親！如今家產蕩然，債臺

高樂，失却兩個兒子，希望幻滅了，啊啊，母親，你現在過的是什麼日子？

沈思一回，我早已麻木了的感覺，立時回復了它底敏銳。我把兩行酸淚，當做回給哥哥的答語。

『在這個時期，簡直沒法想。』

我不敢向哥哥看，只低頭說：

『哦，簡直沒法想。』

不知怎麼，我底感覺又麻木起來了。母親這一生總是完了，現在說不定已經離去人間了吧。死了也算了，人總是要死的。淒苦是一生，歡樂也是一生，最好不要做人。想到這裏，心中安靜不少。

『我要走了，』哥哥，說：『下午四五點鐘來找你。現在一時也說不出話來，下午見面時再說罷。——你住在哪裏？』

『就在那邊老閘橋附近，新唐家街三百五十三號，一家鞋子舖裏。』

『哈哈，你倒還有一定住所哩！』哥哥說着，淒然一笑。

我也含着眼珠笑了。『你呢？住在哪兒？』

「那麼，我四五點鐘來找你。」他答非所問地說了，拿着他底生財——一隻香烟大匣子，一雙筷子似的東西——離我而去。

看他走了幾步，我忽然想起餓來了，追上去問他有沒有錢。他在那件已經看不出原來是什麼質料什麼顏色的破舊西裝背心底袋裏，掏出一個雙毫來，我拿到手裏，幾乎跳起來了。

很輕鬆地走了幾步，一種恐懼襲上我心來。看看那個雙毫，黑黝黝的，也許又是銅質的劣幣。回頭去望望哥哥，已踪影全無，不要又是銅的，吃不成東西，不到哥哥來時，我已餓死了？心裏的確有點怕了。忙把雙毫在路邊的石上輕輕顛了幾下，晶晶地，聲音似乎不錯，心裏又快樂了起來。真真快樂到想狂喊幾聲的時候，是在香烟店裏走出來手裏捏着長長一疊的四十二個銅子的當兒。四十二個銅子有這麼一長串，我今天纔發現。

「人_這個動物，的確不容易餓死的。有時候，我想這回總有餓死底可能了，但是現在面前不是有麵又有包子了麼？一碗光麵，四個包子，飽了，飽

了，真是爽快！還買了三枝香烟。

啣着香烟很舒適地在街上慢步。我很羨慕哥哥，他身邊會有雙毫！究竟哥哥比弟弟強。我想我也要當哥哥底行業。我自己也承認愈變愈下流，更不會有高超的意志了。總之，沒法，沒法。我要活，要活就管不得什麼高低了。

萬事都妥當了，我步回寓所去。很奇怪的，無論我走出走進，房主人總坐在矮櫈上，主婦總在門口。他們坐底姿勢看起來如同沒有變動似的。我站在門板欄成的櫃外的街（街？）上，和主人面對面，說些無聊的話。對面石庫門裏跑出那個婢女來了。她生得倒還可以，不過太可惡，見我時總向我底拖鞋和短褲下露出來的兩條瘦腿注視。我故意站着不動，一面留心她底視線。果然，一絲不錯的，她確在向我的底拖鞋瘦腿看。看罷！看罷！我想把腳踢上她面去，但是總有點不好意思。跑過去向主婦要了火柴來吸烟。

我底主婦開口了。她先抬起頭來向我又轉向她底丈夫看了一眼，似乎在叫我們留心，她要說話

了。她說：

『隔壁今天又開不出飯了。一個生了病，全家都沒有飯吃。在燒飯底時候，那個小孩子跑來，——真是怪可憐的，你想小小的人，怎樣餓得起呢？他跑來對我呆呆的看，我心裏真難過，做一個冷飯糰給他。他不肯拿，我知道他怕他底娘打。那個女人真是少見的，心經不好，總拚命把兒子打。那個小孩打到一看就覺得可憐似的。後來我叫他住在這裏吃了回去，他纔苦笑着忸怩地把飯糰接了。他慌着吃。我叫他慢慢的嚼，留心吃壞了。他總不聽見似的。實在餓傷了。那個孩子真乖，只有九歲，已經會泡茶買水了。他給我買一個銅子開水，沒有滾開來，還很快，今天燒不成飯，他又要遭打了。可憐……』她說到這裏，俯出上半身去向「隔壁」望了一回又回過頭來說：『一個人都不在。』

主人有些傷感的樣子，向對面的石庫門望着，忘了手裏的工作了。我不能十分了解主婦底話，對於「隔壁」也似乎沒有什麼濃厚的同情。現在肚子飽了，這是的確的。

『你們把那個孩子領來當兒子不好麼?』我想主婦既沒有子女，又愛那個孩子，那邊又過不下日子，這個辦法是很妥當的。

主婦抬起頭來，睜着紅眼向我笑說道：『怎麼肯把自己底兒女送給人家呢?不是笑話麼?』她又轉過視線去對她丈夫看了一眼。我看見主人露出兩排污牙，苦笑一笑。

我忽然想起哥哥來了。

『現在大約幾點鐘了?』我問他們。

主婦說：『大約兩三點鐘罷。我們吃過午飯好一會了。』

四五點鐘，真討厭！誰還有心思留意什麼鐘點。附近又怕沒有鐘。我聊着纔買來的最後一枝捲烟，慢慢地踱到街口去。

街上似乎很好玩。人底情感真容易變，變得閃電般的。一樣一件東西，在空着肚子時看和飽着肚子時看心中所起的憎愛底懸殊，實在厲害，吃飯是最大的問題，這一句話是代表我底意見說的。

人力車上，街路邊頭，女人真多。那光亮的髮

髻，鮮艷的面頰，飽滿的臀部，以至那玲瓏的天足，那配身的旗袍，彩色的衣料，各各的皮鞋，以至那美麗的絲襪——這些都是世界上少不了的點綴。人世誠有依戀底價值。

話雖如此說，多看些時就沒有什麼興趣了。哥哥還不來！

在街口等一回，跑回去站一刻，再踱到街口——這樣循環做着。不來，不來，哥哥還是不來。似乎太陽快要下山了，我彷彿感到一些暮色蒼茫的樣子。晚風也吹了起來，我覺到刺骨的寒冷，攘了袖，又把身體縮緊些。

街上鋪子裏底電燈，都亮了起來。哥哥還沒來。不要不來纔好，我心裏有些着急起來。但是還好，哥哥在遠遠地來了。哈哈，那件西裝背心！

『等了許久了吧？』他笑說着，拖我便跑。

無意中我手指觸着哥哥底褲子。

『你還穿夏布褲子？』我問他。

『你呢？』他把我竹布長衫撩起來一看，『短褲？哈哈！』

我點點頭。跟着他轉了幾個灣，到一家小館子門前，我被他拖了進去。

打了二斤酒，叫了一盆牛肉絲，三包花生，我們默默地坐着，誰也不願說一句話。酒菜來後，喝上三四口酒，我說話了。我說：

『有酒又有菜，好久沒有碰到了！』哥哥只露出兩排黃牙，對我一笑。

『想不到你也和我一樣！』隔了一回，哥哥說着，還是帶笑。

『讀書底時候，哪能預想到現在的情狀？其實也未始不是意中事。找不到位置，要房錢，要吃飯。起初借錢，後來賣衣服。住不下去，搬家。再吃飯，再賣書。吃完，賣完，就算了。很快的。家鄉是死也不回去的了！』我說了，馬上喝乾一杯酒，好像要藉此來表示我餓死他鄉底決心。

『真是哥哥弟弟！到家鄉去遭人白眼，還是在外邊餓死的好。知我者，弟弟也！——呀，牛肉絲不是好久沒有吃到了麼？那麼吃呀！還有酒！』

我吃了幾筷牛肉絲，又喝了一兩杯酒。酒量似

乎減去不少，沒有喝多，已經有點搖搖然了，哥哥底酒杯沒有離過他口似的，由我看來。

『酒——！喂，來二斤！』他這樣大聲喊過後，又轉過來對我笑說：『哈哈！你這個樣兒……？』

『怎麼？自然是沒法。第一次把長褲脫去的時候，的確很難堪的。別人向我一看，我總覺得他已看見了我赤着的腿了。走也不敢太快，怕那兩條腿跳到長衫外面來。你看，我至今還穿長衫。總是慢慢地習慣起來的。就是吃也是一樣。我第一次上老關橋那家吃食舖，一個包子都沒有吃完，馬上逃出來。那肉底臭味實在太難熬了。但是後來也習慣了，今早上身邊一個銅子都沒有，不碰到你，還能上那舖子去吃麼？想到不可測的將來，也可以使你歡喜這尙可的現在——我常常這樣想着。』我說了，把酒杯移到唇邊去呷了一口。

『可賀，可賀！弟弟，你嘗到一些人生底真滋味了！喝酒，喝酒呀！人生的真滋味是不容易嘗到的。可賀！可賀！喝！喝！——喂，酒，再來二斤！』

我只看見頂在西裝背心上的哥哥底紅臉，紅

臉上的嘴唇，在一開一合。我笑問他：

『你底西裝背心，哈哈！西裝背心哪裏來的？』

『這個傢伙麼？』他指着背心說：『哪裏來的？問它什麼！此刻在我身上就是了。』他又笑了，連連邀我乾杯。

的確很快樂似的，我們弟兄兩個，在這小館子底一隅。

『今天我底「芳鄰，」據說開不出飯來。哈哈！』

『他們一家有多少人？』

『夫妻兩個，一個男孩——三個吧，我不大清楚。』

『所以，弟弟，』他發起議論來了，『我想我們沒有結婚，也是我們底幸福。——哈哈！幸福！真的，幸福，從多方面看來是幸福。你只要想：拖了一個女人，說不定還有小孩，那怎麼辦呢？一個人可以要東就東，要西就西；有一頓，吃一頓；沒有，挨餓。有了女人，就該死了。』『開不出飯，』在我們光棍兒，無足為奇的，但是假使負上了「家」這個重担，事情

就醉了……』他又忙着喝酒。

哥哥這些話，我完全佩服，馬上也陪他喝酒。
我今年二十三歲，哥哥大我七歲。

『我想起來了——弟弟，你以前不是和李家那位什麼小姐發生過愛情麼？現在……？……哈哈！』

『說它什麼！對於我們，什麼都是奢侈的。愛情，飯食，都是奢侈——要不得，得不到的奢侈！奢侈！什麼都是奢侈！——當心，當心酒杯倒下去！』我似乎看見哥哥底杯子在臺子邊上跳舞了。『喝酒！喝酒！』

『喝酒！喝……』

『啊啊，「主人一月笑幾回？相逢相值且啣杯；眼看春色流水去，今日殘花昨日開！」……「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共消萬古愁。」……』

『五花馬，千金裘，在哪裏？要消愁，除非死！』

『……啊，「全家都在秋風裏，九月衣裳未剪裁！」……「茫茫來日愁如海」……』

『啊！……爸爸！媽媽！……』哥哥忽然哭了起

來，我想走過去勸他不要哭，哪知身體纔一動時，
四面的桌子椅子，無緣無故的都旋上我身來，地皮
也在那裏翻起來，這個世界像要覆沒似的……

一九二六，十，十七，夜，寫畢。

霞 姊

(一)

明知道昨天是十月二十一日，今天一定是十月二十二日，但他還希望日子倒過回去似的，下來第一眼就向那掛在窗口的日曆看去。有什麼法想呢？日曆上不是印着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五等等字麼？

——哦，這個日子——霞姊出嫁底日子終於來了！

他坐在床沿上痴痴地出了一回神，心裏起了種無可奈何的失望與淒傷。隔了許久許久，他纔長嘆一聲，搖了搖頭，拖着沈重的身體，一跛一跛的跑向洗臉室去了。

上課鐘打過之後，他依舊跟着同學去上課。

季節已入了秋，自然界蒙上了一層淡淡的枯黃的紗幕。應時的秋雨，老是像弱者底眼淚般不斷地灑着灑着。又是一個悶人的，縷縷雨絲斜掛天空的日子。他在草地上走着；冰冷的雨點，一點一點地打上臉來，他覺得非常爽快舒適。他仰面向天空看了一下，只見薄霧般瀰漫着的細雨上，是一個夢中景色似的灰慘得可怕的天頂。他恨不得呼天痛哭起來。

身體雖在課堂中，但教員底講話一句都沒聽見。他腦裏所盤旋着的，是這樣一句話：誰也不怪，只怪我自己！誰叫你糊塗到這個地步，沒勇氣到這個地步，你這該死的！

終于不能不脫了課躺在床上了。額角有如火爐般的燙，身體好像被火燃燒着。病了，他知道自

已病了。他渴望着早些睡去，但總是睡不成。一閃眼就會看見他底霞姊蒙着白紗，立在一個不相識者底身旁對他默笑，默笑後又吊下眼淚來。他連轉了幾個身，想避開這個可怕的幻影；但是同樣的幻影，無論什麼地方，什麼方向都有。

——回家去罷！媽媽這時總還在家吧，不如同去看看她罷！她這時在哭？在傷心？……你不會知道「世界上有一個愛你的人——永遠愛你的人吧？」啊，霞姊，我太對不起你了！我害了你了！

他底淚雨般的滴了下來。嘴巴又渴又燥，起了一種臭氣。

——啊啊，霞姊，我對不起你了！但是，霞姊，不是我……

他彷彿看見他底霞姊來了，他哭着想向她痛訴一切。但是他底霞姊在哪裏呢？

傷心的舊夢，如今又重溫了一遍。

(二)

八年前他父親死後，他母親請她底妹子來同住。她妹夫是一個開錢莊的忠厚人，因為妻沒有生

育半個子女，而又歡喜小孩，所以到育嬰堂裏去抱來一個怪好看的女孩做女兒。他們兩家同住的那年，她十一歲，比他大一歲。他叫她霞姊，她喚他亞弟。

在上海生長的他，自少就很伶俐聰穎。他常領她到附近的戲院去看電影。兩個人老是攜着手同去同返。在初冬的晚間，在沈靜的街上回家的時候，她總要他把小大衣兩個人同披。有時他想起電影上看見過的接吻，他喚她一聲「霞姊，」把臉靠過去，她慢慢地舉起嘴巴貼上來。裹在一件大衣裏，這樣面貼面，兩個人要走十幾步路。後來總是大家忍不住笑出來了，纔把臉分開，同時大衣裹得更緊些。

一半因為是妹子底愛女，一半因為她生得愛人，而自己又沒有女孩，他底母親很歡喜他底霞姊。他們一同吃飯，一同上學，一同返家。匆匆的歲月，就這樣過了一年。

鄰家底同伴，學校底同學，和他們中任何一人口角，兩個人總要完全加入的。每次口角底結束，

總是「亞弟，我們家裏去吃東西去，不要管他們」和「霞姊，我們快回去」這兩句話。

『真是夫妻般的，不要臉！』他們背後傳來這兩句話底聲音。早熟的她，這時彷彿已明瞭夫妻底意義似的，她嫩紅着臉對他微笑着；他莫明其妙地也隨着笑。

到同住的第三年底春天，霞姊底父親因為倒閉了幾家錢莊，小康的家一變到幾乎破產，不得不搬家回到故鄉的杭州去。他向母親懇求，要拖底霞姊留在上海；但母親只笑着不說話。結果還是一個去杭州，一個在上海。

臨動身的晚上，她悄悄的叫他到房裏去，問他會不會忘却她。他呆了一呆，只說：『霞姊，你爲什麼不留在此地？』

『媽媽不許我……』

無能的他吊下眼淚來了。

『哭什麼！明年我會跟媽媽來的。我再來時，你還同我玩麼？』

他點了點頭，她立刻拿出手帕來替他拭淚，真

是他姊姊般的安慰了他一番。

(三)

『你底霞姊來了!』他一個人躺在牀上，聽得母親跑進房來這樣笑說着。

『亞弟病了?』他聽清這是他別來三年的霞姊底聲音，他快樂得想爬起身來了。臨別時說下一年來上海的霞姊，兩年三年過去了還不來。三天前剛臥病的時候，他纔聽母親說霞姊跟她父親來上海；現在果然來了!

他想同他霞姊開個玩笑，故意閉着眼裝睡。他覺得有人輕輕地在擦他底帳子了。他底面上拂來了一種溫暖柔香的鼻息似的微氣。他立刻微笑着張開眼來，他看見霞姊底臉與他底，相隔只一二寸模樣。霞姊底上半身從帳子外面伸進來，他看見她的臉比以前更丰滿更好看了。嫩紅的兩頰正如纔熟的蘋果；蘋果上又被哪個美術家點上了兩點濃黑的眼珠，畫上兩條弧形的曲線——那有活氣的小唇!他覺得她已是大人模樣了。他有點羞怯了。

『我頭上發熱麼?』他看住她底臉，覺得應該說

一句話，便這樣隨便問她。

她聽了這一句話，微笑着再垂下頭來，把臉貼上他底額角，把嘴唇輕輕在他頰上吻了一吻，退到帳外去對他底母親說：『亞弟熱還沒退盡哩。』

他不知爲什麼臉上熱了又熱。他恨不得叫她再來吻他一吻。

她來後第三天，他起牀了。

『你那天……怎麼……？』他張着兩臂攔住房門不許她出去。

『怎麼？』她像故意地靠在他左臂上。四隻張大的眼，對望着。

『你……吻我！』

『你不許我吻？』

『不，我想……我想吻……吻還你！』他鼓足勇氣說。

『……』她微笑着又對他看了一眼；這一眼是特別的美麗，美麗得使他沈醉了。

她給他一個吻。他似乎今天纔嘗到神秘的沈醉的，使人戰慄的吻底美味。

他底母親，正如上海其餘的婦女，最喜打牌，差不多每天每晚都打牌。打牌底時候，霞姊坐在他母親底身後，她底亞弟先時立在她底身後，後來也去搬了凳子，緊靠霞姊坐着。霞姊來拉他底手了，他隨她拉去，不過心跳動起來了。始而是互握着，後來他底手被放在她袖內的肘上，她底手緊壓着他底。他底血液加速着在循環，他脫了她壓住的手，緣着臂向上伸去，這樣細膩的，嫩滑的，胖胖的臂！他顫抖了。他顫抖着手猛向上伸，但是等到他的手觸着柔稀的腋毛時，她另一隻手扼住了袖子，同時回過臉來警告他似的對他看了一眼。他紅着臉立刻把手縮了出來。她又回過頭來，似乎在奇怪他只一刻就把手縮回去了。

他心跳得連自己都止不住。他看住打牌的人，又把手伸過去摸她底腹部。他還沒有把手擺定，被她拒絕了。他鼓着勇氣再把手伸過去。這一回他非但沒有被拒，他貼着她腹部的手上，還有她底手暖暖地疊着，他連呼吸都有些困難起來了，馬上縮回手來，逃往樓上的房去。

他還沒坐定，她又出現在他底面前。他窘到說不出的地步。

『你剛纔想幹什麼？』她很坦然地問他。

他連頸項都染上了紅色，只連搖着頭回答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亞弟！……………』

『哦？』他不好意思地抬起頭來。

她痴立一回，轉身便跑。他不自己地跟出室來。在扶梯頂上她立定了。

『亞弟！』她用顫聲說：『跑來！』

他一聲不響地慢慢向她跑去，但她忽又轉身下樓去了。

——啊，沒用！沒用！竟這樣沒用！他一個人站着這樣恨自己。

(四)

下一年底春假，他跟了學校底旅行團到杭州去。他一到杭州就到他霞姊那裏去。他不說他來旅行，他說他來看看他底姨母姨丈和霞姊。

霞姊家底房屋沒有他想像的百分之一的美

好。整整只有四間房間，而且很陳舊的。姨母對於他底突然的造訪好像很不安似的。他只覺得他底霞姊太可憐了——不，太不適合了，住在這裏。

因爲沒有餘屋，他底牀是和霞姊底在一個房內；霞姊和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媽子同一臥室。他們倆底床一字兒靠裏面的牆排着，老媽子底，在外面窗口。

晚上老媽子進來，她先看一看小女主人，纔熄火摸上自己底床。

他們兩個，誰也不開口，誰也合不上眼。很沈悶的靜默了一回。

『王媽！……王媽！王媽！』沒有回音。她又自言自語地說：『總是睡得像死人樣子！』

『霞姊！』他在輕輕地叫。

『哦。你今天怎麼來的？』

『總是坐火車來的囉。』

『不是這樣說，我問你：你來幹什麼？』

『來……來望望你！』

又是沈默。他們有一個共同的願望，但誰也不

好意思先說，她聽見他嘆了一聲，轉了一個身。隔了一回，他終於開口了。

『霞姊，……睡在一床，使得？』

她沒有做聲。他大着胆爬過去。她緊握住被窩怕他突然鑽進來似的，她要他拿自己底被過來。他睡在自己底被裏。兩個身體隔了被緊靠着，兩個頭同枕着一個枕頭，他底頰貼着她底頰。

細聲的談話——甜蜜的接吻——熱烈的擁抱——沈醉的氛圍。

黎明時她叫他睡回去；她知道老媽子快要起身了，起身後一定要來看一下。

下一晚，同樣的情形，同樣的歡樂——不，更歡樂了，他們點起了火，她拿出聊齋誌來兩個人睡着同看。他害怕地叫她不要點火，但她說她一個人也常點火看書的，那老媽子頭一着枕便沈睡了，非天明不醒。

今晚上他看清了她底睡態——美麗的睡態，他沒有心思看聊齋誌，右手伸過去摸她底肉身。她不知道似的還在看書，不過頰上微微泛起紅暈。他

底手在她底胸上靜止了，他覺得她底心悸動得厲害。她手中的書落在被上，頰貼着他底驚駭似的，輕輕叫說：『亞弟！……』

他用力壓住她底乳，顫聲說：『霞姊！好霞姊！讓我睡在一個被窩裏，求你！』

『但是，不許……』她紅着臉一面鬆開被窩。

戰慄的長時期的擁抱——

覺得他有某種過分的要求了，雖是早熟但意志堅強的她，雙手扭住腰褲，使他驚駭地說：

『亞弟，不行，不行！你假使歡喜我的，那麼你回家去給三姨（他底母親）講，叫三姨來說親，我總是你底人；假使……，那麼，犯不着……』

她嗚咽着說不下去了，她以乎已知道自己底命運是怎樣的。

臨別的晚上，她伏在他懷裏只是嗚咽着。她說：『你不會知道我底心吧？我是始終……』他很誠心似地點了點頭，很正式地吻了她一吻。

胆怯善疑的他，回家來沒有對母親說起，雖然他很願霞姊做他底妻。

他聽得母親在爲她底獨子議婚了。他聽得母親說：『阿霞人雖好看能幹，但是家太窮了，而且不是妹妹底親生女。』他聽得母親堅決地不要阿霞做媳婦底宣告了。他聽得母親爲他定了一個姓陳的，而且訂婚底手續都辦定了。雖則心裏很不舒服，但是，但是他半句話都沒有說，連他自己都不明白地半句都沒有講。

自從他私下看過他醜陋的未婚妻後，他更悔恨極了。他更覺得失去了霞姊底悲傷，他更覺到木已成舟底無可奈何的哀痛。他更咒詛自己不應該的糊塗，對於他霞姊，他更感到無法洗刷去的罪愆。

(五)

去年寒天，霞姊的父親到上海來重振舊業，由西子湖邊搬家到這春申江畔。

霞妹第一次來訪問她三姨，第一句話就噉住他很興奮地說：

『亞弟幾時結婚？要請我喝杯喜酒的吧？一定要請我喝的嘍，亞弟！』

她說了之後，向紅了臉呆立着的他悽然一笑。
她現在十八歲了。

母親有事跑開去了，室中只有他們倆。他聽得他底心在突突地跳動。

隔了一回，她坦然似地問他：

『亞弟，喜糕都沒有給我吃一塊！亞弟，幾時領我去見識見識弟媳？可使得？弟媳一定是很美麗很美麗的女學生吧？幾時結婚呀？快了吧？啊，那時我一定要來喝杯喜酒；總允許我的吧？亞弟……』她說得太興奮了，連她自己都不知道說了些什麼。她底淚快要吊下來了。

他一聲都不響，自己都不知道爲什麼不向她說明他婚事底經過。若她再說下去時，他一定要窘得哭了。

他有點怕見他底震姊了。

——誰也不怪，只怪我自己，自己糊塗，臉嫩到如此地步！他常常這樣想。

中華民國十四年換了十五年。在新年中他們間的空氣漸趨和平了。他們有時也同去看一回電

影，不過她總恨他似的不同他親熱，更沒有幼小時看電影的樂趣底萬一了。

『霞姊，你前天新拍的照像，拍的很好；』一天從電影院出來在邊道上慢步的時候，他對她說：『送我一張，霞姊！一定的！』

她張大着黑得愛人的眼向他，沒有回答。

『霞姊，送我一張！我求你！』

她眼看着水門汀的邊道，搖了搖頭。

『霞姊，我求你，求你答應我！霞姊！』他握住她底手，『你不要這樣恨我，你該知道……』

她立刻仰起頭來打斷他底話，『知道什麼！』

『不是……我』

『算了！算了！誰要聽你們底鬼話！』

『事情是這樣的……』

『什麼這樣那樣！我不要聽！』她一個人望前走去了。

到她門口時，他看見她呆立在那裏。

她忽然又答應他送一張照片；他出意地快樂得想擁抱她一下了。

下一天他特地趕去拿照片，但她說還沒有拿來。他證明她說謊，他看見她前天下午去拿來的。她沒法，只說這張拍得不好，以後有好的再送他；但他不答應。她到裏面去了許久許久，終於拿出一張來給他。他忙着接過來一看，是一張舊的，只照着一隻耳一個微側的後影。他抽了一大口氣，對她看了一眼，她却在得意似地微笑。

陰歷二月她也訂了婚，而且揀定十月二十二日就要出嫁。他聽母親說，霞姊底未婚夫，人既不好，家又太貧。他心裏很爲霞姊悲傷。

——我害了霞姊！我害了自己還不算，還要累及霞姊！（他想。）

——誰也不怪，只怪我自己，只怪我自己一個人！

他恨恨地把拳頭打自己底頭。

他有時也碰到霞姊。有一次他悄悄地問她是不是已訂了婚。

『都快出嫁了！』她一點也不羞怯地說：『男人總要娶妻，女人總得出嫁，你看，世上總算還有人』

要我做妻的!』

他呆住了。他又很誠摯地說：

『他，聽說是不大好的。』

她底面上浮上淒涼的笑意，她很簡單地回答說：

『喔噲，請你不要操心罷！有什麼好不好！所謂好人是沒有心肝的人!』

他心裏更覺難過了。他想把他自己底誠心給她知道，但他剛說了兩三個字，她就塞住耳跑了。

——啊，害了霞姊，害了自己！你這沒心肝的人啊！

他滑稽地自己打了兩個巴掌走了。

他更怕見霞姊，同時心裏也更想把霞姊奪過來。然而，事實是事實了。

上星期六他從學校回家來時，許久不見的霞姊，在和他母親談着什麼。

『亞弟，下星期五，二十二那天，請你去喝酒，從小一同長大起來的伴兒，這一點情面總有的吧。下星期五，請你告一天假!』她很爽快地對他說：心

裏感到一種復了仇似的快感，但同時眼眶裏忽的熱了起來。

『……………』

『一定來的，一定來的！這是必需的了！』母親代兒子笑着，她覺得阿霞真是一點不知道羞怯的，現在時世不同了。

臨走時，她特地一個人去找那躲在樓上的他。見面第一句還是請他去喝喜酒。倒在床上的他，這時淌下淚來了。

她很驚奇地坐上床沿去。

『你，你怎麼了？』她的心有點軟化了。

他側過頭去不要見她似的。

『不要見我吧？我去了。』她纔走到門口，他哭出聲來了，她又跑回去。

『給三姨聽見了怎麼說？你究竟怎麼！』

他抑住了哭聲，但是不回答她。她低下頭去吻了他一下。他緊握住她底手還是淌淚。

『你這個人究竟怎麼的！』她也掉下淚來了，『真識不透你！不知怎樣對待你纔好！』她把臉離開

他底。

他看見她呆了一回嘆着氣跑出房去了。他看見她又跑回來了，他聽得她說：

『亞弟，你不會知道世界上有一個愛你的人——永遠愛你的人吧？就是到她吐出最後一口氣的時候，也忘不了你的！……唉，你們男人……』

他看見她拭了一回淚，嗚咽着跑出去了。

——啊啊，她是永遠愛着我的，可憐我竟這樣的怯弱，這樣的糊塗，自己給自己造就這樣不幸的命運！

——霞姊，我也……——啊，爲什麼不向她說明白呢！糊塗的東西！

他到傍晚時纔下樓來。

晚上母親要他下星期五告假一天，星期四下午就回家來，這一杯酒是不好意思不去喝的。

『不去！』他凸出眼珠回她，他心裏想：這一杯酒怎麼喝得進去呢！？

他母親看見他無端在自己頭上打了幾下，她說他遇了鬼了。

(六)

同房的同學吃了午飯回房來發現他病了，問他也不響，只亂說着他們不懂的嚙語，他們驚駭着去報告舍監。

大額戴黑眼鏡蓄着兩道鬚鬚的矮舍監走進來撩起他底帳子，只見他紅透了臉頰還有淚痕。

『發燒，是不是？』矮舍監乾脆地問他。

他轉身向裏床去了。他說了許多話：

『怪我自己！……糊塗！……不是我底主意喇！……不是我要這樣的呀！……我不要吃，酒！……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五！……星期五！……糊塗……給我搶回來呀！……我不答應的！……十月二……世界上……』他似乎又在哭了。

舍監莫名其妙地聽着，他撓起鬚鬚，舉眼向窗邊一看，日曆上果真印着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五，等等字！

這時，只有窗外的秋雨，在沈默中儘是不斷地灑着，灑着。

一九二六，十二，六〇

【71】

除 夜

不知怎的她不自己地停了針回頭向牀前的半桌看了一下。桌上並沒有光亮的「守歲燭」，只雜亂地擺着許多斷了頭折了手的泥菩薩和破洋磁碗等等。她感到了深切的失望。乾枯的老眼，有些潤濕的樣子。她放下了手中的衣，舉手去了銅絲邊老光眼鏡，將已經變成黃黑的黑布棉襖底袖子拭了拭眼睛。再戴上眼鏡時，她底眼前好像瀰漫着一層淡霧，有些恍惚迷離看不清楚的样子。她無意識地把

面前的美孚燈拈亮些，但立刻覺得太亮了要多費火油，又把燈拈暗了些。眼睛還是看不大清楚，雖然比較的好了些。

『究竟老了！』她忽然這樣想着，『明天不就是五十八歲了麼？』但是她又想起房主王家太太雖已六十五歲仍是非常安閒清健。『窮人哪能給富人比呢？』她不由的深深嘆了一口氣。

出了一回神剛想繼續縫她大孫兒底棉袍的時候，好像有人叫門底聲音傳來。她立即現出驚慌的模樣。黃瘦的枯手竟會顫抖了起來，好像犯人被捕時；好像闖了禍的小孩被嚴厲的父親尋到了時，她驚慌到極點，連心都跳動了起來。

『又來了麼？』她這樣驚駭着問自己。她側耳細細聽了一回，似乎確有人在大聲叱罵着。

她由驚駭而覺得有些抱歉了。她更覺不安了。她想：要他們四次五次的跑來，真是過意不去！假使我能付，我哪會不付呢？總是自己兒子——那畜生——不好，食什麼嘴！

她想到她底兒子，臉色總紅的可怕，老臉上塗

上了不相襯的紅色。她又照例的憎恨詛咒她底兒子。但接着她又可憐他起來了。她覺得只吃了金錢底虧；她底兒子其實也並不比別人家底不好。……

似乎外面的聲音更大了……

『再給他們說說明白罷，不要以爲我……』她這樣一想，很堅決地從方檯上立起來。去了眼鏡，手顫顫地攜着燈，輕輕的開了房門，走到外間去。她底眼前幻現出兩個提了燈籠板着面孔的店夥計底影子。她有點兒害怕起來，脚步便放慢了些。但是不久她便發現她底聽覺欺騙了她，並沒有人在叫門，聲音是從鄰家傳來的。她漸漸聽出嘻笑歡談底聲音來了，她又聽到骰子投入碗中的清朗的噉噉一聲。她很快的轉了身，跑回房來。

關了房門，坐上方檯時，她決意要趕快把那件棉袍縫好了；但是握着針又心血來潮地刺不下去。

『耳也聾了！』她抽了一大口氣。『沒有幾年可以活了吧。死了倒也好，老來苦還不如死了的好。可是……』她回頭望了望三十三年前她進萬家底門第一夜睡起一直睡到現在的那隻木牀；牀上這

時正睡着她底大孫兒和二孫兒。她真要哭起來了。

『三十年前……』她發現自己又要墮入那過去底夢中去了；竭力想把思想馳往他處去，但是似乎沒有什麼效力。『三十年前他還在世上的時候，……除夕夜……』她不敢想下去；她不願想下去；她決定不再想下去了；可是她還是不能自己的回頭望望那牀前的半桌。半桌上還是只有些破碎的玩物，沒有那明亮的「守歲燭。」

爲免除那痛苦的回憶起見，她決心要專心縫衣了。她隨即又想起她大孫兒臨睡時的話來：『婆！明天早上我要穿新衣裳的呀！今天晚上一定要給我縫好的啊！明天穿不成新衣裳，又要被他們罵我小叫化了！小朋友們也會不給我一同玩了，他們穿的都是……；婆，一定要做好的！不許再騙我；我底好好好婆！……』

他說話時那種怪可憐的樣子，他那好勝的意志，使她非常的感動。這時想起來；心頭更是隱隱作痛似的。她忍着淚；一針一針的縫下去。

爲了飯食而不得不爲人家縫衣到深夜的她，

近來目力一天不如一天了。這使她老是非常怨恨：『窮人生了富貴人底耳目手足，這如何使得！』她彷彿覺得她和她兩個孫子餓死底日子，就在目前似的。……無論她怎樣留心，針尖總會刺到手指上去；但也許因為現在已成了習慣，也許因為針刺上手指本來沒有什麼痛覺的，她毫不關心似地一針一針縫下去。

鄰家底鐘在打起來了，她沒有數清打了幾下；她只覺得一下一下地打了許久。

她知道時候不早了，馬上加快着一針一針地縫下去。……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她底困難也隨着一些一些的增加起來。針刺着手指底次數，漸漸的增多；眼也漸漸的昏花了。但這些絕不足以阻止她工作底進行；只要一想到她孫兒底話，她便勁上加勁地縫下去。……敲過二點鐘之後，除了鈕子領頭還未縫上之外，那件棉袍已完全縫好了。

她放下了衣，吐了一口氣，好像想把她身心底疲勞完全吐去似的。她覺得應該休息一下了。打了一個呵欠之後，她感覺到這冬夜底奇寒底難忍，同

時想起睡在牀上的兩個孫兒。她揀了燈，搖搖擺擺地跑到牀前，揭起帳子，照了一下。那兩個可憐的小人物，緊閉着眼，很甜蜜地睡在那裏。她放下了手中的燈，將被上的衣蓋好了之後，又移着燈向他們底臉上照了一下。一看見她兩個孫子底臉色，她就會聯想到又青又黃的菜葉。她知道這是因為飲食不良底關係，但是她也知道這是無法可想的。

她索性放下了燈，坐在牀沿上癡想……

重溫了一遍過去底夢……她底眼前換了一個世界了……

牀前的半桌上，明亮地點着一對「守歲燭」。她抱着兒子坐在半桌前，他正看着那熊熊地燃燒着的「守歲燭」而微笑，在似懂非懂的聽着他母親底溫言柔語。這時，萬大爺笑嘻嘻的跑進房來。她回過頭來問他：「店賬還完了沒有？」

「完了！」放下重担似的抽了口氣，回答：「明年我一定不再喝酒了，不是可以省去十吊錢麼？假如田租收得好些，又多了幾個學生，我們一定可以多一點錢，決不會再像今年這樣忙了一年，到頭來還

是兩手空空！』

『能夠如你所說，自然是最好沒有的了；可是現在也好。——你也該歇歇了；抽筒水煙罷。』她吻了吻她底兒子，立起身來拿水煙筒。

他笑微微地接了水煙筒，在兒子底手上吻了一下：一年來辛苦的塾師生活，現在已變成一股幸福底氣氛了。

她望着坐在對面在慢慢地抽水煙的他；他們底愛子看着「守歲燭」底燭焰在呀呀歡呼。她覺得很是滿足；清貧而幸福的家庭底氛圍，使她沈醉了。

牀前半桌上的「守歲燭，」明亮地照耀，似乎在預祝他們來歲底美滿，幸福……

幾聲強烈的喊聲傳進她底耳來。她以為她手中的兒子在哭了，想喚着兒子底名字唱起歌來，可是「婆！婆！婆！」底喊聲使她驚醒了，同時失却了手中的兒子。她又見了這悽苦的現實世界！她失望地雙手蓋住面部；她感到粗裂的手底皮膚，她感到老臉上滿是皺紋，深深的，她覺得時間過去底快，驚

人的快。她望了望黝黑的窗外的空間，嘆了一口氣。

她拭去了幾點老淚之後，轉過身去拍着終年有病的五歲的二孫兒；他喊了幾聲之後，又呼呼的睡了。

她依舊呆坐牀沿上……

『三十年了，我一生中只有那個時期是幸福的！在娘家過了二十餘年僕婦生活的我，一生中只有那個時期是幸福的！可是已經三十年了，已經過了三十年了；現在呢？丈夫底骨頭早已化成泥灰了吧，兒子關在靜心局裏！』她又屈指計算：丈夫死了二十九年，兒子關入靜心局也有三個多月了。……最後，她底思想集中到兒子身上去了：

『別人家底兒子每天抽十塊五塊錢的大烟，還在受人家「少爺少爺」的叫，我底兒子只抽三四角錢，便成了無賴，成了逆子，成了比盜賊還不如的畜生！……

『總是姨夫——那不要臉的——不好！不借錢給我也罷了，爲什麼下這樣的毒手呢？總算他是地

方上有面子的人，一張片子就將人關進縣城底靜心局！「我是救你！」哼！不看看你自己底兒子！……
…嫖，賭，大煙，納妾……

『不，不，不應該怪別人。還不是自己底畜生不好？學什麼富貴人！抽什麼大煙！不想想自己底苦處！要是不關到靜心局裏去，今晚上的「年夜飯」還想吃得成嗎！……』

她立刻想起大前年，前年，去年，吃「年夜飯」時，她兒子拋碗摔杯底情形來了。她顫抖的兩手，拭不完雨下的老淚。

「辛辛苦苦養大來的兒子，却是這樣一個畜生！……」

她想起她丈夫死時，她底兒子還只二歲，她如何的看看幼小的他而傷心！她想起每逢他穿着舊衣覺得又嫌短小些時，她心中是如何的又愁又喜！她想起自己只揀歹的吃喝，他吃了一些，她是如何的快樂！……她想起他如何的一分一分地一分一分地長大起來，她心中是怎樣的愉快！她想起賣了十畝田給他娶妻的那一天，她是何等的快樂！她

想起她不久便有了孫子了！她想起兒子抽上了大煙媳婦如何的被磨折死了。她最後想起她自己一邊賣完了田供他兒子底強索勒索，一邊嚙着淚撫養她兩個無母的孫兒的三年來的生活。

一陣陣，一陣陣的辛酸，不斷的衝上她喉頭來。抑止不住的嗚咽，使她全身戰慄了。

『做人有什麼味兒！不，原是我底命運太惡了！人家儘是快快樂樂，只有我這個苦老媽子大約要苦到死的了！兒子是那個樣子，……』

想到這兒，她不禁哭了起來。她回頭望了望牀上的孫子彷彿在漆黑的天頂上看見了兩顆明星，但這兩顆星忽然又漸漸地暗了下去，終於消失了。她急得想呼喚時，星又似乎在眼前閃爍着微弱的光芒；睜眼看了許久，却又好像沒有了。這樣的苦悶了許久，她終於看見了窗口桌上未完的工作。

『啊，不該這樣空想，白費了這麼多的時間！……幹他！反正自己已是這麼……』她的心又酸痛了起來，但她同時從牀沿上立起來，走向窗口去。

她揩了一回眼，戴上眼鏡，起始將鈕子縫上

去。

外面刮起了狂吼的西北風，窗有些搖動似的。她覺得冷的難忍，舉起頭來向窗上望了一回，又低下頭去看看手中的活計。

『假如媳婦不死，這件衣也用不着我來縫了！』

她知道媳婦是再生不來的了，衣裳還須她自己來縫。她底眼又有些欲淚的樣子，但同時她苛責自己不該再妄思胡想的妨礙她底工作。她一針一針的縫下去……

沈寂的夜氣中傳來了幾聲響脆的鷄鳴聲。她停了針，對着面前的美孚燈，悶悶的想：唉，又是一年！

燈光似乎漸漸的在黯淡下去了。不到一刻，她又拭了拭眼睛，擦了擦手，繼續她底工作。到將近上好領頭時，她想到大孫兒起牀後穿上這件舊改新的棉袍時的歡快的樣子，她枯黃的臉上，也會露出一絲笑意，但她底笑容立刻又消滅了，她在担心：二孫兒看見時，會不會給她哭鬧？她聽見報曉的鷄鳴聲在四週酬答。

一九二七，三寫于梨花村。

總董老爺

× ×鎮底總董老爺黃冠羣皺着眉拿住裝煙的陳大提給他的烟槍，拚命地抽了起來。照例在午睡醒來之後是抽大烟四筒的，現在正抽到第四筒了；也是黃冠羣底習慣，抽到最後一筒的時候，總是格外上勁。兩隻枯涸無神的眼，專注着那小小的燈火，右手底大指在留心輕輕按着那正被火焰燃燒着的大煙，面頰左右顯出兩個深深的凹穴，好像漏了氣的小皮球被手指用力捏了一下。最初並沒

有煙霧從他鼻孔裏冒出來，可是支支地響了一陣，他底突出的喉結一上一下地急急升降了一會之後，一陣濃霧似的回煙終於衝出了他底鼻孔。他底額角和鼻尖上同時多了幾點汗珠。

支支的聲音漸漸地和緩了起來。等到眼前的濃霧稀薄了些時，黃冠羣放下了煙筒，提起枕邊的茶壺喝了幾口。

『不要了。』他放下茶壺輕輕地對陳大說，同時從煙榻上坐了起來。

——輔翁今天應該回來了吧，事情不知怎麼樣？總可以辦到的吧？……

他這樣一想，面上便露出一種驚懼而又得意洋洋的表情來。但驚懼忽然立刻消失了，所以終於微微地一笑。他想起××縣底一切政事從來就完全在費翁手裏，輔翁此番去和他商議，結果一定是非常圓滿的；至於「革命」以後費翁會不會失去勢力這一層，實在無容顧慮，只要看他自己，雖然曾在一個月前消聲滅跡過一時，現在還不是和以前一樣的掌握着全鎮底事務，支配着全鎮底人民嗎！

於是他完全樂觀了，他底面前立即現出了一幅五六個青年被擲着解往刑場去的幻影來。

——『革命革命，「革」去了自己底「命。」』

他想起了自己這一句得意的話來，不覺出聲笑了一下。

他從煙榻上立了起來，一邊整了一整白夏布短衫，一邊對陳大說：

『把我底夏布長衫拿到茶廳上去。』他瘦長的身體於是走動起來了。

稜然的兩肩慢慢地移出屏門時，他聽見拍拍的牌聲了。他底脚步漸漸地加快了些。他走進茶廳，看見打牌的是他底夫人，如夫人，女兒，和乾女兒——或者應該說半個如夫人較為適當吧——四個人。

『你許久沒到這裏來了！』他這一句是對乾女兒說的。還沒等旁人開口，他又對她說道：『你還去時對老興說，叫他不要太急，慢慢地總可以設法得到的。』老興是她底丈夫。

『哦；我早已對他說過了，我說，乾爸爸說怎

樣，就可以怎樣辦到的，着急什麼？如今不比一個月前，無論什麼依舊在我們手裏。……好心腸的人，總有好報的。』

富如夫人聽到「我們」兩字，覺得非常刺耳，非的不高興，但聽到最後一句時，心裏總算依舊快樂，所以會笑着對他說：

『今天天氣多熱，消夏社不要去了吧；到那破廟裏去，還不是住在家裏好多了！』她底小眼睛對他睜了一睜。

他只微微笑了一下，低聲——除了某種情形，譬如對於僕人，農人，及身分較低的人不得不高聲叱罵以表示自己底威權之外，他說話總是低聲而且非常和藹。——對她說：

『不是這麼說的，總得走走纔是。』

誰也不開口了，只有拍拍的牌聲。

立在夫人背後的他，似乎覺得不大舒適，但是究竟立在如夫人底背後好呢，還是立在乾女底背後好？他一時決不定了。他終於立到女兒背後去了。然而剪了髮的女兒底後形，他一看見就非常的

不好過，同時還有些傷心似的。

『簡直像一個尼姑!』他看着女兒底後腦，一邊微微搖頭，一邊自言自語地說：『有什麼好看呢?現在的女孩子……簡直……』

『老脾氣又發作了，』他底夫人表示不滿意說：『好容易你答應了她纔剪了的，現在可又來囉哩咕嚕不停!你爲什麼答應了她呢?——是「西風」吧?……「對!』她一面拿牌，一面又說：『給你一鬧，「坐風」都險些兒失「對!』你們爲什麼打得這樣快?熱天熱氣，我們不過是消消閒，誰想贏錢!……』

『媽媽不要發氣。究竟媽媽愛我，爸爸最討厭!』他底女兒露出兩個金牙，微紅着臉說。

沒有兒子的他這時覺得對於他底夫人女兒非常抱歉。他很想立刻到消夏社去，可是陳大還沒把長衫拿出來，於是覺得陳大非常可惡，好像在有意和他爲難。

『陳大!陳大!……陳大!』他提高喉嚨喊。

陳大拿着長衫走了出來。

『你在幹什麼呢?』他枯涸的眼盯住陳大底臉，惡狠狠地說，『一件長衫要拿上半天!笨貨，我看你飯要吃滿了!』

『我在整理煙盤，所以……』陳大低著頭恭敬地說明他工作底忙繁，一邊張開長衫預備主人伸過臂來穿上去。

他知道忠實的陳大決不會說謊話的，可是既已發了威，當然就不該立刻平了下來，所以奪過陳大手裏的長衫，額上露出一條條的青筋，依舊大聲說：

『不要你給我穿!滾你的!』陳大聲息全無地跑進去了。

『這麼熱的天氣，犯不着對他們發氣!』如夫人一邊劃火柴點香煙，一邊這樣對他說。

他一聲不發，悶悶地穿上了長衫，在桌上找到了十六骨大摺扇，向院子裏就跑。

『早一刻回來，今天洗個澡吧，今年還沒洗過哩。』如夫人喊出去說。

『洗了澡，哼，等一會又要病了。』夫人在一個

人自言自語。

他始終沒有做聲，很快快的走出來。看門的坐在牆門間裏頭一搖一搖地在打盹！他一看見，心裏就即刻可以說不舒服到極點。他剛想叱罵的時候，哪知看門的却並非完全沒有靈性，他兀的張開眼立了起來，眯着眼，含着笑，彎了半身，恭恭敬敬地說：

『老爺！老爺出門了？』

老爺畢竟仁慈，看了他滑稽的姿勢，並不追問了，只狠命地對他盯了一眼；看門的看見了這一眼，頭兀的又低下了半寸。

黃冠羣——老爺——在廣漆牆門口立定了二秒鐘模樣，向××鎮底西市跑去了。

聳起了兩個瘦肩，右手拿着摺扇，摺扇筆直地豎在胸前，左手緩緩地前後揮動，目光俯視着足前五尺的地面——他這樣慢慢地向西市底消夏社走去。在六七年前，那時高等小學裏有「讀經」一課，他曾以秀才底資格去教過論語，頑皮的小學生們以爲他底走路底樣子非常的斯文爾雅，給他取了

一個綽號叫孔夫子。他聽了之後，只「哈哈……」地笑了幾回，並沒什麼不滿意，而且也許非常滿意，因為他此後走路時更慢更從容，目光所看到的地面也愈近了。他現在還是這樣地在走。

忽然他聽見有人叫他：「冠翁！」

他悠悠地舉起目光一看，在走來的是鬍子滿面的陳省身，××鎮底副市董之一。

「省翁，是你！那裏去？」

「東市去，稍有一點小事，哈哈……，」陳省身在鬍子叢中露出了兩排蛀牙笑說，「你呢？消夏社去？……這麼熱的天氣，哈哈，冠翁，也……哈哈……」

「我倒並不覺得怎樣熱：……」

「是的，今天其實也並不熱，光緒念八年那年真熱——啊，記錯了，念八年份大水，不是大熱。那麼，回頭再見。」

「省翁！」黃冠羣叫住了正要走的陳省身，低低地說：「你有信息麼？輔翁今天大概要回來了吧？」

「我也……」陳省身立刻皺了眉心，說話底聲

音也變成很輕的了。『我想他今天應該回來了。這件事，啊，真……。大概是沒有什麼的吧。……』

黃冠羣皺着眉思索了一會，說：『我們等一回再細談罷。晚上你依舊到舍間來聽說書。』

『那麼，那時再細談罷。』

黃冠羣微微點了點頭，轉過身來向西走去時，無意中眼睛看到對岸底一個西式門面。雖然他依舊低着頭向前走去，但是他知道那旁邊掛着一塊黑底白字的牌子，上面寫着「中國國民黨江蘇省××縣第×區區黨部」這幾個字。他眉頭微微有點緊蹙了。

——那一批「流氓」現在不知藏到哪裏去了？該殺的！敢來和老子們作對！哼哼！……

——一個月前，你們……現在呢？……（他想到這裏非常得意，嘴角邊不覺浮起了一絲譏諷的笑意。）

——輔翁今天總該回來了吧？

他不禁又回過頭去向那西式門面望了一眼，黑底白字的牌子還隱約可見。

走進了在破廟中的消夏社，黃冠羣底臉上完全是笑底痕跡了。他耳中只聽見「冠翁，「冠翁」的一陣燥聲幾乎蓋住了牌聲。他和平日一樣覺得有點應接不暇之慨，只隨便點了點頭。

放下摺扇，慢慢地脫了長衫，在僕人底手中接了手巾慢慢揩了一揩面，他說：

『今天天氣……』這一句話還沒說完，看見歪頭的陳順生也在面前，於是便對他說：『順生，來，我有話給你說。』

××鎮區立第××小學校長，副市董陳省身底令姪的陳順生，聽了這一句話，便歪着頭跟了黃冠羣走到室隅去。

四面望了一望之後，黃冠羣輕聲地說：

『區黨部裏疏通了沒有？』

『大概沒有問題，放心好了。』陳順生說着頭更歪了些，似乎在表示自己底能力。

『你那隻學堂裏下半年的教員總有更動的吧？給老與安插一個位置，他教國文是很可以的。』

『……哦哦！』陳順生連連點着歪頭。

『不要忘記！』黃冠羣說了這句話就走開去了。

他看見七八個青年——都是××鎮底旅外學生——在打撲克，於是他便滿臉笑容地走過去——特地重視青年還是他新近發現的政策——招呼着：『諸位興緻不錯，哈哈……，消遣消遣，很好很好……』

他想在這裏多站一刻，但是後殿上有人在叫起來了：『冠翁，我們打「衛生麻將」(註)吧。』

『又要打「衛生麻將」了，哈哈……』他說着走向後殿去了。

他非常優裕地打着牌。也許是後殿上光線欠佳的緣故吧，蚊蟲却很不少。蚊蟲究竟遠不及人們底智慧，牠們不認清了人去咬，所以連總董老爺底身上也受起難來了。然而總董老爺是非常仁慈的，他看見一個蚊蟲在他手背上停下了，嘴裏便輕輕的吹了一口氣，蚊蟲終於又飛開去了，知道這事的××鎮人很不少，大多總很為總董老爺底仁慈所感動，他們說：黃老爺這樣仁慈成心，老天不給他一個兒子，實在太不公平了一點。……

黃冠羣一面打牌，一面驅蚊，但仍是非常從容不迫，雖然心裏頗覺蚊蟲多事。

打了八圈牌回家去時，已是掌燈時分了。如夫人說：「哼！今天又沒洗澡！」夫人却似乎暗暗地在唱凱旋譚。然而這些都不是總董老爺所關心的，他只在想：是輔翁應該回來的時候了！應該回來了嗎？

晚飯吃過後，茶廳前的院子裏，人漸漸的多了起來。涼棚上底簾子都已捲了起來，月光直照到了院子裏的人身上，牆上一塊一塊黑影在蠕動。後來，說書先生終於來了，坐在靠茶廳擺着的一隻桌子邊頭，扇子一拍，在起始說書了。今天說的是「果報錄」中刁劉氏出浴這一段。

然而黃冠羣，××鎮底總董老爺，心中却不像平日一樣的歡快。後面傳來的一聲聲他如夫人和女兒等底嬌脆的笑聲，使他覺得有點討厭。他忽然想到「淫」這個字，更覺有點慚愧了，他望了一望院子裏的聽衆——都是他底親戚知友——，他們正其味無窮地靜靜聽着，有時也發聲笑了幾下。

輔翁還沒來！這使他放不下心來。

但是不久之後，跑進了兩個人來。

『冠翁！冠翁！』是陳省身底聲音。

『在這裏，……』

『輔翁回來了。』

他忙着跑過去，一個是陳省身，另外一個戴眼鏡的，果然是輔翁。

『我回來了。』輔翁尖聲說，一邊點頭。平日笑容滿面的輔翁底臉上，現在却有點嚴肅似的，這使黃冠羣直覺到一種不祥之兆，彷彿他在清晨出門去聽到了一聲烏鴉底叫喊。

『我們後面去坐罷。』黃冠羣無精打彩地說。

三個人一同走向後去。將到屏門的時候，輔翁陳省身都高聲乾咳了一下，後面知道有客來了，起了陣喧嘈，還有格格的笑聲。但是主人說：

『是熟客，不必迴避！』

這一聲立刻把秩序維持住了，雖然還有笑底尾聲。

煙着靠榻，他們說起話來了。

『費翁怎麼說？』黃冠羣稍帶驚慌地說。

『……』輔翁沒有做聲，只微微搖了搖頭，眼睛跳出了眼鏡片盯了黃冠羣一眼。

『……』室內立刻沈靜到一點聲息都沒有。

隔了一刻，輔翁皺了眉心說：

『我去，一見面，費翁就驚訝地問我：「你們告發過人麼？有這一回事麼？」』

『你怎麼說呢？』陳省身問。

『我想這件事很有點爲難，老實回答似乎不大好，不知道他底下文究空是什麼哩，所以就含糊了過去。於是費翁說：「你們做事要細心一點纔好，現在他們都釋放出來了，人雖都躲到了別地方去，但是假使他們反告你們一下，告你們土豪劣紳，這事非小，你們怎麼辦呢？」我聽了這幾句話，簡直無從回答起。……』

『我們所担心的，也就是這一點；但是……』黃冠羣不知爲什麼沒有把他底話全說了出來。

輔翁在靜寂的空氣中支支地抽完了一堆煙，纔頓說道：『後來我托他照應照應，他纔勉強答應了下來。』黃冠羣和陳省身不覺吐了一口氣。『但

是，且莫快樂。費翁說：「要是他們真的反告了起來，那……那我也……。」意思大約是他不能十分有把握。……所以我重行控告這一層，連半個字都沒有提起。」

「……………」

「……………」

他們都皺起眉，沒有話講了。面上都籠罩着一層深深的憂慮。黃冠羣起始抽大煙了，但是非常不得勁似的，面頰上左右兩個凹穴也似乎沒有平常深了。而且，真是少有的，他竟拍死了一個蚊蟲，牠正在吸他臉上底血；但是這並非出自有意，所以也就絲毫不足損失總董老爺底仁慈。其實總董老爺自己却並沒想到這一層。……

一個月之後，黃冠羣以及輔翁陳省身底憂慮完全消失了，因為所謂「他們」——那些「流氓」——並沒反告他們。不過黃冠羣心中依舊覺得有點欠缺，就是沒有設法將「他們」解往刑場上去，「革命革命，革去了自己底命」這一句他得意的話沒有實現；他是「斬草除根論」底信徒。然而總董老爺畢

竟是非常仁慈的，並不積極地想填實這點欠缺。只有時想到了，暗暗地嘆說：『可惜便宜了他們！』

那掛着黑底白字的牌子的西式門面，總董老爺也常常進出了；他也學會了立在台上聳起兩個瘦肩背誦『余致力國民革命……』這時，陳頌生歪着頭也常常和他在一塊兒走進走出。不過，背着總什麼頭銜的人總比較普通人要忙一點，××鎮底總董老爺也逃不了這個例。他現在想再娶一個如夫人，而且這位如夫人底頭髮也要是剪短了的。

『尼姑似的，却也別有風韻，哈哈哈哈哈……！』總董老爺這樣說。

(註)「衛生麻將」是我們故鄉現在新流行的一個名詞，是指輸贏不大的麻將而說的。

一九二七，十一月，十日，午後二時，于江灣。

別

昨天下午收到你底信，因為這是我這樣瘋狂地熱戀着的你給我的信，而且是一星期後就要離我而去的你給我的信，我底心不禁突突地悸動了。起來。捧着這封信的我底兩手，不住地顫抖着。我底身心頓時被悽傷的氛圍所環抱了。由這封信，我又想到快要來臨的我們底別離了！這一次的別離底辛酸與哀傷，素，已宣告了不愛我的你是不會知道的，是如何的使我忍受不起！我這顆脆弱的心，

唉，實在負擔不起！怎能負擔得起呢？

向那慘淡無情的天頂痴痴地望了一回，我終於拆開了你底信。可是出於我意料之外的，我所看到的第一句是：「我蒙着被頭哭了！在臨別前的一星期中，你爲什麼還要寫這種不祥而又不應該寫的信給我呢？」我疑心我底眼睛昏了，看錯了字；否則便是你底信封錯了，把給他的信封入了給我的信中。但是連讀了三遍，還是那幾個字，而且稱呼明明寫着是給我的。這叫我能不驚奇呢？

我驚奇底緣故，素，聰明的你大概也能想像得到的吧。第一，你已不是我底愛人了，（雖然我還不能從你身上收還我底熱愛來，）我當然早已失去了使你流淚的力，然而你却說你蒙着被頭哭了！第二，我始終想不出上一封給你的信上究竟有什麼「不祥而又不應該寫」的字句。每次你所接到的我給你的信雖只是短短的不過一頁，但我寫底時間，却每次費了不少。我抑止了胸中的熱情，寫了一封燒了一封，結果發出的，當然不是我所想寫的信了；所以信上的話，我是不會記得起來的。

看完了你底信，纔知道所謂「不祥……」原來指我「小別也許會成永訣」的一句話。啊，我爲什麼寫上了這句話呢？你爲什麼因爲你過去的愛人底這一句話而哭起來呢？

想不到在無意中把我底努力完全費去了。我是在努力着要你快樂幸福，不要想起了我們底過去而對我感到抱歉的心情。然而，在無意中寫上了那句話，竟會使你傷心起來；這我在深深地自悔！但說不定你並沒有哭，或者因爲安慰我起見，所以這樣寫着。和這愛情已經完全死滅了，不過因爲如給錢乞丐般的一些些可憐起見而仍通信見面的我，就算是永訣了，對於你有什麼關係呢？值得哭的麼？啊啊，真是慚愧，我到現在還沒了解你！

然而，你當真哭了也罷，你沒有哭也罷，我總得感謝你！是的，我應該感謝你！……

我是要和你分別了！素，我現在還要說：雖然只是四十餘天的小別，但我總覺得這也許，其實是簡直，是永訣啊！啊，我負不起這永訣底悵傷！看了我們過去底面上，你能答應我說幾句關於這半年

的我底生活情況麼？雖是通信見面，但我確信你不知道我實際情形的。小別誰說不會成了永訣？我這一次不說，誰能說會有第二個說底機會？

你提出和我脫離愛底關係時，你宣告對我的愛戀已經死滅的時候，我傷心痛苦底模樣，你總還沒忘去吧？我是不願意再在重創的心頭重溫一遍這痛心的夢了。愛是絕對不能勉強的，你不愛我，我怎能一定要你愛我呢？並且你能率直真實地告訴我你不愛我，這是應該感謝的。但假如你所以不愛我的緣故如你所說的爲了我太不了解你，那實在是命運賜與我的，或者應該說我自己無謂地有意似地把自己害了！

太不了解你，你這一句話底根據是我再三地責問你不應該欺騙我這一回事。其實，我每次那麼責問你的時候，我心中早已把這個念頭打消了，可是嘴裏依舊還說了出來；所以然之故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那時心中捉摸不定，究竟你真是愛我呢，還是嘴上說愛我而心是被別人占領着的？我眼中看出來的女人，總是虛偽的人。雖我想到你平日對

我的態度，覺得你是真心愛我的，我至今還記得去年下半年你聽到我家裏被土匪搶劫的消息，脫了課坐着人力車到我底宿舍來，你黑火的兩眼完全被淚水湧滿了，你安慰我的一言一語是那麼顫抖得厲害，不真心愛我的人，能這樣關切我的麼？但一到想起你時常露出來的對我冷待的模樣來的時候，一想到你對於別個男朋友說笑忘形，丟下我不理的事來，我又把你一切我以為真心愛我底表現的事，用另一種意思來解釋，完全推翻了。譬如我上面所舉的那件土匪搶劫的事，我那時會以為你完全裝出來的。一個人細細痴想了幾天，苦悶了幾天之後，終於又寫信責問你了，雖然在寫信底時候已覺得自己底錯誤，你是真心愛我的。

一到你含淚向我訴說你底心曲時，我馬上又安慰你，說我以後決不再這樣誤會你了。可是不久之後，這一種悲喜劇却又開演了起來。唉，假如我也有一顆堅強的英雄的心，我真是個 Othello 了。我嫉忌心不知為什麼這樣的厲害呢！我底一生——素，我說我底一生！——就因此埋葬入痛苦底坟

幕中去了！

因為覺得常常爲了嫉忌而責問你也許會使你對我灰心，所以到後來不再向你責問，只讓我底心去負擔這一種痛苦！天啊，這是一種怎麼樣的痛苦！我在這種時候寫給你的信，常常免不了有灰色的字句，往往被你問「爲什麼又苦悶了」而解答不出來。也因為有這種嫉忌病的緣故，往往見了你面心裏在暗暗地哀傷，裝不出快樂的樣子來。這我知道給與你的印象是很不好的，我知道你心裏在想：「和你戀愛只有痛苦，但我需要的是痛苦麼？」

我有時想問你，假如我和女友們像你 and 男友們那麼親熱，你心裏覺得怎樣？照我偶然有一次多談了幾句關於密司張的話你就說我愛她的例來說，你自己也嫉忌的啊。我覺得爲了愛人底緣故，自己是應該犧牲一點的；要是你要使我了解你，不致再誤會你，使你傷心，那麼你就不該不有時留心到我，不要只管和別人談笑而把我丟開了。這種時候是不不少的，你總不致忘却或否認的吧？固執的我，愈是見你只管和旁人說話，愈不願來插說半

句，面色於是也就愈呆板莊嚴得可怕；不消說，給你的印象也只有愈不好！所以你宣告不愛我，實在是必然的事，都是我自己造成的。不過要是我的確如你所得到的只能給與你痛苦，我傷心會好些的；天啊，我底一切都被嫉忌這兩個字改換了樣兒了啊！

你宣告對我的愛情已死滅之後不久，在我自傷自痛自哭自悼險些兒自殺的時候，終於聽到你和他戀愛的消息了！並且你答應我依舊維持友誼之後的第一次見面時，你自己把這個消息證實了。他，啊，就是我最後一次向你提出責問的他！從這一點說起來，唉，真是比我失去你的事還要傷心！素，我可以說：你簡直沒有愛過我！誰能說你以前不是不愛我呢？誰能說我所嫉忌的不都是你心裏愛着的人呢？然而這許多話我都不願意說，我不願說你所聽不進的話。一直到現在還沒知道你究竟愛過我沒有，我昏憤底程度使自己也吃驚着！

此後，我底苦痛當然到了幾乎不能忍受的地步。每逢星期日，我總要來看你一次，不看見你我

就不能過去，雖然看見了你之後，我心痛到極點。我沒有什麼話可對你說；我只是沉默着；我所需要的原只有看見你在我面前這一點。我對着你底面細細地想，這個圓圓的面如今不會再貼到我胸前來的了；我望着你底眼細細地想，這黑大的兩眼永不會再凝望着我底眼而使我沈醉了；我看着你底嘴唇細細地想，這兩瓣紅唇我以前生命底酒杯，現在不再是我底了；我望着你底腰細細地想，這豐滿嬌娜的腰，此生中不能再讓我抱一抱的了，現在有摟抱這個腰的權利的人不是我而是他了；我望着你底手細細地想，這小小的肥白的兩手，曾經輕輕地撫摸我底面頰長髮的，現在是撫摸他底面頰亮髮了；我聽着你說話底聲音細細地想，這溫柔的音樂般的聲音，不會再在我耳邊嬌聲地細語的了……啊啊，我見你面時的痛苦！可憐我沒有勇氣，不能用力來殺死了你，再殺死我自己！因為愛人不愛自己而便殺死了愛人再殺死自己，這種事不久前曾發生過一件，我也和別的受過新思想洗禮的人一樣批評那男的太蠻橫不合理，但是我分明地親

身經驗到這種太蠻橫不合理的思想了！可是，可是我不能禁止我不來看你，雖然見你面時的痛苦是那樣的難以言說！

不見你面的時候，我又何嘗有過一刻的寧靜！往往在中夜從惡夢中醒來的時候，我會想到了你！我想，白天大約你會和他擁抱接吻過，你以前在擁抱接吻時睜着黑大的眼埋首在我面頰上嬌羞地呼我的種種親愛的稱呼，現在大約如數在——地應用着呼他吧？……

因為太苦悶了的緣故，我曾幾次試着想把你在我心中的印像毀滅了，我鼓勵自己，我要努力幹我底事業，為什麼我要為了一個女人而犧牲了我底一生？我竭力想出你底缺點來，我要寬慰我自己，像你這樣的女人是不值得我這樣眷戀的。有時我簡直要我自己相信，你是一個辱及愛神的不忠實的人，你是個蕩婦！然而，然而這種努力底結果是什麼呢？啊啊，素，我真不信，你底魔力會這樣大的！愈是想否定你，我愈肯定了！愈想毀滅你底印像，你給我底印像愈是深入，愈是完美！

素，這種日子我能過麼？啊，有誰能過呢？

不消說，結果我枯瘦了不少。因為不願使你看
出這個來的緣故，我每次來看望你的時候，頭髮特
地梳了一梳，有時面上還敷了一點粉——我以前
從來沒有敷過粉——把枯黃的臉色遮蓋去了。有
時你很快活，會笑對我說：「治，你現在頭髮也梳光
了，而且塗起粉來，你在和誰戀愛了吧？」大約你也
看出我顛顛的模樣來了，所以馬上又蹙着眉很關
心地勸我說，「你去問問醫生罷，恐怕有病，身體不
是玩的！」我聽了這句話，眼淚立刻淌了下來，我不
得不立刻逃出來了。

不只幾次你說你很安慰，因為我依舊常來看
你。「不過，」你說，「治，你為什麼老是沈默，不問
你，總不開口！要是你能把沈默改了，那你真是愛
我的——現在你還愛我麼？告訴我！」唉，叫我怎麼
回答你呢？到了這時，你為什麼還要問我這種話
呢？女人大約以為有人愛她是一種光榮，是一種驕
傲吧？有人說，要得到女人底愛情，只要拚命地糾
纏就會成功的：女人接到無論是不相識者底求愛

信，也要心跳幾天的；這大約是不十分錯誤的吧？但我不利用女子這種易於感動的弱點，在你面前我一句都不說起我底痛苦，在可能底範圍內，我總竭力裝得很平靜很快樂。我祈禱着的，只是你底幸福，你畢生底幸福！

我這種咬定痛苦，一個人細細咀嚙，不在你面前訴說半句的努力，我自覺得是很可驕傲的。假如我以前會虐瀕愛過你的話，那麼我現在這種愛，我覺得是很可以稍稍補償以前的過失的。若以為我在這裏訴說自己底痛苦，想博得你底同情，或者竟然說是想恢復你對我的愛情，那是太卑視我了，我確信凡事明白的你也不會這樣想的。

說起了恢復你對我的愛情這句話，我還想附帶說幾句。這種思想，的確曾有過，我確曾那麼希望過。但是恢復了對我的愛情，就是失去了你對他的愛情，世界上不是依舊有一個人要受痛苦麼？我受與他受，這有什麼分別？我自己經驗到這種痛苦，我不願旁人再去經驗，天知道這種痛苦底味兒！我反正是個懦夫，懦夫不受苦試問誰該受苦？

我近來惟一的安慰，就是每星期見你一次。我似乎已再三說過，見了你是痛苦的，但我不能不承受這種痛苦；痛苦也就是我底安慰，我惟一的安慰！

可是，天啊，我這種痛苦的安慰，我惟一的安慰，如今是不能得到的了！以後是再也不能得到的了！啊啊，天啊，天啊！我還能生活下去麼？素，你說我還能生活下去麼，要是我每星期不能看見你一次？

素，你是知道的，我底媽媽早已棄我而去的了，在這種失望——絕望的時候，叫我投向誰底懷中？叫我投入誰底懷中呢？

啊啊，小別，小別！這小別四十餘天叫我怎麼過去？叫我怎麼過去？痛苦，唉，真是個無底的深淵！請你想一想罷，素，我能不看見你麼？別，別，這是控制我咽喉使我絕命的惡魔！

素，這一次的小別，一定是我們底永訣了啊！你真的爲了「小別也許成爲永訣」這一句話而哭了麼？啊，你真是哭了麼？反正你已三年沒回故鄉

了，反正我已如面前的燭影般沒有多久可以留存在世上了，請你，請你等我嚙了最後一口氣之後再去罷！仁慈的素啊，請你答應了我罷！我所求的，只是常見着你！只有這一點兒！

到火車站送你，素，你這句話是可能實行的麼？送，送，送，好，送罷！反正我是不能生活下去的了，在你坐着的那列火車下輾斃了，倒也是個結束！

我再說一句：小別簡直是我們底永訣，素，你現在就去了麼？啊，這寂靜的冬夜的風吼聲中，爲什麼似乎頻傳來火車底汽笛聲呢…… ……

…………… …… …… ……

啊，我看見自己底一星心血，在地上的痰中跳躍着，不停地跳躍着！素……………

一九二八，一，二，午前三時○

白 夜

走不斷的天下底路，漂泊不盡的人生；我今夜又漫無目的下了小輪，踏上了這以前連名兒都沒聽見過的K小鎮。我預備在K小鎮寄宿一宵，明晨鷄聲唱曉的時候，再坐小輪上D城去。到了D城，如能住下去的話，大約可有數月的勾留；如實在沒有棲身之處，那只好再走——再走到哪裏去呢？自然只有老天知道！

小輪駛近K小鎮時，近望日的微圓的明月，已

經斜掛在東天一角了。數年來耳所聽到的原只有異鄉底方音，但也許因為在小輪中悶坐了一個下午，江南柔弱的言語已弄得我頭昏腦脹，所以一下了小船，並不急急地就跑，把手提箱向腳邊一擺，一個人直立着呆呆地望着碼頭上人上人下的種種紛擾，靜聽着一陣陣喧鬧的噪聲，心裏不由的更悶煩起來，又似乎有一縷淡淡的鄉愁瀰漫上了心頭。等到那隻小輪像初發育的男孩底不自然的喉音似地急促地叫了一聲之後，船首轉向河底另一頭，如釋重負似地飄然駛去了，只有那縷縷的青烟，在銀白的空中塗上了幾筆淡淡的輕描；而喧鬧的小碼頭上也頓時靜了下來，好像比普通的所謂靜要格外靜了幾倍。

這是陰歷二月中旬的時候。料峭的春日底夜風，正如那銀白的月光，正如那喧鬧過後的沈靜，給與我以陣陣的寒顫。神志清晰了一些之後，我頓時感覺到四週沈寂空氣底死重的壓人。大約也是我喜歡孤獨地沈浸在淒涼底裏的性情使我如此，我竟兀立着向四週痴痴地凝望了一下。

夜是沈寂到了極點，沈寂得彷彿整個世界已經死去了。銀白的月光，好像是從空中傾下的水，灑着，灑着，灑滿了地上的一切，一切蒼白得像死人底臉色。突起的墳墓小丘，孤獨地靜躺在銀月之下。無窮的遠處，那天腳之下，一團團黑影之中，星星似地撒佈着小小的一點點昏黃的燈光，一閃閃的酷似映着的倦眼。小小的那條河，一條白帶似的畫斷了這廣漠的平原；河水悠悠地悠悠地流着流着，並無一聲聲呻吟似的咽聲可以聽到，只反射出一道淒涼的寒光來。仰視天空微圓的明月，高佔着那長空一碧的天空底中央，浮雲都沒有一塊，看起來好像是塊透明的白寶石。彷彿和明月已離別了許久，我竟痴痴地望住了她，似乎忽然和久不見面的友人會面了，要向地細細地端詳一番，是否還是昔日底模樣。說也奇怪，月面忽然蒼白了起來，愈看愈覺蒼白得可怕。受了一種看不見的力底支配，我立刻低了頭提起了身邊的手提箱，背負着月光，拔腳就向市鎮所在的方向跑了起來。

我看見我面前瘦長的黑影拖着手提箱在急走

地向前走。夜是沈寂到了極點，沈靜得彷彿整個世界死去了。舖在石子路上的月光太蒼白了，蒼白得像死人底臉色。我的兩腿恨不得閉了起來！我不知爲什麼直覺到正有什麼可怕的东西藏匿在這區小鎮上！我也覺得自己不知爲什麼今夜竟有點反常似的了。

勉強跑到了市鎮。東撞西撞的跑了許久，總算找到了一家客寓。昏黃的門燈，有如夢中的景物，是那麼地飄渺朦朧；小鎮上的夜市已經完全入睡似的了。一個鬍鬚滿面的四十內外的人，坐在客寓靠門的賬台邊打算盤。由他引導進去，幾乎看遍了這小小的客寓，總未曾找到一間較合意的房間。這兒底人民似乎還生活在一二世紀以前的時代中。遲疑了一回，終於租定了一間較潔的房間。

洗了面，茶房將面盆搬出去了之後，我關上房門，想靜靜地養一回神，休息一刻再上牀去；但是看到了這粗陋奇醜的房中的佈置，心頭忽然又悶了起來。牀上張着的那頂夏布帳子，靠床擺着的那張古舊的木檯，牆上掛着的那幅穿着高領小襖的

美女圖，以及桌上昏黃的煤油燈底小小的光圈，黑黝黝的四角，都似乎板起冷臉，要驅逐我出去。

在我失業流浪的三年來，其實，比這還要粗陋的客寓，也不止寄住過多少次，可是今夜不知爲什麼竟使我如此地不安！我儘是踱來踱去的感覺到過分的恐怖與戰慄！

不知怎麼一來，我離開了粗陋的房間了。

一脚踏出客寓底門，心中頓時寒噤了一下。月色真是太好了！對面屋面上，好像蓋住了一層厚厚的霜，一片慘白。要是慢不經意地一望，誰都要以爲白天正下過雪哩。沈寂啊，夜是沈寂到了極點，沈寂得彷彿整個世界死去了。

在這死一般沈寂的月夜，我夢裏遊行似地在這個異鄉小鎮底狹街上慢慢地孤單地走着。遠處忽然起了一陣狗吠聲。也許因爲四週太沈寂了的緣故，吠聲響起自遠方，聽起來好像也覺得非常響亮，簡直太響亮了。漸漸地漸漸地彷彿有胡琴底淒音傳了來，接着一個時斷時續的在哼唱的聲音也可以聽得出來。不久，果然迎面來了一個衣衫襤褸

的人，他一個人在隨拉隨唱。抬頭看見了我，他忽然停了唱，看都不向我一看地竟走了過去了。胡琴底悽音漸漸地低了下去，忽然消歇了；一刻之後，狗吠聲又在在我背後的遠處起了起來。我無意識地向背後望了一會，那街頭的賣唱者，那個 Cosmopolitan，已經去得踪影全無了。

夜又回到原來的沈寂，死般的沈寂，壓人的沈寂。

走到了一個空曠的地方，望到了天頂。微圓的明月，一面鏡子似的嵌在千里一碧的明澄的天上。月在死般的沈寂中，顯露着冷酷的面兒，蒼白的面愈看愈覺蒼白了，蒼白得像死人底臉色。

我正向着月亮細細地凝望的時候，狗又在什麼地方吠了起來。我恍惚又聽到了一個很熟悉的連哭帶喊的聲音。我似乎被一種看不見的力所支配着，不得不地低頭跑回客寓去了。

這一夜我完全沒有合眼，在小小的異鄉客寓裏，我重溫一遍淒涼的舊夢。

已是三年前的事了。那時我正在大學讀書。國內發動了革命；那年年初時，革命軍已離開我故鄉不遠了。雖然是一個消極的人，但最積極的事恐怕只有消極過來的人纔能幹得出來的吧，所以我也加入了革命團體，在革命軍未來之前，努力於祕密工作；等到革命軍底旗幟飄飛到了故鄉時，便公開努力了。也會到過前線去宣傳，也會深入敵境去窺探敵軍底軍情，也會向那班土豪劣紳下過兇猛的攻擊。那時的我心裏充滿了愉快和希望，原來在我底身上，還存留着一顆熱烈的勇敢的青年的心。

兩月之內，革命軍格格進展，故鄉早已似乎完全在光明裏，太平中了。民衆之間，已彷彿在謳歌頌讚得救了。革命團體中也在急急進行着偉大的排斥不忠實同志的運動。

是一個靜寂的夜間，我在睡夢中忽然被母親喚醒了，因為她聽到了打門底大聲。我們一家就只有母親和我兩個人，此外沒有兄弟姊妹，父親是已在六七年前永別了我們。等我聽清了被那麼大聲地打着的正是自家底門的時候，母親已經害怕得

有點慌了。我終於披了短衣走出房去，預備開門問個究竟。

等我走近院子時，院中的一片銀白，駭了我小小的一跳。原來是一個這麼幽靜這麼凄美的月夜。院子裏彷彿撒滿了一地的雪，又如鋪上了一層濃霜。

我還沒走近大門，大門已轟然一聲倒將下來。在這銀白底世界中，我看見擁進來了四五個戎裝的兵士，手握着什麼，一齊奔向我來。由他們將我拖到院子的中央，我纔漸漸地看清進門來的兵共有五個，手裏拿的是盒子礮。四個盒子礮口，一個一個地對準我底胸口排着。那個未舉起盒子礮的，很粗魯地開口問我說：

「陸志清就是你麼？」

「是，就是我。什麼事？」我沈着地回答了，目注着發問者底浸在月明中的黑臉，又自右至左地看了看胸前的四個盒子礮。

沒有回答我的話，先前問話的那個人，很嚴重地說了一聲「搜去」之後，兩枝盒子礮離開了我底

胸，三個人奔向裏面去了。忽然背上覺得多了一塊圓圓的硬東西，向胸前一看，原來一枝盒子砲移到背後去了。

我這樣的被看守着。心裏充滿了疑問。我覺得自己這樣地被處置着，大約是犯了什麼罪了；但犯的究竟是什麼罪呢？我總想不出來。

夜是沈寂到了極點，沈寂得彷彿整個世界死去了。月光蒼白得像死人底臉色。我看着倒映在地上的我們三個人底影子，這時忽然記起了常在報上看見的「格殺勿論」的幾個字，懦弱的怕死的思想在我腦裏浮動了起來！我怯弱的根性這時又現了形，我底眼中不覺落下了兩點眼淚。

一切都是一剎那間的事。我忽然聽見裏面傳來的母親底叫喊音，哭聲，以及好像什麼東西倒地的砰砰拍拍的聲音。夜非常的沈寂；沈寂得彷彿整個世界死去了。在這一切死般的沈寂中，母親底叫喊，哭聲，以及砰砰拍拍的聲音；傳到我底耳中，我底心彷彿在一片一片地碎下來了。死般的沈寂雖是怕人，但我此時只希望就這樣沈寂下去罷，

一直沈寂到死都可以，那叫喊聲，哭聲，砰砰，拍拍的聲音，天啊，我實在不願意聽到！

那叫喊聲，哭聲，是我母親底聲音，是一個這樣熟悉這樣親熱的聲音，我自到世間來就聽到的聲音。但現在這個聲音在叫喊着，那麼淒慘地叫喊着；在哭着，那麼淒慘地哭着！

我求救似地舉起頭來向天上望着！微圓的明月，板起了冰冷的面孔，高坐在一片碧色的天心中，月底面色太蒼白了，蒼白得像死人底臉。叫喊聲哭聲，還是不斷地淒切地送入我底耳來。我忍不住了，身子一動，想奔進裏面去。

「想逃麼？喝！」我聽見了這一句話，肩頭上被厚厚的手掌打了一下，身體幌了幾幌，幾乎跌了下去。胸前背上的兩個盒子砲口，好像要穿透了我底身體，只緊緊地緊緊地向身體裏面鑽去。

也是這時，門外又擁進來了一簇兵 鎗上的刺刀在閃閃地發光，一條一條的白光射出了一股一股使人寒顫的冷意。一切都不是我所能預料到的。

「你們究竟爲了什麼事啦？」我終於這樣問了

一句，帶着哭音了。沒有半個字底回答。夜還是死般的沈寂，在這死般的沈寂中傳來的，還是那與死掙扎的叫喊聲和哭聲，這叫喊聲和哭聲比先前低啞了些，但似乎更悽慘了一點，我聽起來更悽慘了一點。月色也似乎更加蒼白了。

大約在半點鐘之後，那麼悠長的半點鐘之後，我看見母親散髮流淚跟在那三個兵士後面哭了出來，聲音是啞了。

「阿清，阿清，你去，看家裏什麼都……都……
……阿清，完……完了！我們……我們一家是……
是完了……完了啊！阿清，你究竟做了什麼事啦，
要這樣的……」

「走！」不知誰發了這一個命令，於是我被擁了出去，後面傳來的母親的哭喊聲簡直是瘋人底哭喊聲了。終於回了一次頭，但什麼都沒有看見，除了那蒼白的月光，和在月明中閃閃發光的一簇刺刀。哭喊聲漸漸地嘶啞了下去，終於消失了，不，沒有消失，永遠埋留在我的記憶中了！

我覺得生命底危險了！要是我在昨天死了，這

一次底事便不會遭遇到了，就是在一兩點鐘前死了也好，可是我沒有死，可是我還生存在世上！……

在被擁着將上船時，我抬起沈重的頭向天空望了一望，月亮是那樣的蒼白，母親底哭聲似乎在哭近了來……

想不到我被解去的地方，有一個團長是我中學時的同學，賴了他底力，我在監獄中只住了足足一個月。「公正」「是非」還存在世間，我只住了一月的監獄就恢復了自由。那位團長告訴我幾個控告我的人名，原來都是故鄉底紳士老爺。

在這一個月中，有兩件事使我感到非常的苦痛。第一件是在監獄中收到一封我愛人棄了我的信，信上沒說什麼，單說兩人主義不同了，聲明從此脫離關係；第二件就是在入獄以後大約一星期模樣我得到母親害病底沈痛的消息。

出獄是在一個陰黯的下午。我急急的要回家去給母親看看她底兒子依舊活在世上，我也要看看在一個月前那麼悽慘地分別了的痛苦的老母；因為我是她唯一的安慰，她也是我現在僅有的相

依爲命的人了。那天底傍晚我就上了回家的小輪。

在小輪中我面前閃映着許多夢境。我看見棄了我的愛人，見我回來，冷笑了幾聲，頭也不回地跑了。我看見母親散着髮躺在牀上哭喊，她哭喊底聲音在我耳邊響了起來。眼淚湧上眼眶來，幾乎不能主持自己底情感了。

隨後，我面前忽又光明起來。母親依然健安，我難在戰士中向敵軍進攻。我不禁滿意似地微笑了起來；經了這一次的磨練，我底心更堅強了些。一個月來所受的苦楚，這時竟完全忘去了。……

船到故鄉，是在夜間，又是一個蒼白的月夜。在蒼白的月色中匆促地奔回家去，想早一刻看見我健全了的母親。

到了家，門却虛掩着。受過驚惶的襲擊的我，好像已感到不幸已籠在我身上了。不知爲什麼舉頭望了望門頂，門頂上釘着一長條淡黃的蔴布！我底眼淚不禁掛流了下來，穿過了皎白的院子，着了魔似地奔到廳上，廳底中央擺着一口棺材。我奔上前去緊抱住了，只知道哀哭。

母親，自從一個月前的月夜分別了之後，便這樣永遠地永遠地分別了！

在一次短短的昏迷以後，我在棺前拜了幾下，悄悄地走出了家。

我是什麼都沒有了，在這世間！

那一夜在田野中走到了雞鳴時，不知爲什麼只是亂鬧着。月亮還是一月以前那晚上般的蒼白，夜還是以前那麼死一般的沈寂。偶然仰望那蒼白的月，母親底哭喊聲就在我耳邊響了起來。……

下一天我就離開了故鄉，走上我漂泊的長途。一切都存留在記憶裏，供我畢生的回憶，供我畢生的細味！

在異鄉底小客寓裏，今夜又重溫了一遍這淒涼的舊夢。下一天，K小鎮上忽然飄飛起漫天的細雨。在細雨濛濛中，在冷清清的晨間，我拖着一夜未眠的疲憊的身體，抱着淒涼的餘溫，走出了那小客寓，到輪埠去等候上D城去的小輪。

一九二八，一，八，上午十二時。

異 鄉 人

大學畢業後的一年，完全在政治的服務中過去了，結果是險些兒把自己底生命結束了。但失業總是臨到我了。爲了老父底催促，在陽歷四月底的時候，遠了心到故鄉底初中去代課，原來的先生說是「做官」去了。

第一次去上課就使我特別注意的，是一個看上去大約有二十七八歲的同事。雖因爲對於故鄉人不大熟悉，不能斷定他是異鄉人，但他底那種剛

強率直的氣概，的確不是我們柔弱圓滑的江南人所有的。他是一個中等年材的人，黃褐的皮色，面盤略帶長方形。鼻子隆直，上嘴唇微微上翹，兩道濃黑的眉毛下，嵌着一雙較小而有神的眼睛。一切中最使我被吸住的，是他全身反映出來的那種寂寞的情調。雖是忙着上了課便回家，沒有一句話底交談，但我覺得他確是一個我所要認識的朋友。

一星期過去了。這一星期中，我天天看見他，看見他的時候，他不是蹙着濃眉在教員室裏抄寫，便一個人在操場底一角獨步。我從未看見過他和人家講過一句話。不知爲什麼我更急切的想和他熟悉了；但是潦亂的心情竟使我沒有和他談話的餘裕。

有一天我終於指着在操場上漫步的他，悄悄地問學校裏的英文教員說：

「那一位是誰？」

「你問那小眼睛的傢伙麼？那個湖南人？是不是？」

「他是湖南人？」

「是的。哪，都是校長底不好，請他來，連話都講不通的。你聽見過他講過半句話沒有？簡直是個啞子。他有神經病的，現在不是又在發作了麼？」

這時上課鐘已經打過了，英文教員便匆忙地離開了我。

我追上去問他：「他姓什麼？」

「是張吧？也許是章。我不大仔細。」

直到第三天底下午，我要自薦和他認識的決心，終於實行了。可是雖和他並着肩在操場底竹籬邊走了半點多鐘，我所知道的却並不多。他姓張名志強，是湖南鄉下山中人。這學期才到這裏來做事，是一個朋友介紹來的。原先說定來教書的，但因為言語不通，不能教，所以現在當了個書記。

「聽到您底普通話，非常快樂！」他對我說，「貴處人都不能講普通話，我底話他們又不懂，真使我着急啊！以後有您來和我談談了！卞先生，您願意常來和我談話麼？」

經我回答了「很願意，」他黃褐色的臉上浮起了一絲笑意，小眼擠成了一條縫，鼻孔兩邊拖下來

的兩條皺紋也顯了出來，上翹的嘴唇一展開，我看見他底兩排牙和微紫的牙牀肉。他好像快樂的樣子。

此後我們見面時便點頭招呼，或者再說幾句寒暄話了。

有一次因為父親罵我不爭氣，白讀了書，白花了錢，引起了我底傷心，很想找一個人談談。這一天上完了自己底功課，就去找張君去。

他躺在寢室裏。我進去，他便從牀上跳了起來，很快活地嚷道：

「卞先生難得您來了！請坐！我真是着急啊！寂寞，太寂寞了！」他連連搖頭，強笑着。

聽了他底話，自己底心事早已忘懷了，只覺得非常對他不起，我不該不來伴伴這位異鄉人的。

坐定之後，沈默佔領了全室，後來他終於說話了，他說：

「我覺得您們都很快樂。」

「不見得吧？」

「不過我總覺得這樣。在家鄉總是快樂的！」他

悽然一笑。

「家鄉其實不如外鄉的好。」

「事實上也許是如此。卞先生，您沒有久離過家鄉吧？」

我點點頭，說，「至多也不過離家一年便回來一次。」

「您真幸福！」他說了，望着窗外在天上飛馳的白雲出神。一刻後，他又悽然添說道：「我離開湖南已有六年多了！」

我剛要問下去時，退課底鐘聲忽然響了起來，張君便回過向外凝望的頭來，立起身來說：

「啊，還有幾張講義沒有寫，明天要用的。」

「明天寫不行麼？」我實在不願意停止我們底談話。

「不，現在馬上就要去寫，否則人家又要說話了。卞先生，我們以後再談罷，很對不起的。」

於是，這次底談話便這樣結束了。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我覺得張君底臉在瘦削下去，精神也在頹唐下去了，心裏很是不安。雖

請起話來不用「您」而用「你」了，可是我總不願意去細細問他，惟恐因為我底發問或者會喚起了他心深處底悽傷。

是一個初夏的晚上，父親不在家，我一個人受不住寂寞底緊壓，踏着月色，走到附近的田野裏去。晚風豪爽地一陣陣拂上身來，月光水似的潑滿一地，又灑上村屋。一個人儘是無目的地隨着腳走去。

偶向西望，廣大的初中校舍，甯靜地立在銀白的月光中。視線微向北移，在那孤立的土阜上好像有一個人立着；仔細一望，才看明確是一個人，長袍底部隱約地在風中飄飛。

「會不會是我們底異鄉人？」我這樣一想，便拔腳走去。

果然不是別人，是異鄉人的張君！

「你一個人在這裏？」我問那走下土阜來迎我的張君。

「自然是一個人，有誰來伴我呢？」他說。「出來望望月色也好，學校裏實在太熱鬧了，也可以說是太寂寞了。月色真好！卡先生，你難得不住在家裏，

願意到這兒來？雖語氣是驚奇似地問着，但似乎並不需要我底回答，只凝望着天頂。

我也就沈默着，跟了他底視線向上望着。一團團棉花似的散亂的白雲，蜂擁蟻集地堆在蔚藍的天蓋上。

「江南平原上的月夜，又是一種情景！」他感喟地說，仍仰視着。「好像分外淒涼一點！」他懶懶地向四週眺望着。

「我沒到過山高水闊的地方去，」我說，「所經歷的月夜總是這個樣兒，一味的淒涼，一點也沒有豪麗的絕景。」

「我們那裏……」他說了這四個字，便停止了。

沈默了許久。他儘是仰望着天頂。

忽然，他苦悶地對我說：「卞先生，對不起，我走了。啊，今夜真是不行，……」他不等我講話，就頭也不回地走回學校去了。

下一天是星期日，因為我急於要見張君，清早就到學校去。

他蓋了被躺在牀上。

「張先生，你還沒起身？」我一見面這樣問。

「哦，身體不好過。」他說。「昨天晚上真對不起你，我實在沒法抑制自己情感底迸落了。卞先生，你不會見怪的吧？」他翻過身來，對我悽笑着。

「不，絕對不會的；並且昨晚你也並沒……。」我自己也是個熱情人，我知道，你……」我一邊說，一邊細細的望着他，本來是長方形的面盤，如今是長形了而且帶尖，兩隻小眼陷下去了。

他沒有談話，眼睛無神地閉了起來。因為他精神不好，我也不好意思多說話。默默地坐了一刻，正想告辭時，他却開口了，眼睛依舊閉着。

「昨夜整宵沒有合眼，」他低聲而慢慢地說，「六年來從未像昨夜那麼傷感過。……時間底過去，真是驚人地快！六年了，我離開故鄉，是六年多了！……」

「的確不是一個短短的時間，六年！」我同情地說着。

「可不是麼？……昨夜，在那麼皓潔的月光

下：我想起，想起了一切，過去底一切，是的，過去底一切！……」沈默了許久，他又慢慢地張開眼來，說：「想像中回憶中的事物，是怎樣的美啊！」他苦笑了一下，又閉上了眼：「我知道，事物底本身也許都是醜的，惟其在回憶起來的時候，才幻變為美了。可是，這有什麼用呢？我明知如此依舊免不了被這幻美所欺騙，所引誘，有時竟會傷心落淚……」

我正在想設法改換我們底話題時，張君又開口了：

「可是這樣也好。假使沒有夢底引誘，人生就不成其為人生了吧。啊，淒涼的夢般的人生啊！……」

「所以，」我接口說，「也就只有以不滿足為滿足了，沒法的事！」

「但是……」他停了一刻，忽然張開眼來苦笑着對我說，「卡先生，對不起，我不應該對你說這一類話的；請你原諒罷！」

我馬上寬慰他，說他能對我直訴心曲我很感謝，而又快慰，然而他苦笑着說到旁的話題上去了。

第二天我上學校去上課時，看見張君已坐在那裏寫講義了，心裏寬了些；雖然他蒼黃的臉色使我覺得很抱歉似的不安着。

此後，張君似乎平靜了些，但見了我只悽然微笑，不大說話了。有時我伴着他默默地在落日底斜照下沿着蜿蜒的田陌徐徐地踱步着。初夏底晚風掠過樹枝稻梢拂上身來。一切靜默着似在享受那臨去的陽光底最後的溫吻。這時候我常聽得張君底口笛聲在靜寂中飄入耳來，聲音哀切動人，我彷彿聽到張君悽愴的訴說，很有一點悲哀泛上心來。我只沈浸在悲哀裏，細細地聽着他底口笛聲。

張君口笛吹着的，老是那隻最普通的 Sweet Home。

暑假不久就到了，然而張君一個人依舊寄宿在學校裏。靜寂得像古坟墓似的如今的學校裏，除了一個校役外，只有張君一人了。

放假的下一天我忽然接到朋友 C 君底快信，叫我立即動身南去努力工作。「認清我們底時代，

拿出我們青年底偉大的力來！」他這樣說。想了一夜，終於決定籌到了旅費後就動身。

奔走了兩天，居然有動身底可能了。在動身底前一日底下午，我去辭別異鄉人的張君。

「卞先生，你怎麼這幾天不來？」一見面，張君就這樣對我說：「把我急死了！如今，你知道，只有我一個人在這裏了！」

我還沒開口答他，他又笑着說道：

「我說着玩的，假如我和你調了個地位，我也不會到這裏來的。誰不愛住在家裏？哈哈！」

經我說明事實上並不如此，我所以不來底緣故是爲了要動身南去之後，他兩隻小眼凝望着面前的空間，似乎怔住了。這時我也忽然覺到和這位相識不久的異鄉人分別，却有未曾料到的難捨哩。

沈默了一回，他便忽然轉悲爲喜似的笑說：「好，就這樣的分別了罷！遲早是要分別的。那麼我去辦一點酒菜來，我們喝着酒閒談罷。」

說了，他便興奮着穿長衣要親自上街去買！我堅決地阻止他，但是沒有效力。

太陽離去了世界後，眉月懸掛上了樹梢。我們兩個在迴廊上對酌閒談起來。

彼此有了幾分酒意了。我起始述說幾個月前無聊的生活，近來的灰頹情形來。

「願你努力！」他舉杯一呷便乾了，我也喝完了杯中的酒。

「張先生，」我說，「希望你以後能從哀傷底手掌中逃出來！」

他聽了這句話，濃眉緊蹙了起來，似乎在思想什麼。許久，他纔很嚴重地開口說：

「卡先生，我感謝你這樣的關切我。但是我……連自己都不知道怎樣處置自己纔好！」

「本來早想向你訴說一點過去底事情的，今天纔得到了這個機會。卡先生，我想你總不至於厭聽的吧。」

「離故鄉已有六年多了！這我似乎已對你說起過了。六年來東漂西泊，鄉夢常做，只增我醒後底愁哀！真是想不到的，鄉愁之苦人，竟有這樣的難忍！我底堅強的意志，我底雄偉的心胸，一切，一切

都埋葬在這個中間了！

「這半年我更覺過不下去。只有你卡先生常來和我說話，我彷彿到了另一個世界，這另一個世界上只有可怕的新異！在寂寞中，自然是只有回想，而回想又是怎樣的可怕！」

他說到這裏，喝乾了一杯酒，繼續說道：

「此生中我是不能，也不願再返故鄉的了。我將永遠是個異鄉人。——請聽我底故事罷！」

「我今年二十五歲。離開故鄉，是在十九歲底春天。那時正在省城底一個中學裏讀書。

「我底父親是很固執的，母親也是個比較剛強的女人。我們做兒子的，都很自然地繼承了他們底性格。我底弟弟因為父母違了他底心願給他定下了親，他就在一天到山中牧牛去的時候，在一株老柏樹上吊死了。那時他只有十四歲。這是我弟弟底故事。而我底呢，要比較複雜一點。

「父母是早已給我定下親的，但是我有愛人。

「我底愛人是我幼小時的同伴。她底性情太溫柔——或者是太懦弱了；因為我是個極端剛強

的人，所以兩個人之間老是要演喜劇。她老要責問我，爲什麼不離婚？到頭來還是要拋棄她的，她這樣說。我是不愛聽這一類話的。她既愛我那就不該懷疑我，要是懷疑我，那就可以不必愛我。我是這樣的想。但是我總忍着氣向她解釋，我所以不馬上離婚，是因爲要家庭與以經濟底供給的緣故，我希望能在中學讀到畢業。

「我這樣對她解釋的時候，她暫時會信我底話，可是暫時之後又懷疑了。一直到六年前的春天，這一幕喜劇是演到焦點了。

「因爲她每封信上總要說幾句不信任我和自傷自悼的話，我是忍不住這口氣了。先是我照例向她解釋，効力全無；最後我對她說，我準在這半年以內把婚事解決，免得她這樣的不放心。但是她底回信，真使我發氣！她說，我說的是玩話，我爲什麼要爲她犧牲呢？這是值得的麼？還有類此的俏皮話。

「讀了這封信，我是氣極了。我不知她究竟是什麼意思。要是不愛我呢，不妨直說，爲什麼要這

樣的嘔人呢？我立即寫了封信去，說：『請從此脫離關係！』等信發出後，我纔後悔了。我愛她，我是愛她的；而且我也知道她也是愛我的。我第一次感到痛苦，竟會哭了幾次。

「許久不接到她底回信。二星期之後，就是春假。我放不下心，從省城回到家去。

「一到家，問起她底消息，說是已經在二星期前自殺了。

「我哭不出淚來，神經是麻木了！

「就在那天底晚上，我一個人去拜訪她底新墳。山上的竹林樹木一如往昔，可是倒映在月光下的影兒，只有我孤單單的一個。懷恨麼？有什麼用！只在她坟石上坐着呆呆地過了一夜，也沒向她說半句懺悔的話，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下一天在晨光照上萬山的時候，我灑了幾點淚，向故鄉底山林房屋告別了，走上我漂泊的路！

「六年來，東漂西泊，剛強的成性是幾乎被消磨盡了。尤其是最近的一年來，差不多要時時刻刻的記念故鄉。故鄉底山水，是怎樣強烈的在引誘我

啊！然而我是不回家的了。我將永遠是個異鄉人！
……」

他說完後，就沉默了。不知在什麼時候，蒼白的月光灑滿了我們底身上，桌上，地下。我們就沉默着沈浸在這蒼白的月光中，時間的觀念我們是沒有了。

這一段三年前的故事，老是使我忘去不了。三年後的今天，我是像張君一樣的在做異鄉底浪人。所有的工作儘是水上圖影。終歲蹣跚在異鄉街道上的味兒，如今是領略到了。我是不時的要懷念三年前曾一度相識的張君。天下是如此地大，此時的張君正不知流浪何處？我們這兩個永遠的異鄉人啊！

幻滅的春夢

- 你終於來啦，我真快樂。
- 王夫人，王先生在家吧？我坐一會就要走的。
- 「王夫人」！……唉！
- 請你不要這樣惡狠狠地望我罷，反正我是坐一會就要走的。
- 殘酷的人！有什麼要緊的事呢？我知道，你不願意見我，是不是？五年來消息全無的你，好容易這一次遇見了，……克成，你……

- 請你平靜一點罷；王夫人！……
- 「王夫人！」——「王夫人！」我真是很驚哪！我們好像以前沒有認識過似的，唉。——叫我對你怎麼說呢？……
- 這也用得到哭麼？女人底眼淚！
- 女人真是太弱，只知道哭。爲了你，我是不知道流過多少眼淚了。
- 聽見人家說過，幸福到了極點的時候，也會流淚的。王夫人，假如你會流過淚，我想所流的定是這一種幸福之淚吧。還不是夠幸福了麼？富裕而又溫柔的丈夫底愛，是會使你覺得太幸福而落淚的。自從前天看見你們之後，我是安慰了，我放下了這個心了！——呀，怎麼又哭了呢？這些是使你流淚的話麼？……你在懊恨不該寫信給我，叫我來的吧？我真是不該來的；我爲什麼來呢？……
- 今夜，……我除非死給你看！

—————
—————

——我要走了，再會！還有事情要去做哩。

——……克成！……

——怎麼？

——我請求你看我們過去底面上，現在不要走！我們到園裏去坐一會。

——我們有什麼「過去」的麼？我們有麼？

——殘忍的人！我是對你不起的，自己知道。但五年後的現在，是什麼情形呢？

——我們到園裏去坐一會，我求你！

——唉，……那麼……那麼請少說幾句話。

——……

——……

——……

——王夫人，你們家裏的房子真不少，園子也夠大，夠美罷了，真好福氣！

——……

——呀，這亭子三面是水，真是絕妙的景色呢！

——……

——唉，王夫人，怎麼不做聲了？

——雪白的月光瀉滿了一地。下雪的時候，這兒該是個絕妙的賞雪地方吧？像我們這樣過單營生活的人，一輩子也沒有閒暇來享受這種閒福的。

——……唉！……

——呀，爲什麼嘆氣，你？

——我有話對你講，請你坐到這裏來！

——有什麼話呢？這樣不好講嗎？

——你現在對我真是一點情感都沒有了！我底夢今天是醒了！

——有人說，人應該生活在夢裏，纔是幸福！但我們爲什麼不能不做夢呢？

——我以前是在夢想着，世界上有一個人紀念着我，雖然紀念着我的人，不知在天底哪一方。我覺得自己還是幸福的，世界上有一個心，在這個心裏深深地埋着，我底印象。可是……，現在……

——不要傷心罷，蓮！我並不是不想念你，我也不

是把對你的愛情移給旁的女子了。我底心完全被別的比愛情更使我興奮的事情佔據了。我對於女子沒有多大的興趣了。愛情底火焰在我胸中幾乎熄滅了。這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唉，我們是調了個頭！現在的你正如以前的我。我以前是天真爛漫，不知道什麼是愛情，所以竟拒絕了你。假如我那時答應了你，我們將是怎樣的幸福！

——我是甯願你拒絕我的，在現在想起來。

——克成，這樣的話你無論如何不應該對我說啊！我是太傷心了！

——不，我是感謝你的。要是沒有你給我刺激，我決不會失蹤，也決不會投軍；假如沒有你底印象像明燈似的在我面前照耀，這五年內我是決不會這樣努力地工作，有這一點成績的。所以我是應該向你感謝的！

——真是這樣的麼？那麼，克成，……吻……吻我一下罷！

- 不，連！這是以前的玩意兒，這是五年前我渴望不得的慾望，不是現在！
- 啊，我以前爲什麼那樣的蠢！
- 絕對不是蠢。
- 難道……是蠢麼？否則我現在爲什麼這樣的心痛呢？……克成，我真心痛！
- 你應該想到王先生；這樣，你會不心痛的。
- 却是相反。
- 那麼，你爲什麼和他結婚呢？
- 就爲了要結婚啊。不結婚是不行的，在我們女人。
- 滑稽的動物！
- 你不能再像以前那麼在我面前哭，求我底愛了麼？
- 現在想來，那好像不是我底行爲，我有點不信，我會有過那麼怯弱的行爲。
- 想起了以前，真令人快樂！
- 應該想到將來，過去的有什麼可留戀的？過去應該永遠是過去！

——唉，真是傷心！可憐我是放了以前的你了……

……月亮還是當年那麼皎潔，人，却都變了！

——蓮，我想走了。

——再坐一會。克成，我雖然受了你底拒絕，我更覺得你可愛了！

——是麼？——我一定要走了，晚上還有軍事會議。大概後天要開拔到前線去了。

——克成……我……

——不要哭！剛強一點罷！蓮，我們分別了！

——幾時能再見呢，克……？

——這是誰都知道的。

——……

——我沒有時間等你哭了，請你原諒罷。

——……克成，那麼，……我們接一個最初而又是最後的吻罷！

——……

——……

——哭得滿臉是淚，這爲什麼呢？平靜點罷！

——克成，你不能再是五年前的你了麼？……

——版話請不必誇了，相見！

.....

平凡的故事

梨鑽底人，尤其是一般上了年紀或是中年的女太太們，這幾天簡直很忙，忙到女太太們念佛的時間都幾乎沒有。這對於她們似乎是沒有多大關係的事，原來金家二少爺在三天後要和周家閨貞小姐結婚了。就爲了這一件事。

「大嫂，你可知道？金家二少爺就要和周家閨貞小姐結婚了！」陸家太太在街上看見了張大嫂，開口就這樣說，陸家太太有一個女兒，已經二十二

歲了，可是還沒定親；也許因為這個緣故，她對於人家兒女婚配的事特別關心；現在最忙的當然第一個要輪到她了。

「原是呀，王家文生嫂，丁家嬌嬌都對我這樣說。」張大嫂小脚搖了一搖立定了說。「大後天就是好日子了吧？我們又可以見到熱鬧的迎娶了！嫂子總還記得的吧，去年春天我們不是一同去看陶家三少爺結婚的麼？新娘娘的衣服，單是那身衣服恐怕也就很貴吧。粉紅色，亮光光的，聽說是蘇州格式，蘇州新娘是穿那種衣服的。可惜那位新娘娘心地不寬大，三少爺要納小星，偏不許，終於把自己的命鬧完了，沒有福氣。這一回金府上排場一定也不錯，我們又可飽一飽眼福了。嫂子，你說是嗎？」

好容易張大嫂底話說完了，等了許久幾乎不耐煩起來的陸家太太，這時覺得有了自己說話的機會了，馬上走前一步，頂着一個像麻雀窩那麼又小又蓬的髮髻的禿頂頭幾乎湊到了張大嫂底面上，慌着說：

「可不是嗎？閨貞小姐底命真好，幾世總修得

的啊！前世不知敲穿了千萬個木魚，拜爛了多少個蒲團哩，今世纔得這樣命好。照閨貞小姐底身份，至多也不過配上一家有錢的商家，現在配得這樣的高，哪是容易的事呢？好得是全家老爺自己看中了。從這種地方看起來，女孩子家真該進進學堂；閨貞小姐也不過在蘇州讀了兩年書。大嫂看見過沒有？『盤』裏的那副金鐲真粗啊，據說叫什麼『文明鐲』——真是『文明』世界了！——頂頂新式的……」

「是的，我也聽得丁家嬋嬋說起過，可惜我那時因為我們那個『倒家貨』（指她底媳婦）又回娘家去了，沒空去瞧一瞧。聽說還有體面的『頭面』哩。」

「那個『頭面』：」陸家太太搶着似的說下去，「啊，珠珠真粗啦，當中的幾粒，不說虛話，總有黃豆那麼大小，一截齊，足足有四五排，」她露出了長長的黃牙，笑了起來，「實在看看也是怪心癢的！」

「那種東西真是要福氣來享用的！」

「福氣，一點也不錯！我常常對我們淑英小姐

(她底女兒)說：「你也該修修，福氣是自己修來的。你有福氣，金家底這段親事也早就成功了。真的，要是她有福氣，她早是金家底人了！金家二少爺，我們也出過帖兒，可是占卜不吉，可知是沒有福氣。……」

梨鎮底別的女太太們個個都同意陸家太太和張大嫂底話的。幾乎十個中九個能形容出珠珠底大小，背得出聘禮多少錢什麼什麼多少錢來。

出了鬚或者快要留鬚的老爺太爺們，他們底意見，却和太太們微有出入。他們底眼光大概偏向到人底一方面，雖然珠寶等等也是要緊，可是比較起來，不妨說是次要，稍稍次要一點。在他們看來，男底方面，實在可以說是十全了：有二三十萬家產，弟兄只有三個，不抽大煙，不天天賭錢，在蘇州讀書，只要和梨鎮發生過關係的人，大概總知道這樣的人物，在梨鎮是「照了燈籠也難尋」的。在梨鎮，出去讀書的差不多全是怕將來沒飯吃的窮小子，家裏可以囤個溫飽當然不再去讀什麼書了。就是去讀，也不過出去散散心，譬如上蘇州杭州去玩

一次。普通在水平線上的青年大概是如此：有一點家產，稍稍抽一點大煙，天天打打所謂「衛生」其實已是不大「衛生」的麻將。所以金家二少爺是超出水平線頗多的難得的可畏後生。眼睛當然是大家生的，梨鎮底老爺太爺也有，他們，不消說，自然認為金家二少爺值得做自己底女婿；不，有了這樣的女婿，簡直是福氣，與前世底善惡也不無有關。

至於老爺太爺們對於女家方面的意見，也算得很好。在前，未和金家二少爺訂婚時，閨貞小姐在外面名譽是不十分佳的；老爺太爺底眼中看來，她不過是一個怪女人，和其他在外面的怪女人一樣。梨鎮底這種怪女人也並不多。這是很可樂觀的，不能不歸功於竭力排斥新法的老爺太爺們。然而，閨貞小姐，究屬生來不凡，自從和金家二少爺「自由戀愛」以後，尤其是在現在將出嫁的時候，怪女人的雅號已經被取消了。

[看不出她倒很有福氣哩！哈！哈！哈！]老爺們躺在烟榻上或者坐在茶館裏一說起閨貞小姐，總

是這樣笑說着。

就是金家二少爺和周家閨貞小姐「自由戀愛」這一件事，老爺們也並不說什麼，這是頗使人納罕的事。不久前有一個窮小子和一個怪女人大家知道在什麼「戀愛」了，於是全鎮哄然，今天聽到他們兩個在什麼地方野合，明天又有人看見他們在什麼地方合抱着，好像梨鎮上出了兩個妖魔，弄得合鎮不安。妖魔終於不久被趕走了，連蘇州道士都未請來地被趕走了，禮教森嚴的梨鎮，幸未留下一點妖魔氣。這一次金周底「自由戀愛」却是，說得也許過份一點，衆人所默許的了。假如裏面有什麼原因，那麼大概因為金家二少爺不是窮小子，他底夫人，因之，也不是怪女人吧。

不過，在周大娘——閨貞底母親——心中，常時在歡樂底光中看見到一閃的黑影。她底腦中常顯現出一幅往事來，她以為是頗為秘密的秘密。

是四個月前中秋前後的一天下午，她無意的跑到女兒底房中去。女兒底房門正關着，裏面有什麼東西在搖動的聲音傳出來。她叫了幾聲，沒有回

答，便走過去推了推門，門沒下門，於是開了開來。她就看見金家二少爺正擻着褲襠撞出來，瘦長的臉一直紅到了頸項。她就本能地罵了起來：

「不要臉的！小賊！死屍！……」

金家二少爺不住的搖手作揖，終於身體閃了出去。

尤其是近來幾天，她一閒下來就會想起了那一回事；一想起，她就要對女兒底圓臉凝視一下。然而——

「周家大娘，你真好福氣！看不出倒有幾年老運啦！你女兒小姐，真是幾世修得的喇！過門之後，你要不愁吃，不愁穿的了！呀，這就是男家『盤』裏的衣料麼？真是老了，過時了，我連名兒都叫不出來哩！喔唷，還有……」

她每天要聽見這一類的別人稱讚的話，每天要有幾十次，一聽見了，她笑得連嘴兒都合不攏來，孤零零的幾顆長牙子好像要從洞開的老口裏跳出來了。

所以，周大娘也是心滿意足。

金家二少爺也在希望太陽早一點出，最好一出來就賽跑似的過了天頂下去。他好像是一個從未吃過蹄子的窮小孩，偶然有一次在人家廚房裏偷吃了一塊小小的肉，覺得味兒真是不錯；現在忽然人家送來了一隻蹄子，正在煮着，自然不得不急切地立在鍋子邊流涎沫，一邊正在歡喜可以暢吃一下了——金家二少爺是這麼樣地在喜歡着。

最快樂的是閨貞小姐自己，這也是應該的吧。在出嫁的上一日，她底幾個同學特地來探望她，叙叙舊情。她一面對着鏡子敷粉，一面慢慢地用着不大入調的蘇州話說：

「奴從此以後纔得再苦西苦活念書哉，總算有子益個出頭，好舒舒服服過過業腳。唔朵說阿是話，讀書到底爲子啥介？」

聽了這話的她底同學們，竟一致的沈默了下來，她們又是嫉妬又是自恨命薄。「讀書究竟爲了什麼？」這一個問題將她們底心事一齊都勾引了起來。

這樣一段人人滿意的婚事，使梨鏡底人，除了

一切夠不上，有了午飯沒有晚餐的人以外，個個都忙着，不是嘴上忙，就是忙在心裏。這好像是梨鎮——也許是全世界，自有史以來第一件最有意義最令人滿意的事。像這種美滿的婚姻，在梨鎮，其實是並不少有的，有時一年一兩家，有時，如果格外風水順，一季可以有一兩家。不過，大多是家運不好或者坟上風水轉變，或者因為別的無可奈何的如天意之類，美滿的婚姻一概會變成怨偶；於是在梨鎮底人腦海中，不復有這一段美滿姻緣底存在了。好在美滿的姻緣並不少，接二連三的會來，現在論到金家二少爺和周家閨貞小姐了。

梨鎮底人，尤其是一般上了年紀或是中年的女太太們，一直忙到了金家滿月之後，纔靜下了心來再燒香念佛，修煉她們來世底福氣——大概是希望來世做一個像周家閨貞小姐和金家二少爺底娘。在她們意識裏，幾乎沒有那段美滿婚姻底存在了，不，美滿婚姻已美滿地成就了，過去了。

可是在老爺太爺們底談話中，有時，雖然不

多，却說起金家二少爺的。第一個是出名叫守財奴的梨鎮首富張永逸老太爺，他有一次——大約是·天鮮逢的黃道吉日吧——忽然到千古樓茶館裏去喝茶，在談話中他說起了金家二少爺及其令尊。

「少翁現在也似乎悟了過來了，你瞧，他底二郎公不是也不出去讀書了麼？現在的讀書簡直是讀錢！一年算它化去二百塊錢，讀一個中學畢業就要千二，利錢還不算。畢業出來，認真辛辛苦苦趕出去賺人家底幾個錢麼？那麼，一千二，算它放一個長年二分錢——其實三分以至三分半也可以放到的，我們不妨就少算一點——哼，你瞧，一二得二，二二得四，每年也有二百四十塊大洋的利息可收囉！」張永逸愈說愈得意，長烟管也舉得高高的離了嘴，好像變成十分慷慨，竟讓六十個大錢一包的旱烟白白的在燒去。然而他似乎也立刻發現了這個過份的浪費，馬上啣住烟嘴用勁地呼了起來，鼻孔在冒烟，嘴裏含含糊糊地添說：「所以，少翁大約也悟了過來了，他底二郎公一結了婚，也就不再

出去讀書了。真的，還要讀什麼書呢？又不愁沒飯吃！]

坐在他左邊的金家二少爺底表兄大家喊他蓮爺蓮爺的，好像聽得不耐煩似的忽然和和平平地自言自語說：

「二表弟不出去讀書，並不是爲了錢，他們一年幾百塊錢也滿不在乎的。他們新夫婦很好呢，真是『如漆如膠』的，二表弟走不開啦，說起讀書，一年二百塊錢，哼，怎樣夠用？至少也要五六百！」

「喔，五六百塊錢！」張永逸好像頗爲吃驚了，「那麼，五六得三千，六六三千六，讀個中學畢業要三四千塊錢呢！咄！咄！咄咄！」他忽然想起了蓮爺上半截的話來，緊張的胖胖的臉忽然四面皺了起來，嘴也張了大來。「新夫婦很好，走不開，哈哈……」

自從蓮爺在千古樓說起了之後，梨鎮底人不久就大家知道二少爺和閨貞小姐夫婦之間很好而且走不開，然而這也是當然的結果，所以梨鎮底人連女太太們在內，倒也並不着忙。

可是漸漸的，在烟燈（又名燕子窠）上，金家二少爺底大名在烟客們底口中出現了，當然只限於只有爺們輩出進的王老六底烟燈底顧客口中。

「今天老二——金老二怎樣？又輸的吧？」

「哦，還好，只輸了三十多塊。」

王老六底女兒坐在一輩爺們底腿上時，常常聽得這一類的問答。

有一次，綽號叫筆桿裏仙人又叫瞎精的順腳少爺，抽暢了大烟之後，微側了瘦長得真是幾乎像一枝筆桿的身體，對着躺在對面的金六爺說：

「老二，就是貴族中的老二，看不出，年紀雖小，却有點本領的。前天他竟八十塊錢單吊天門，『天毒頭』是不大有人打的，而況是單吊？可是，開出來，骰子是六順，上門無名六，天門地九，下門『七小姐看穩，』別十，莊家拿的却是烏龍九，九有九，吃橫有天。你看，老二何等厲害？就是我，老實說，也不大敢單吊天門的。」

「還有一次，」順腳少爺接說，「打麻將，他麻將本領也不小，他坐在我上家，他底對家是老升，第

一副就是萬子一色三翻……」

一則因為對面的金六爺閉了眼好像並不在聽他家話；二則王老六底女兒走了進來，所以順卿少爺底話就到了「三翻」為止，沒有說下去。好在金六爺早已聽得人家說過，所以毫無遺憾地閉了眼入睡了。

女太太們當然聽不到這一類話的；不過比較更喜歡管閒事的一般太太們，這時心裏有點納罕，因為她們常常看見閨貞小姐回到娘家去。

陸家太太有一天也發生疑問了，她對張大嫂說：「大嫂，你看金家二少奶奶又在下岸走過了，又是回娘家去的吧？真猜不透，為什麼常常要回娘家？舒舒服服的金家不要住？」

「到底是出身低微，」張大嫂解釋說，「大約在男家住不慣。真哪裏有娘家自在，做媳婦是要立有立相，坐有坐相的，像金家墻門莊紳東家做媳婦當然更不是容易的事。閨貞小姐也是讀書讀壞的。」

「哦，哦。」陸家太太似乎也同意了。

閨貞小姐的同學們這時對於閨貞小姐，在嫉

妬之外，似乎又起了一層反感。偶然在路上遇見了，不過微微招呼了一下；要是問她那裏去，她圓圓的臉上在蒼白中泛起一絲勉强的笑意，含含糊糊的答說：「隨便走走。」現在說的不是不大入調的蘇州話而是家鄉的土話了。

「你瞧，一點沒有真心了，對我們。明明是到娘家去，偏說『隨便走走！』誰要來跟你去不成？秀貞姊，你說這可不是可笑？」她底同學們老是這樣議論着。

然而不久閨貞小姐就不再回娘家去了，原因是她底母親死了。有人說是不知爲了什麼氣死了的，但大多數人就不以爲然，而同意於陸家太太。陸家太太研究底結果如此：「周大娘終究只是個苦老太婆，福氣來了，担當不起，反而害了自己底老命！可見福氣就絲毫勉强不來，要前世修得的；一點也不錯，要修來的。」

周大娘只生了閨貞小姐一個，又沒有近房的人，所以祖傳下來的四十畝田現在傳給了閨貞小姐。

以後，街上就不大看見蘭貞小姐。她在梨鎮人底腦中，印象淡到幾乎消滅了。

周大娘死後大約七個月，國內正革命起來了。在那一年底陰歷二月中，革命軍竟不管一般老爺太爺底恐慌而來到了梨鎮。

梨鎮底人十個中九個都在忙亂着。一般有身份的爺們始而是藏匿着，既而在進行惡告人家底什麼化，終於又出來接任什麼員什麼長，女太太們只在家裏念佛，默禱天下太平下去，雖有時也立到門前來看一回比中秋賽會還盛的什麼遊行，或去聽聽異鄉口音一點也聽不懂的什麼演說。

然而最忙的却是年輕的小姐和少爺。小姐們底辮子首先革起了命來。往往爲了剪辮不成而累小姐們幾夜睡不熟，甚至於落眼淚。至於少爺們，大概都是洋學堂出身或正在洋學堂裏念書，他們忙的是寫信，據說是最有意義的信，卽所謂情書。

有一位姓閩的韻如小姐，在三天之內，接到了十餘封的自荐情書，有一封寫說：「現在是文明時代，戀愛非常流行。」另一封底開頭是：「夫今二十

四紀，一革命時代也！吾姊受新教育多年，諒亦知之。」還有說要和她「聯愛，」望她「勿却爲幸。」最可憐也是一位自畧薄命人底信，說他夜夜想起她，夜夜的哭，枕頭業已完全哭濕了。

除了金家二少爺自己之外，誰也不知道「薄命人」就是他。但是即使知道了，也不妨事，因爲一般爲教而奮鬥的爺們正忙着別的事，禮教只得暫時不顧到。偶然說起少爺們在忙着「戀愛，」「聯愛，」他們，要是在知友面前而又無生人在旁，也不過罵說：

「風氣壞完了，哪！都是革命革命革出來的！」

後來軍隊離了梨嶺，調到前線去了，梨嶺底人彷彿看見天下又太平了下來，個個都喜形於面。一般女太太們覺得這是菩薩和佛保佑所致，親自到廟裏去燒香，當然是必需的了。

在羅漢寺，陸家太太遇見了張大嫂，很有條例地問了—回彼此以及彼此家人底好後，陸家太太就拖了張大嫂，坐在長橙上，細細的叙起闊別之事情來。

「王家三少爺，」陸家太太將香盤擺在面前腳邊之後，靠近張大嫂底面說：「也快要定親了。…」

「是住在你們後面的那王家麼？」

「正是，正是，」陸家太太連連點頭，高高掛在頭頂邊的麻雀窩也搖了一搖：「正是這一寨。他們底三少爺，人真好，天天不過到茶館裏去喝一杯茶，錢真是不用的。我常常對他說，我說：『三少爺啊三少爺，你這個樣兒不怕錢堆穿屋頂麼？』雖然是笑話，可也不錯；他們，現銀子不算，單是田，也有一千多畝哩！」

「聽說都是好田，收收每畝要淨多五六塊錢，年年這樣五六千塊錢進來，真是一輩子也用不完啦！」

「哪裏就只有這一點兒？」陸家太太板起枯瘦的面孔，好像和張大嫂翻了臉了。可是她又立刻微笑着續說道：「還有市房，還有現銀子！」

「喔唷唷，真是富有！你說配親，女家是那一家人呢？」張大嫂迫切地問。」

「就是大街上沈家。」

「沈大少爺底女兒小姐吧？倒是門當戶對。」

「可不是麼？比閨貞小姐好多了！」這也是很偶然的，陸家太太嘴裏會說出了這久已被忘了的人底名字。

「說起閨貞小姐，嚶唷，真是苦頭！」張大嫂臉上起了一種機械的表示苦痛的表情。「丁家孀孀和金家是緊鄰，所以她什麼都知道，她前天來告訴我——嚶唷，真是苦頭！」

「總是金家家運不好，閨貞小姐到底福份不大，二少爺近來常常吵鬧要納個小星。」

「納小星也算了，也是平常的事，苦什麼呢，三房四妾，從來有的，只要有錢。」陸家太太反駁說。

「嫂子，聽我說下去，我還沒說完哩。二少爺賭得厲害，新近又大烟抽上了癮，」覺得陸家太太似乎又要開口了，張大嫂馬上加說：「這原也沒有什麼，少爺們是免不了的。可是老爺每月只給二少爺十塊錢，這如何用得來？自然要私閨貞小姐要了。閨貞小姐老房裏每月也只有三塊錢給她，沒有錢給少爺，要她拿出娘家底田單去賣，她也不肯。所

以幾乎夜夜要打她——二少爺打她。打起來，真是厲害！喊聲啦，哭聲啦，鬧得天翻地覆；可是越喊得響，越哭得響，二少爺也越打得厲害。有一夜，丁家嬌嬌忍不住放下針線到樓窗上去望望看，真是怕人啦！閨貞小姐只穿着件單短衫，在房裏逃來逃去，二少爺，非但打，還用嘴來咬哩！……」

「……阿彌陀佛！真不像人了！」

「閨貞小姐已經過世了——周大娘，你也認識的吧，倒也是個好人，也常念佛燒香的。——娘家又沒有什麼人，所以要走開一天都不成功。小夫妻其實倒也還好，二少爺不許閨貞小姐出來的；有一次她出來不知那裏去，二少爺曉得了，馬上親自去拖了回來。」

「俗語說得好，夫妻不打不要好的。」

「原是呀，閨貞小姐要出去教書，二少爺哪裏肯放她出去？他說：要丟金家底臉也不是這樣丟法的！」

「二少爺這句話倒也有理。」陸家太太插口說，「那麼，閨貞小姐也太自賤了，在家，雖然夫妻之間

有時不大合得來，可是一天到晚吃魚吃肉，要什麼就什麼，也夠福氣了！]

「這倒也未必。聽說：閨貞小姐現在消瘦了，也不大吃得下。哪，討了這種媳婦到底是天意，合該要多口舌，做公婆的也夠受氣了。嫂子，真是笑話啊！閨貞小姐，不知聽了誰底狗屁，有一回竟說要離婚了。」

「真是『革命』了！又不是鄉下人家，怎麼能這樣姘拆拆的？像什麼樣子！大嫂，倒底是小人家底女兒，說得出這樣的話來。」

「原是呀，烏鴉總不會變成鳳凰的。怪不得合家都不當她人看待了。真是家運不好。」

「所以，」陸家太太結論似的說，「再也不要討小人家底女兒做媳婦。」

關於閨貞小姐和金家二少爺近狀的話，除了陸家太太外，聽到的人也不少，可是聽到了也就忘去了。在梨園，這一類的事情，本是很多而且相差不遠的，所以也就毫不足以使人感到奇或竟是驚。女太太們底意見，可以說完全和陸家太太相同。至

於老爺太爺們，則有的說：「自由戀愛當然沒有什麼好結果的，父母早就該鼎力反對。」還有人說：「閨貞小姐本來怪頭怪腦，討了來自然是倒它一輩子的霉啦！」

一年後，梨鎮底人，尤其是一般上了年紀或是中年底女太太們，又忙了起來，忙得像一年多前閨貞小姐出嫁時一樣。這一次是因為王家三少爺和沈家大小姐要結婚了。這也是，梨鎮底人說，一段美滿的婚事。不過，菩薩和佛也許不大樂意，女太太們忙得連念佛的時間都沒有了。

陸家太太照例頭頂了麻雀窠要在街上忙來忙去，打麗珠珠底大小，禮袋的多寡。不過，在陸家太太，這一次要格外忙一點，因為她的淑英小姐也已定了親，不得不作一個比較的觀察；大家知道這一段婚事也是非常美滿的。忙過了王家三少爺和沈家大小姐底結婚後，大概要輪到陸家淑英小姐了。……

在梨鎮，美滿的婚姻是很多的，不過，大多是

爲了家運不好或者坟上風水轉變，或者因爲別的無可奈何的如天意之類，美滿的婚姻一概會變成怨偶。好在美滿的婚姻會接二連三的來，來，來，一直到世界消滅！

→九二八，二十，夜，雨聲中，於朝日樓。

游 戲

隨便玩玩底結果竟會糟到如此，這的確不是他初料所及的。

不僅在一刻前農婦的女房主來吵鬧時他覺得不勝其麻煩與可惡，就是現在一個人坐在寫字檯旁的自由椅上徐徐地抽紙烟時他心裏也不能像平日般的逍遙自在，平靜安適了。他只是沈思着。

桌上的小台鐘已快走近三點鐘了。他望了一望鐘，將手裏殘餘的半枝紙烟憤憤地向上一拋，又

舉起光亮的黑漆皮鞋重重地踏熄了烟頭，從自由椅上立了起來。「唔——」的一聲，他向上舉直了兩臂伸了一個懶腰。手放下來時就整了一整西裝底上衣。

門忽然開了開來，走進一個細長身材的青年來；一進門就笑微微地問他說：

「老陳，Country Beaty 呢？」

他沒有答語，只嚴肅着臉，對那青年惡意地看了一眼。

「怎麼，老陳？她今天不在麼？」那青年開玩笑地說，「不在，就這樣的生氣麼？你真是中了愛神底金箭了！」

「老張，請你再也不要提起這件事了！事情變成糟透了，悔恨這半年不住在學校裏，真是自討苦吃！」他嚴肅地說了之後，坐下自由椅去，一邊燃了一枝紙烟，繃着眉抽了起來。

老張聽了這幾句話，臉也就嚴肅了起來。

「被人知道了麼？」老張輕聲地問。

「唔。她底娘和我吵了半天。鄉下人絕不講理，

幾乎窘了。」

這時外面傳來了一陣喧鬧聲，漸漸地近來，哭泣底聲音也可以辨別出來了。終於門開了喧，闖進了老陳底房。一個四十歲模樣的農婦拖着一個散了髮哭着的十八九歲的少女，在老陳底面前出現了。

姑而是使人聽不清楚地吵罵着，後來似乎看見了老陳底朋友老張，農婦就走近老張去訴說道：

「張先生，你評評看！我們阿巧是定了親的了，清白的身體沾污了，男家知道了怎麼辦？誰知道漂亮的大學堂裏大學生竟會幹出這種不要臉的事來！覓死覓活一定要租我底房子，原來早就成下了畜生底心思！哼，」她指着立在寫字檯旁的老陳，聲音也提高了些，「還是裝做啞子，一聲不響！幹下了好事，還要拚命的賴，也像是個大學生！」她於是走到牆角邊正哭着的女兒底面前，食指筆直地指着她底臉，「小娼婦，你毬嘴肉掉了，死不開口！說，說，說啲！」

但是那少女只是抽抽噎噎地哭着，一句話也

不說。農婦就舉起手來拍拍地打她底頭和面頰，紅潤的面頰上一條紅一條白的在隨着雨下的手指變顏色，黑晶晶的大眼裏在湧出陣陣的淚漣。

「死娼婦，爛污貨！……」農婦一邊打，一邊罵着；可是那少女依舊不說話；只直挺挺地着隨人打罵，淚眼求救似地望着老陳。

「這像什麼樣子！要鬧，外面去！」老陳發怒叱說，「這兒是你們吵鬧的地方麼？我去喊巡警來！」

「你去喊！你去喊！」農婦馬上趕到老陳面前，「最好去喊！我們到官廳前去拚命去，你這不要臉的……」她似乎要大哭起來了。

那少女突然舉手蒙住了臉，發聲大哭了。

在這一陣哭聲中，老張解勸說：

「老陳，你不要發火！……」

「不，張先生你不要勸！讓他去喊巡警！」農婦又轉向老陳說，「你去喊！去喊！爲什麼不去喊？……」

老陳很餘裕地走到另一頭的窗前去，倚着窗欄眺望外面的初春景色。

老張柔聲地說：「房東太太，您不要發氣，上了

年紀了，也犯不着！巧姑娘也不要哭罷，快快樂樂的不好麼？」

「不，讓他去喊……」農婦依舊大聲吵着。

少女底哭聲依舊很大，是一種很堅決很哀痛很動人的哭聲。

「你們這樣吵的大家知道，有什麼好處？不是反而更糟麼？」

「張先生，你也說起這種話來了！我們要什麼體面？怕人知道，除非不要做！被頭裏捉到一個蚤也有人知道的！你不要臉的畜生，現在你底嘴巴到哪裏去了？流氓，小賊……」

老張在吵和哭底聲中走到老陳底身邊，細細說了一陣，老陳依舊向外望着，只微微點了點頭。

老張轉過身來對農婦說：「我們有話到外面商量去，陳先生也是好說話的……」

「不，張先生，我等他去喊巡警，我不走，我要死在這裏。」

「不要太固執，老太太！我是好意來調解的，這與我有什麼相干呢？」老太太，我知道也是很開通的

……」

說着，老張就用力推着農婦，向外面走去。農婦雖然吵着，不顯出去，但終於被推到門口了。於是她恨聲罵那少女說：

「死娼婦，還不走！你想怎麼？尙昏了麼？我看你跟那流氓去！」說了，狠狠一拖，把少女拖了過來。她底淚眼，在臨出門時向後望了一望，她看見的是老陳底背影。

聽得門關了，室中頓時靜了下來，老陳纔吐了一口氣，轉過身來。

大約半點鐘後，老張走進來。

「三十還不夠，」他說，「老太婆暈昏了，她要把女兒賣給你呢。」

「哼哼，」老陳鼻子裏冷笑了一聲說，「今年不倒了什麼罷！」

「只有再加一點了，老陳。」

「隨你去辦罷。」老陳嘆了一口氣。

又隔了一點鐘模樣，老張氣喘喘地走進來。這一回是含着微笑了。

他吐了一口氣說：「恭喜，恭喜，辦妥了，四十塊。」

「一件 Spring Coat 玩掉了！」老陳好像不勝惋惜似的。

「不過明天就要搬出去。」

「房子大概可以租到的吧？真麻煩！」

夜間將近十一點鐘老陳整理好了書籍之後熄燈上床時，房門忽然輕輕地開了開來，隨即進來了那個少女，頭髮依舊散着，黑大的眼裏還閃耀着淚珠。

輕輕地關上了門，她低着頭靠門立着。

「你，你來幹嗎！」老陳吃驚地說。他略一思索，就忽然微笑了起來，走了過去。

少女覺得他在向自己走來，舉起頭，望着他，身體害怕似的向後面擠着。

他終於走近了她，在她耳邊輕聲說了幾句，喜孜孜地。她底臉上立刻紅了起來，淚也就躡出了她底眼眶。

「你娘那裏我已……，還怕什麼？我明天要搬

出去，今夜是最後一次了。你真聰明，來了……」他說着，伸過臂去想擁抱她，但是她用力挑開了他底臂，走開了一步，黑晶晶的眼直望住了他底眼，他彷彿有點害怕似的視線馬上轉向牆上去了。

紅紅的嘴唇顫抖了一會，她終於顫聲說了。

「你不……不帶我……一同走？……」

「什麼？帶你一同走？」

「或者將來……」

「哼！……」

「那麼，你以前……以前底話都是……騙……騙……」她哭得說不下去了，返身想開門走出去，但是他攔住了她，不給她走了。

「你不想想……哼！哼！」

他雖然這樣說，但是依舊攔住了她，竭力的想抱住她。

於是室內起了一陣足音底騷擾。一個追，一個忍哭逃。看看要被捉住了，她就用力將自由椅一推，却巧推在他底懷中，於是她拼命逃出了房。

隨即他聽見外面有農婦底吵聲，吵聲又進了

他底房

不等農婦開口，他就堂皇地說道：

「我錢已給過你了，事情已經完了。今夜是她走來的，不干你老子底事！」

他把她推出了門，用力把門砰的一聲關了。

下一天上午他就搬了家。新寓所很合他底意，他很快慰。

再下一天，他聽得新房主說起王家莊底巧姑娘吊死了。這時他心裏好像有點覺得歉然，但也只限於剛聽到的一刻。他馬上想起這幾天上課時密司張似乎對他沒有以前親熱了，覺得非常懊惱。他想明天最好換上那套新西裝，這樣大概可以有點挽回吧。

三，十八，午，於朝日樓。

墮 落

坐在電車上去拜訪聘任他去教書的校長先生的曾達生，思潮是不停地起伏着。正如其餘普通剛要踏出學校底門檻的青年一樣，曾達生所認識的現實，只是一個表面，他底心，鳥兒似的只在夢想起空中飛翔。以前的他底夢想是很低卑的，爲了自己底生活，確曾担過不少的心。可是現在不然了，心裏很是快慰。

電車在熱鬧的馬路上狂奔，曾達生底思想跟

着在馳驅。他想到下半年不致失業，是何等的欣幸。但忽然又想到教員生活底清苦；不免皺起眉心來了；可是接着又自己解釋道：

——不長進的東西！生活清苦算得什麼，人是應該吃一點苦的。況且教育對於國家是多麼的重要啊，教育是民族底命脈，能有機會從事教育事業，正是我努力底時機，我為什麼不抱着愉快的心情去接受我底任命呢？我應該愉快啊！

這樣一想，於是他又展開了緊皺的眉心，灰色的兩唇也微微地上下分開了。

接着，他底思想又集中到正要會面的校長先生身上去了，他底眼前立刻幻現出三個面影來：一個是嵌着小眼的圓臉，死板板的沒有一條皺紋，是反對男女同學時的那麼怒氣凌人的樣子；這是他們底美國博士的大學校長。一個是浮黃色的方臉，無神的兩眼正圓睜着，是在叱罵學生；這是他以前畢業的那中學底校長。最後一個是他小學裏的校長，長方形的面上，嵌着兩道濃眉和一叢孔子式的長鬚，好像在上修身課時那麼和顏悅色地教導學

生不要犯烟，酒，賭博，但忽然達生又看見那叢長髮中夾含着一枝烟槍，正和達生底舅父躺在烟榻上抽大煙。

達生瘦狹的胸部高高地聳了起來，又平了下去，鼻孔裏自己覺得放出了兩道熱氣。他有點失望了。連帶的想起了那三位校長先生底辦學成績時，他感到了更深切的失望。他去訪問那位校長先生的勇氣，幾乎消失盡了。

但這時電車已停在一樂天茶樓面前了，他不得不停止了冥想，無精打彩地走下了電車。

眼前的世界是多麼生動鮮活啊！滿披了陰歷五月初時的晚陽底金光，人物車輛從東南西北會合到這十字路口來，又向東南西北分散了。人底喊聲，車輛底輾動聲，以及高立在路中鐵籠裏的印度巡捕底警聲笛，怒潮似的鬧成一片，湧上那巍然矗立着的永安公司與先施公司底建築，好像總有一天要把牠們湧潰下來似的。

達生立在電車站上向四面望了一會，雜在人叢中橫過大新街口，走進了永安公司。

他覺得自己太怯弱了，老是一想到黑暗方面，就喪氣不前。並且時代是在轉變着的，黑暗經過了革命的火炬底射照，也就成爲光明的了。現在的公立學校底這位校長先生，聽說年紀很輕，大學畢業不過二年，怎麼好和過去底人物相比呢？達生覺得很對不起這位校長先生，自己是太胡思亂想了。

達生於是又挺了挺胸，換了一口氣。時計正指着五點一刻，他就急急的走進了大東旅社。

跟在僕歐後面走着的他，完全被第一次給人家會面的那種好奇心所包圍了。

三十五號房間裏出來迎接達生的，是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穿着一身藍綢短衫袴，兩腿中間蕩着白絲袴帶底首尾，丰滿紅潤的臉上，架着一副金絲邊眼鏡。

「鄙人就是陸世華，」青年露出了兩顆金牙介紹自己說。「曾先生，房裏請坐。」

達生知道這就是校長先生了，但也沒說什麼，只在心裏想道：校長先生很漂亮啦。

室內光線很是幽暗，昏黃的電燈，在薄暮中亮着，吐滿了一室渾濁的氛氣。達生底感覺告訴他，這裏似乎有大煙底氣味。向牀上看時，果然有一個煙盤擺在那裏，盤中小燈底火焰呆呆地燃點着；盤底左邊躺着一個薄薄的人身。

達生感到非常的不舒適了。

「這位是前任教員鄭先生，」陸校長指着躺在床上的那人說，又指着達生介紹道，「這位就是曾先生，未來的教員。」

達生這時纔看清楚躺在床上的，是一個三十四五歲模樣的人，面是方形的，黃而且浮，乾癯瘦削的身上穿着一件米色綢襯衫，一條白嗶嘰袴子。

「曾先生纔從學校出來？——坐，請坐；別客氣！」陸校長拖了一把椅子給達生，露出了金牙這樣說。達生很頹喪地坐了下去，同時看見陸校長也坐下在鄭先生底對面。

鄭先生閉着眼在狠命抽煙，好像非把這枝捲煙在最短期間抽完不足以洩胸中底憤意似的。陸校長坐定之後，給了達生一枝茄立克捲煙，右手拍

一抬起金絲邊眼鏡，開始談話了。

「曾先生常做文章的吧？」陸校長笑微微地說，「我們請到曾先生，真是幸氣。甯波地方雖小，學校也很卑陋，真是有屈曾先生。可是我是直性子，不會講客氣話的，鄭先生，」他指一指對面躺着的鄭先生，「他就知道我底脾氣。請曾先生不要見怪，我也不再說這些客氣話了。」

「不過，我……」達生紅着臉，連自己都不知道要說些什麼話。

陸校長似乎覺得達生在變心了，立刻就接說道：「曾先生既然答應了，當然不會有什麼變卦的。要請好教員，非常的難。——甯波地方小，發展也比較容易。上海這許多地方，究竟是人多，人才濟濟，要出名也就不容易。甯波也有報紙，曾先生將來大可多做點文章，給我們學校宣傳宣傳。包你不久就會聲名赫赫。……學校呢，雖然很小，校舍也很卑陋，但學生個個都是馴伏的，教員怎麼說，新照辦，決不會給教員搗亂，決不會。這一點，曾先生倒可放心。現在的學生，大多是很不好弄的，一

下子就會反對，打倒。可是我們學校裏是沒有的，決不會有。」

「這一點我倒不怕，不過，……」達生嚙嚙說着。

「我呢，」陸校長把看着掛在胸前的金表鍊的兩眼抬起，驕傲似地望着達生說，「曾先生只要問這位鄭先生好了，頂好說話，關於教務方面是絲毫不加干涉的，總是隨先生們做去。」

「這是真話。」躺在床上的鄭先生幽聲接說，兩眼仍是閉着。他底話是很低幽的，可是並不糊塗難聽，大概抽過多小年大烟之後纔能有這種特別的調子。「而且，」他又接着說，「待遇也很優越。你不必自辦捲烟，陸先生有整大匣的捲烟，雪茄，給你預備着。早上還可以喝一杯牛奶；他是常有白糖和牛奶的。生活很是舒適。學校裏的飯菜吃不慣時，可以到他府上去，校長太太會燒菜給你吃。要是在下午去，那可以吃到校長太太親手做的包子。」

「嘻嘻……」陸校長得意似的笑了，兩顆金牙整個地露了出來。「不過，包子是店裏買來的，並非

杜做。」

「我是沒有吃到過。」鄭先生這一回纔特地張開無神的兩眼來，丟去了手裏殘餘的烟尾，鄭重地說，好像這一個整明是必不可少，而同時又覺得沒有吃過包子確是終生底遺憾似的。「據他們說，那是校長太太親手做的。」說了，眯着兩眼，笑了一笑，同時伸手到烟盤裏的捲烟罐裏去抽了一枝茄立克，在烟燈小小的火焰上，旋來旋去地燃燒了一分鐘光景，看見捲烟在冒烟了，於是拿近嘴邊去抽。捲烟確已燃着了，鄭先生於是又把兩眼閉上了。

陸校長不理會鄭先生底話，沈默了一刻，看見鄭先生合上了眼，纔開口說：「甯波也有影戲院，不過只有一個吧，一星期換一次片，片子倒都是不錯的。曾先生也愛看電影吧？」

達生還沒回答，鄭先生，就閉着眼笑嘻嘻地插說，「校長先生還會領你到妓院裏去哩。」

「不知誰是到妓院裏去的？這一位鄭先生纔是白相人，」陸校長似乎鄭重地向達生介紹說，「他第

一天到甯波，下一天就望妓院裏跑！曾先生，你想這樣子還能教書麼？」

達生只是違心地微笑着敷衍。鄭先生照例用了他低幽而又清晰的聲音，閉着眼笑說：「別裝假正經啦！誰又會拆過你爛污來？在學校裏照例是『板板六十四』的，學生看見了，誰不肅然起敬？」

「哈哈，這倒是真的。」陸校長露出了金牙笑對達生說，「一到了學校，臉色就板得像死人，虧他竟裝得像。可憐學生哪裏知道他底本相？都是非常怕他。」

鄭先生聽了這幾句話，好像很是得意了。兩眼雖仍是緊閉着，可是夾着捲烟的瘦稜稜的右手，在下頷前寸餘的空間停着不動了，而散噴着回烟的嘴底四週，起了幾條笑痕。陸校長回頭去看了他一眼，就對他說：

「也別得意啦！爛污拆的可也不小。曾先生，」他又轉向着達生，「你說該呢不該？他差不多每星期要到上海來。星期五傍晚動身，說是下星期一早上回去的，可是，嘿，你就休想他回來！總要到星期

三，有時竟到星期四，空了袋兒纔肯回來！一到學校上課麼？不！最要緊的是睡覺，總要睡上一兩天。天知道他來上海幹什麼的！]

達生靜靜地聽着，不覺笑了起來。鄭先生這時正想抽一口烟，聽了陸校長底話，早就把運送捲烟到嘴邊的右手中途停下了，讓捲烟在面前空燒。他噙着嘴，像是慚愧——對於曾先生慚愧；又像是陸校長所說及的是另一個人，與他並無關係，覺得那個人很有趣味，所以嘴漸漸的張大了，結果是一笑。

「所以校長先生把我辭掉了。」一笑之後，是這樣一句似真又似假的話。

「也不必說起啦，是我辭掉你，還是你自己半途走了？以前是閒着沒事幹，纔肯屈駕到甯波去；如今是做了官，還肯教教書嗎！」陸校長又笑對達生說：「鄭先生現在是外交部裏的交際官，真是闊氣啦！」

不善說話的達生，還是沈默着，瘦長的臉上裝着強笑。

「做不成校長時，還請鄭先生荐一個小官做做。」

「我做不成起碼官時，還想回甯波去，校長先生，這可使得？行麼？」

「會不行麼？怕只怕請你不到。」

達生趁着這沉默的機會無聊地從椅上立了起來。向窗外一望，只看見明亮的電燈，一盞盞地照破了黃昏底黑影。他頓時意識到時間底晏晚，對校長說：

「陸先生，我要走了。學校距離這裏很遠，再不回去是不行的了。我們再見罷。」

「不，不要走了，陸校長從床上立起來，阻止達生說：「住在這裏好了，並不麻煩，只要叫僕歐再榻一個褥好了。晚上一同去看電影，回來再給曾先生談下半年底事情。我有許多話要和曾先生談哩。」

「校長先生請客，樂得不回去啦！」鄭先生這一回竟毅然把兩眼張了開來，說：「那麼，校長先生請吃夜飯了，是不是？」說了，眯着眼狡笑。

「當然，當然。」

鄭先生這纔從床上坐了起來，連伸懶腰，許久纔立直了身體。達生這時纔看見鄭先生底身體是乾癟到令人可怕的程度，兩肩微向上聳，背是向前彎着，鄭先生給陸校長正是一個絕妙的對照，後者是胖胖的，很是健康的樣子。

達生悶悶的向他們看了一回，無聊地坐在衣櫥旁的椅上。他心裏在想：怎樣說呢？怎樣說纔可以拒絕這一次陸校長底聘任？

達生抬起頭來，看見鄭先生打了一個呵欠之後，又躺下去了。

「懶啊，真懶。」他閉着兩眼低聲說。「剛從美國回來的時候，雖然是懶，但總與現在不同。現在是，懶得出蛆了。」說了之後，一邊閉着眼打呵欠，一邊伸手到烟盤裏摸香烟。

「不必說啦，」在照鏡洗面的陸校長·回過頭來笑說，「你在省立二中教書的時候，你自己不是也說過的麼，每星期至少要缺一天課？」

「鄭先生在省立二中教過書？」達生插口說，「我是二中出身的。鄭先生，難道就是鄭定羣先生

麼?]

「正是他。」

「那麼，我是鄭先生底學生，」達生興奮地說着，一邊走向躺在床上的鄭先生去。「鄭先生不認識我了麼？」

「不認識。」鄭先生張眼向達生望了一望搖頭說。

「鄭先生也給那時很不相像了，那時是……」

「唉，很不像了！」鄭先生望着達生感慨地說。「……已經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可不是麼？」達生孩子似地眼向着天花板在追想。一會，他又低下頭來望住鄭先生笑說：「那時鄭先生真是威風凜凜的，我們見了您非常的害怕。鄭先生底一口流利的英語，把我們嚇倒了。不過，老是請假。在您在那裏的最後一學期，我們只見過您五六次面吧？鄭先生可還記得？」

「記得，記得。」鄭先生比較興奮地說。「那時我兼教幾個學校，忙極了。」

「鄭先生，差不多上海幾個有名的大學都教過

書的，[剖叫的 Professor 呀。]

「吃飯罷，不要你給我吹！」鄭先生說了之後，翻了一個身。

校長先生接了電鈴，在和僕歐談話。鄭先生在自言自語說：「曾達生？記不得了。」達生儘立在室中似乎在深思，有時還好奇地向鄭先生望着。

沉默了一會，鄭先生又低聲而又親密地對達生說：「甯波這個位置是很好的，不過飯食方面不舒服點。總之，去教一年半載是使得的，住得常久了，就會把身體養嬌了。你看，我現在是連動一動也覺得懶哩。」

「不要說甯波壞話嘛，」陸校長走過來插說，「飯食其實還可以，假如曾先生能帶了家眷去，那便沒問題了；房子我可以去想法。曾先生有家眷沒有？」

「還沒訂婚哩。」

「那更好了！可以娶一個甯波姑娘啦！甯波城裏也有幾個女學校，女學生很不少啊。我一定給你做媒。」

「娶了甯波女人，那豈糟糕！」鄭先生說：「不用說別的；半夜裏的一聲『噓啦』（註）就夠人受難啦！」

「鄭先生是娶甯波女人的。可是溫柔的也就不少，女教員裏邊就有幾個。」

「你自己受用罷。」

好奇地張着口靜聽着的達生，聽了鄭先生這句話，不覺笑了。可是陸校長却正正式式地接口說：

「我要娶一個女學生做妾，真是易事。可是多麻煩呢，又何苦落下個壞名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這時僕馱端着飯菜進來了。在走向食桌去的時候，陸校長對達生說：

「我一定給你做媒。才子豈可無佳人作配？哈哈……。」

飯後，鄭先生抽了一筒大烟，穿上西裝底上衣，戴上灰塵滿佈的軟質草帽，啣着捲烟，彎着背，聳着肩的預備走了。陸校長追上房門口去再三叮

燭說：「不要拆爛污！下星期三一定到甯波！」鄭先生啣着捲烟模糊地答應了幾個是字，就走出門去了。達生心裏好像感到了一種無名的惆悵，

陸校長懷恨似的對達生說：

「還等他回去大考哩。你說，有什麼辦法？有了官做，就把我中途放生了！代課的人又找不到。」

達生草草洗完臉後，陸校長拿了雪花膏，生髮水司丹康等化妝品給他，他只笑了笑沒有用。陸校長很留意地洗了臉，敷了粉，又整理了一會頭髮。達生呆呆地看着他，雖然不是十分關心地看着，但心中是很有點覺得奇特。自從進了這個房間之後，他是好像到了另一個他素所不知道的世界中了。他們底大學，中學，以及小學底校長底面影又在他眼前復現了，再望望面前的陸校長，他心裏感到一種有類滑稽的感覺。

——時代確是在轉變着。

他這樣想着。

陸校長敬了一枝茄立克給達生後，拿住胸前的金鍊條，從短衫左角的小袋裏掏出來了扁扁的

金表來看了一看，說是八點三十七分了，他們可以動身去看電影了。

〔到 Majestic 去看露天電影罷。可好？〕

達生是沒有到過 Majestic 電影院去，只裝着去過似的說個好字。

黃包車在清涼的靜安寺路上狂奔着，達生覺得很是爽快，彷彿是重得了自由。等到車輛停下後，達生纔看見「大華飯店」四個字在面前宏偉的建築物上。他跟在校長先生後面，走進了這座宏偉的建築。他走上去問那拿着手杖走着青年紳士從容穩健的步伐的校長先生說：

「蔣總司令結婚，就是在這裏吧？」

陸校長點了點頭，又東指西點的告訴他，這兒是禮堂，那兒是跳舞廳，天晴時跳舞是在外面的跳舞廳上，天雨就在禮堂上舉行。達生一邊好奇地東張西望，一邊心裏覺得這位校長很是偉大，深深的對自己失望了。

坐在帆布椅上等看電影時的達生，心裏很是爽快。四面蔥翠的老樹底枝叶間，彩色的電燈閃輝

着。微寒的夜風，陣陣地吹着。鄰座接連着傳過低聲的英語和女性嬌脆的笑聲來。達生似乎又到了另一個世界了。

四週彩色的電燈倦了似的閉了眼時，幽揚悅聲的音樂就奏彈了起來。達生底眼前，電影在開始映演了。

抽着茄立克，坐在帆布椅上，在優美的初夏之夜底氛圍中，夜風中夾着音樂底諧聲，有時還和着跳舞廳上傳來的歡樂的掌聲，眼前是誘人的電影——這時的達生，簡直是忘了世界，忘了自己了，只悠閒地享受着。

回到大東旅社，已是馬路上夜闌人靜，大都市底夜歡場中起始熱鬧的時候了。吃了半夜餐之後，陸校長和曾達生對橫在床上，陸校長在抽大烟，達生在回味今夜底經歷。隔了一會，陸校長幽聲地對達生說：

「以前的國文教員太舊了，老是講些什麼三皇五帝啦，孔子孟子啦，太不合時了。下半年曾先生去，真是最好沒有。現在是應該新一點了。」

這幾句話提醒了達生，他是已經把下半年教書底問題忘去了。

「我想多教一點白話文。」達生忽然又改口說。「可是據說那邊是很不開通的，恐怕教白話文對於社會方面會發生反感罷。我真是不敢去，學問太……」

「客氣話不要說。」陸校長打斷了達生底話說，「是的，太新了也不行。梁啓超底文章可以多選一點——你說是不是？是不是？」陸校長很急切地在徵求達生底同意。

「哦，哦。」

「關於學校底情形，我已對你說過不少了。可是，還有一層，我們那裏薪水是絕對不欠的。我底父親是在財政部裏很有勢力的，還有幾個熟人在政界上——總之，月月可以領到錢。這一層，你儘可放心。」

「……………」

「我們那邊初中是每點鐘一塊錢，高中一塊半，你可以多教一點高中底課。現在雖然還不能

定，可是每月八十塊錢總可以排得轉。……寧波生活程度不比上海，一個人：唉，像你這樣，大概每月至多化去二十塊錢。吃飯是學校供給的，住又是學校供給，實在可以不必化錢。每星期看一次電影，或者到我家裏去打打牌。……包你很是舒適。……我交際不廣，這是說我認識的朋友有學識的少，不大請得到好教員；所以曾先生，請你無論如何屈就一下罷，總算幫幫我底忙。……你教國文，不是費力的，只要使他們字寫得好一點，文章不致太不通順，否則在家裏寫信都寫不像樣時，對於社會方面太掩飾不過去了，那是不行。……外面在謠言要調校長，但那不致成爲事實，我已托朋友去說項去了。……曾先生，你在大學院裏有熟人麼？]

達生被陸校長幽低的聲調幾乎催眠着了，聽了這句問話，纔竭力掀開眼皮來答說：「沒有。」

「否則倒可以請你寫信去疏通疏通。可是，現在也不要緊。……聘書，現在暫時不能發給你，等委任我續做校長的公文來了之後，我就寄聘書給你。……曾先生，不要三心兩意的不決定，我是很

直爽的。」

「哦，哦。」

於是陸校長很從容地抽起大烟來了。達生在竭力強制限眼皮瞼攏去。

手中的烟鎗換了捲烟後，陸校長忽然又問達生說：

「府上哪裏？」

「蘇州。」

「我要托你一件事，煩你留在心上。這是朋友托我的。蘇州買個把婢女是很容易的，請你留在心上，有沒有十三四歲的，可是要生得好看一點。我那朋友，是想留養在家裏一二年後，看看性情怎樣，假如是合意的，就收做妾，否則再嫁出去。嘻嘻，是預備做妾的，所以要生得好看一點。現在，就說女學生罷，習氣染得太深，要不得。這樣又合算又經濟。大概……預備一百塊錢。一百塊錢足夠了吧？……曾先生，請你留在心上。……」

「……哦……哦……」達生吞吞吐吐地這樣答應之後，好奇地偷偷向陸校長凝視了許久。他只希

望快一點天亮，他好早一刻逃出這個房間。

十天以後，陸校長底聘書到了曾達生底手裏了。達生覺得很抱歉地終於把聘書退回去了。

這時，達生下半年的位置問題還沒解決，他寫信托朋友介紹位置時，總是這樣寫着：本來甯波一個中學裏已經聘定了他了，可是因為他不願意去，所以竟回絕了。他並說，他底良心叫他不能馬虎地過日子，做事情總要用全副精神出來，認真地幹去；昧了良心做事，他是決不願意的。

結果，是失業了。在奔走無路的秋初的時候，達生曾經懷念過那一夜訪問陸校長的經過。他想如果再到 Majestic 去看一次電影，那是何等的有味呢？可惜，——他想，——偏偏碰到了那樣的人物，不願去教書；自己這一點毅力，真是可以佩服的啊！

他想到這裏，安慰似的笑了。

靠着賣稿子堅辛地過了四箇多月，達生受盡了沒有名望的人賣稿底種種苦況。在感到生活底痛苦時，他老是這樣的想：

——傻子，爲什麼不到甯波去呢？不懂事的傻子啊，可不是自打自底巴掌？安穩的飯碗不要，自以爲是毅力可佩！

他悔恨了，有時簡直會希望陸校長會忽然的把聘書寄來。在他底心目中，陸校長真是個可羨的人物。

一九二八，十，十五，夜十時。

（註）「噠噠」是甯波土話，即「怎麼」底意思，又往往用作無義意的嗚呼辭。

1929, 2, 15 付排

1929, 4, 5 初版

1—3000 册

版 權 所 有

每 册 實 價 大 洋

